

小說新報

經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年第十一期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小說新報社 通告

敬啟者敝報第四年第十二期准於年內出版各稿一律結束第五年准繼續出版定報者並有優美贈品以答雅意在陰曆戊午年十二月初十日午時以前來定第五年報者贈名人扇集第一集一部(值洋一元二角)名人扇集第二集一部(值洋一元二角)己未年丁雲先生繪美女月份牌一幅(值洋五角)贈品共值洋二元九角倘蒙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報款郵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所定之報自當按期奉上海不致誤特此佈告願頌

台綬
小說新報社謹啟

價目表		冊數	半年	全年	十二冊
郵資	定	冊	冊	冊	冊
外國	日本	本國	日本	本國	本國
一角五分	一角	五分	一角	二角	四角
九角	六角	三角	六角	一元二角	二元八角

另加贈品寄費二角郵票代洋九五扣算外國郵票不收

定報單

逕覆者讀

貴社通告藉悉小說新報第五年繼續出版茲寄奉大洋

元

角 分至希

察收預定(自第 年 期起至 止)

份按期寄至

省 縣

查收為荷此請

小說新報社照

啓

月

日

恭賀

定閱
報諸先生
新禧

上海國華書局
小說新報社
仝人拜手

小說新報 第四年 第十一期 目錄

●封面

陳南慶女史花卉冊頁第十一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集

侯懋功山水真蹟

杭州名花鳳英小影

沈子居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貝錦小影

上海名花朱小芳小影

王原祁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美玉小影

上海名花張瀛仙小影

改七齋仕女真蹟

北京妓女銀福小影

●說滙

目錄

小說世雅觀樓本事

清代旌德冤獄

明代懷璧案

哀情嗚呼誤矣

滑稽頑僕

虛無黨清夜鐘聲

軼事無黨清夜鐘聲

哀情玫瑰花之慘史

小諷世雙胎記

家庭丫環心

俠情珠玉緣

以上短篇小說十種

小豔情無邊風月傳

偵探恐怖黨

言情靈河三影錄

寫情好女兒

社會新上海現形記

(指嚴)

(少芹)

(劍山)

(懜懜)

(慶霖)

(綺緣)

(民哀)

(曠雲)

(卓呆)

(東園)

(雙熱)

(瘦鷗)

(茗狂)

(欄柯)

(定夷)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目 錄

●談薈

戊午隨筆

歸里清談

鈿影釵光錄

抱真軒隨筆

●豔藻

擬施子野復董夜來書

擬凌郎復彩雲書

擬薛楚望復小愛書

擬王伯毅復馬守眞書

擬周廷章復王嬌鸞書

擬文郎復柳兒書

招盟姊梅蘊華書

●諧數

陽曆之命

(定夷)

(綺緣)

(廬父)

(建勳)

(隔雲)

(隔雲)

(隔雲)

(隔雲)

(隔雲)

(隔雲)

(鬢雲)

(秋水)

阿芙蓉哀啓

反治家格言

黃氏姦殺判

滑稽新語七則

●劇本

社會短劇法律

●報餘

殘山賸水

秣陵舊話

金粉小誌

海上花事錄

飛觴醉月

守拙廬酒令

燈市謎場

文虎四十則

●補白

名不備載

(秋水)

(秋水)

(隔雲)

(卓呆)

(傑甫)

(二厂)

(守拙)

(叔香)

畫

集

第五年

大

進

步

小說

新報

贈品

品

歲月不居。又聽臘鼓。小說新報戊午年份。已於此時出齊。已未年份。仍准繼續出版。慨自三四年來。內外戰雲。漫天蔽日。小說界受戰局之影響。營業日以衰落。當民國初元。小說全盛時代。單本小說之出版者。多如恆河沙數。即雜誌亦不下數十種。其後或一二期而停刊。或一二年而中輟。今則存者寥寥矣。而單本小說。或且改其移風易俗之旨。而為導邪誨淫之言。以求取媚社會。藉博蠅頭之利。尤為可痛。本報自發行以來。同人無日不力求完美。冀登大雅之堂。體裁則年精一年。材料亦年勝一年。此為有目者所共觀。滄海橫流。狂瀾待挽。同人不敢多讓。茲於第五年起。更加改良。棄短就長。刷新革故。譟述諸君子當各盡所長。以饗愛讀諸君。定報者備有極優美之贈品。預定全年（十二冊）實洋四元。外埠另加郵費六角。贈名人扇集第一集一部（值洋一元二角）名人扇集第二集一部（值洋一元二角）己未年丁雲先先生繪美人月份牌一幅（值洋五角）贈品共值價洋二元九角。外埠另加寄贈品費二角。預定半年（六冊）實洋二元二角。外埠另加寄費三角。祇贈美女月份牌一張（值洋五角）外埠另加寄贈品費七分半。郵票代洋九五折扣。贈品期限以戊午年十二月初十日至己未年正月初十日為限。欲預定者。幸希從速。

上海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謹啓

侯 懋 功 山 水 真 蹟



吳 興 陸 叔 同 氏 珍 藏

影小英鳳花名州杭



沈子居山水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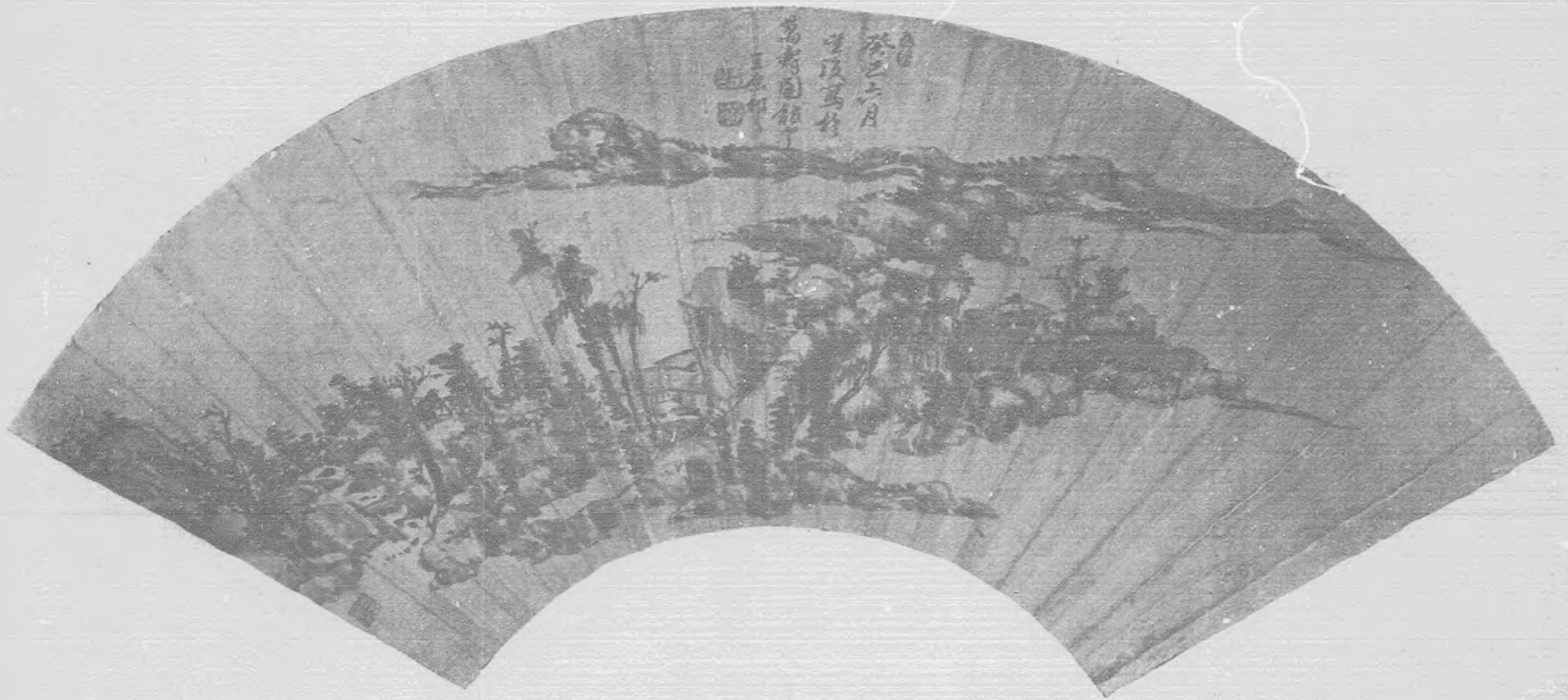
上海名花貝錦小影



上海名花朱小芳小影



王 原 祁 山 水 真 蹟



吳 興 陸 叔 同 氏 珍 藏

上海名花美玉小影



上海名花張瀛仙小影



改七蕪仙女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福銀女妓京北



說

滙

名人扇集

內容披露

本局自發行名人書畫以來若仇十洲仕女冊頁蔣恆軒花卉冊頁費曉樓仕女冊頁古畫大觀第一集第二集等備荷社會嘆為希世之珍遠非坊間之斷續零統可比茲又承吳興陸叔同先生慨借其歷世所藏名人扇頁由本局精印珂羅版版由東洋名師親製與原本絲毫不爽中多近代罕見之作定名「名人扇集」茲將第一集第二集內容披露於下

王石谷山水

譚南田花卉

方蘭坻山水

沈南蘋翎毛

改七薌人物

吳墨井山水

顧西梅仕女

張船山花卉

戴醇士山水

吳鐵牛山水

張大風人物

李復堂花卉

新羅山人山水

翁小海仕女

張爾唯山水

湯雨生山水

王時敏山水

謝時臣人物

項聖謨山水

錢叔寶人物

王鏊心山水

金冬心花卉

王丹思山水

鄒一桂山水

楊升庵山水

王東莊山水

吳德山山水

宋石門人物

石濤和尚字

陳曼生山水

查二瞻山水

潘恭壽山水

板橋老人竹

黃瘦瓢花卉

每集均用上等洋紙精印各訂洋裝一大冊定價各計大洋一元二角外埠郵費另加

上海國華書局啓

小說 雅觀樓本事



(指)



二十前海上盛行之新劇曰雅觀樓。事出廣陵一富家子。父以刻薄成家。子擁資溺聲色。悅某良家女。行賄設術強劫之。女被污悔恨自盡。而其未婚夫一寒士也。女僅有孀母。兩家均無力與爭。後寒士通籍貴。顯而富。家子之產業適蕩盡。妻淪為娼。已則從事賤。優晉秩龍陽。君在父所設之酒樓。名雅觀者。應人徵召。有酒留髻。寒士既出資。主酒樓復購富家子蓄之。並脫其妻。籍置簞室。一時競傳。因果不爽。客歲予旅次宣南。適有友自廿四橋邊來者。偶語及之。則其情節更多。變幻曲折。而其事純由父之謀。產失教而起。免後異同較之。劇本有簡單繁複之殊。用綴錄焉。以博說部之趣。且可資為富不仁及青年漁色自恣者之殷鑑。

綠楊城郭。附近市廛。雜沓中有賣酒家。李翁者。其先世當十全老人之窮極奢欲時代。六次南巡江都。駐蹕為南部烟花之中樞。又以醴商豪富。瓊花璧月。紙醉金迷。卽下至市兒走卒。無不酒淮肉陵。為歡靡極。故屠酤商利市三倍。因是起家者。頗夥。李翁席三世之餘業。為酒樓主人。卽揭檠懸招里巷。爭道所謂雅觀樓者是也。粵亂後。李翁挈眷屬復其故居。雖操舊業而規模大不如前。且揚州名勝半歸浩劫。市肆蕭

條有江河日下之嘆。坐是益窘。年五十無子。僅一女曰倩姑。殊視之姿質。亦復妍麗。穠粹不類小家女。翁初避難。雉皋居停。爲老儒。暇輒抵掌談。漸諳風雅。事嗣因肆。中時有舉吏部陶柴桑。一流人物。過從益復。慕文士。東隣有富翁錢某者。設銀鑪鼓鑄寶鏤。火耗奇贏。家日饒裕。因延師課子。讀師卽老儒。周某雉皋之居停主人也。李翁本識錢。又因周老儒。故稍稍周旋。因思遣倩姑從老儒。讀謂掃眉才子。從此庶不負天生慧質耳。錢某亦許之。李翁本以眷屬居酒樓下。不方便。乃賃居錢宅附近。俾倩姑得朝夕就傅。意甚樂也。倩姑穎悟甚。甫一載卽能事筆札。三載而嫻吟詠。玉臺集簪花帖漱玉詞。案頭清供。居然不櫛進士。年猶未及笄也。老儒有子曰芹生。十齡屬文。驚其父。執有神童之譽。與女年相若。而聲氣乍通。情感頓浹。其愛力之吸引。有如磁石。來鍼不知其所以然者。老儒亦喜倩姑秀慧。因乘杯酒劇談之際。向李翁爲子求婚。翁慨諾之。歸語媪。媪貧焉。翁曰。否否。芹生跨竈自在。意中且執袴子。不辨菽麥。安能使我女作僂人婦休矣。苟有命。五花誥焉。知不上小妮子頭耶。媪亦無以難婚。遂定矣。而錢某子財奴者。亦十餘齡。雛兒已徵。逐花柳隊。胭脂坡隨游。閒公子墜鞭。貫酒。願獨耽耽。慕女豔。有問鼎意。女訴諸父。翁遂命女辮學。蘭閨自課。或老儒往教。每三五日卽以所作就正於師。而足跡不復入錢氏門矣。微特却財奴之擾。累且藉避婚媾之嫌疑也。然財奴大憤。涕泣。要其父志在必得錢翁。乃邀李翁與語。頗矜其富有似欲置之妾媵。然者李翁恚遂不告。以老儒婚媾事拂袖絕。交錢翁以爲李有心抗拒也。晒曰。一酒家傭耳。乃亦作色向人邪。吾不洩此恨。亦不敢更負鵝眼軍師之虛名矣。鵝眼軍師者以錢嗜利而又得孔方爲之。姓心計工巧。有如說部中狀諸葛公劉青田之神奇。出沒者故有是名。錢聞之亦沾沾自喜。以爲名我固當也。今爲

李翁所辱憤而自語。遂設計欲中傷之。於是李翁與老儒不啻有愁雲慘霧籠罩其周身焉。初錢某本饑人子。業錢肆夥碌碌無所短長。惟便辟趨媚以小忠小信得主人歡耳。有同夥吳某者亦工心計而資格老於錢。已爲主人之副。平時侵蝕剋削無所不至。十餘年間已私積萬金。主人不知也。而錢獨探知之一日。吳往某肆兌銀。亦侵蝕所得而欲易碎爲整者。錢尾之入肆盤桓。伴與他夥閒談。肆中人以爲從吳來必吳心腹。而吳實未之知。既而吳匆匆去。甫逾闕忽遺一小囊於地。錢認爲貯銀券之囊也。唾手拾之。知每次存銀及易碎爲整者均憑是券。蓋倉猝中振衣而脫落耳。錢卽持券語銀肆夥曰。吳某因得妻死。噩耗急欲還鄉。一時恐不能來。故遺某盡取此金去。子息卽緩日結算無妨也。銀肆中人聞其願讓息金。且知錢爲常隨吳來者。深信不疑。立付券數約萬一千餘錢。持金至家。時尙未娶。家中止一瞽母耳。乃掘母之牀下。納之乘勢以牀板壓母。仆地。母老且病。遂不能起。疾赴肆中告主人。母爲敗牀折足。受壓傷重。幾斃。某駭極無策。故此犇告。又陽爲號泣。以實之。主人信其然。延醫偕往。則母氣已絕矣。因辭主人經紀。母喪。越日忽有母舅來言。從某省經商起家。今知姊喪。故來視。甥旋卽挈錢俱出。時吳某已知銀券爲人冒取。肆中力言係錢所爲。而吳以錢於其時方遭母喪。疑肆中人誣指及錢。他往事已證實。而因侵蝕主人之財。不得彰明。追究且不可與銀肆中人辯難。怨憤鬱伊未逾歲竟死死時正錢某攜資返里。憑媒介與富家女結婚之日也。其得意自鳴之態。洵一時無兩人皆謂錢生得意外奇遇而已。久之肆中人漸洩前事。而錢已設肆數所。鎔銀鑪之肆爲尤巨。卽與李翁舊業雅觀樓櫛比者也。富厚甲儕輩。方趨奉之不暇。誰能發其覆者。卽復妬恨亦苦於事無佐證。逾歲生一子。卽財奴。或知其隱事者。謂面目酷

肖吳黦云幼驕縱無教雖延老儒爲之師而日事牧豬奴戲憨跳浪擲益甚十三齡卽宿娼家竊父券契取金錢供揮霍錢以晚富得子且其母爲袒護恆曲意下之財奴愈肆及李女事起錢已爲聘某富翁女矣故欲屈李女爲妾媵以媚子意既遭李白眼乃銜之甚旋知爲老儒子所奪因遷怒曰若腐頭巾敢與乃公角耶立下逐客令老儒旣失館邁返雉皋李翁雅意挽留老儒知其處境亦不裕揮手話別意雖戀戀不欲以供張累李翁也無何老儒意快歸未久卽下世芹生紹箕裘課徒自給有族叔某者武斷鄉曲悅芹生韶秀欲子之芹生以生所行多不義請於母而辭之族叔大忿謂芹生抗命逢人輒道其短或目爲狂又齒穉無敢延之主舉比者寒峻生涯未免飢墜釜魚矣荏苒數年家計日窘甚至不能舉爨頃之母又病卒益不能爲家室計而李翁之噩耗乃驚人更劇焉

先是李翁以老儒爲錢所屏斥意憤憤不平欲要某紳留之某紳已允矣紳之妻弟某甲爲紳主計事頗有權因疏老儒之短紳遂猶豫且財奴之妻族與某紳有連亦礙於錢議遂寢李翁知窮老儒所往者錢某之志也願無力與抗嗜然送老儒歸意鬱鬱甚未幾李媪以疫殞愈佻僚無聊是時倩姑已裁衣織素胸眉瓜年桃李之姿益放異采里巷嘖嘖靡不以爲天仙化身也財奴終日不事事且皇皇若有所失父問之則曰非李家姑姑入室者兒終不能侍膳承宗祧行且以醇酒婦人自戕也錢某患之因輾轉求好於李而絕不及婚媾事李初不欲與晉接而難於割席遂虛與委蛇之猶幸其不復題舊事意謂彼蓋爲酒食計非有他也亦不復疑越月李媪以病卒悼亡之賦具有同情况翁媪同罹患難奔走流離甘苦久共寧能忍置未免咄咄書空日形無俚錢某乃輒過從慰藉焉且挈之稍稍游觀謀消遣一日春明煙景

里巷方賽會。柳色花光引人入。勝李翁正嘗。鏤居之苦。視倩姑作畫。訖引壺自酌。頽然微醺矣。忽錢約出郊游。平山堂廿四橋。玉鈎斜。諸勝以遺。愁悶欣然從之。既登陟。欲歸。偶過一家。錢某謂係戚串。引李入小坐。有少婦出。酬應茗。茶果。餌倍極殷勤。其人亦風格吐屬。軟媚。舉止溫婉。李微詢之。則孀也。本估客。小妻於錢。爲遠中表。估客死。守遺產。自活無子女。僅役使一婢而已。李聞言。頗心動。錢窺其意。乃與耳語。自任撮合。山少婦似已聆悉。忤怩引避。錢乃暢言之。李微哂不語。錢卽入語少婦。以允諾。報李僅須二百金。可續。鴟絃。李欣然諾之。不一月。李遂擁少艾爲繼室矣。婦蕩甚。李衰老不能堪。恆勃谿有交。謫聲倩姑之苦。於是。有什伯於慈母蔭下者。

勞燕分飛。情傷南浦。已不勝其黯悴矣。乃無端而萱華萎謝。又無端而禍水紛來。初尙僞植而佯噓。繼乃狺聲而擗色。薄言訴父。則逢怒。堪虞。背人籲母。則觸諱。益罪斯時之倩姑。蓋不勝其蹂躪矣。李翁本篤愛至是。精爽漸奪。意亦頓移。頗有非倩姑平時之所能受者。况青梅竹馬。光景猶新。今則以一蹶之故。鐵羽而歸。未知梓里何方。長干何所。欲寄音書而不達。欲探消息而無從。女兒家之心性。苟其情之所鍾。可有一線希望。足爲他日蔗境之償者。則雖目前荼苦。亦未嘗不可忍耐。蓋屈志含羞者。暫而畢生之樂境。有大於此者。正可引其生趣於無窮也。無如苦境既紛來。查至樂境。則如鏡花水月。不可捉摸。且昔日之老父。尙以真面目。向人謂周郎好學。上達不日。當來求偶。自彼婦入門後。乃昏昏終日。如醉如夢。視愛女幾若隣娃。有不願復作一撫循語者。此中變態。不言可喻。倩姑知家難寢。亟不自爲謀。行遭滅頂之凶。難爲噉臍之悔。遂私修一緘。歷訴諸苦。約略據老父所述。周郎之居止而投諸郵筒。自謂孤注一擲。必可得最

後之解決矣。無如魚雁雖靈，滄桑多變。旬月而此迴文之錦，重返仙鄉郵局之記。注明明謂此地無此人。噫仙郎安往？殆李十郎薄倖耶？抑王狀頭繞道而過耶？倩姑於是疑老父之欺，已疑周郎之不情。重重疑幕，遂生妄想。則謂周父老儒者偽君子耳。周郎有情人，薄倖少年耳。否則老父近且與錢某契洽，或其設此鬼蜮，欲陷吾於網羅，亦未可知也。雖然，無論周郎何如人，周父若何家世，吾既承父命有成言矣，有死靡他。吾將鼓吾纖弱之勇，奮吾貞一之氣，以與此變幻曲折慘澹陰森之境鏖戰可也。用是倩姑遂於文字針黹之餘，長齋繡佛如癡如聾，不問家事，亦不與繼母較。是非願繼母日讒聒於李翁，謂女長矣，徒弄筆墨，不事家人中饋事。豈以丫角老耶力慫李翁，撤其楮翰，李翁不忍，則以惡語相加，謂縱女淫，慝時李翁日受蠱惑，亦如失其常度。待遇倩姑，夔異疇昔。倩姑藉愚駛為韜晦，亦如失常度也。無何李翁夜醉歸，仆死於途。錢某偽驚悼為之經紀，其喪時至李室，憫少婦之寡鵠也，且慰籍之。少婦倚之如所天。凡雅觀樓產業出入，悉主於錢。錢亦慷慨問事，不稍讓倩姑。固疑之，無何錢蓄李婦如外室，至則恆昵，闔閭信宿不去。倩姑醜之日事哭泣，暇則寂坐一室，如枯禪。老尼不與李婦及錢交一語也。時財奴已娶，亦復出入李家。意蓋在女酒食游戲，無所不用其引誘。倩姑終不答。既而李婦偽為寵愛倩姑，問所志。倩姑毅然曰：父已命為周家婦，吾知周家婦而已。非然者，則祝髮空門。西方咫尺，樂土何患無息壤哉？李婦晒之曰：妮子洵仙佛也。他日下塵，凡作世俗兒女，想幸勿怨老身多事。倩姑忿然作色曰：姆勿絮絮。吾清白女兒，不敢望如姆之身入地獄也。李婦聞言，知刺己甚，於是有意陷女。卒會李翁禫祭，倩姑哭之哀。既罷，李婦遺其姪以祭餼，邀之飲。姪亦女校生也，頗明慧。倩姑無聊，則引為閨中談友。姪亦不以其姑為然，而知其

詐也。倩姑因李翁生時嗜飲酤美釀爲供。是日更取雅觀樓饌爲饌倩姑稍事杯酌甫一。瑰卽暈眩玉山頽矣。蓋李婦與其姪已受財奴計爲之縛虎也。倩姑既昏睡財奴遂以非法獸行償其惡念事畢而逡巡去。倩姑覺知已失身泣一夜欲訟之恐爲門戶羞卒雉經死。李婦以暴疾告戚里莫知其底蘊也。惟財奴妻以婢媪偵探知其事欲挾制財奴以招而首遂允不洩其事。是時錢某已娶李婦爲妾兼并雅觀樓一晒之恨洩矣。李婦淫於錢生一子曰利奴眉目如畫聰穎異常兒或曰倩姑未死時曾夢老儒入其家謂吾必爲子復仇卽李婦生子時也。錢某以財奴不慧且飲博蕩其產之半已厭惡之而寵愛利奴甚衣錦食玉不啻王子。又李婦寵專房且淫其姪故利奴益驕縱突過財奴財奴既失寵而爲悍妻所制又身遭毒瘡顛倒呼號踰月卽斃未幾錢某亦死死時疽發於背及兩膝如人面然也。衆以爲惡孽矣。顧李婦年事四十餘蕩婦生涯猶難獨守則招其銀肆之一夥爲面首而與以資財財奴妻艱然曰彼豈錢氏婦耶而敢擢吾家產遂與之訟訟數年上下各營賄數萬金錢某畢生所蓄幾罄矣官卒爲之判別分析以銀肆與財奴婦而雅觀樓仍給李婦至是李婦亦苦色衰而淫行不減則四蕩子之嗜利者爲己禁鬱而以雛姬誘客焉。利奴少長妖冶如處女蕩子或翽之則外事習優內實斷袖矣久之李婦益穢賤利奴益墜落而雅觀樓亦爲他蕩子所主持李婦母子僅沾餘潤耳財奴妻尙少艾獨樹豔幟於廿四橋邊頗負盛名會有京部大官以按事來者年少俊邁都人士觴之於平山堂辭獨瞻顧詢此間有雅觀樓者猶在乎都人士以爲戀郇氏故饌也爰置讌於樓中大官旣酣悵悵若有所思問翁時則利奴已冒爲李胤召之一龍陽也大惑問倩姑不之知或曰盍問彼嫂嫂者何財奴妻也大官怒曰彼錢氏婦何嫂爲蕩子懼

姪以實告。知利奴實錢。擊而大官者。周芹生也。以京曹任浙之鯨憲矣。乃盛氣往訪財奴妻妖麗如霍王女。泥大官而泣。誓死願爲妾媵。大官嘆曰。吾爲倩姑。故正室猶虛。今納仇人妻。固足爲倩姑洩忿矣。雖然。吾安忍以復仇爲行樂。財奴妻蹙不起。大官曰。待吾懸募劍而後置子。何如。乃輾轉求得李翁族子。爲之嗣。封倩姑及李翁媪墓。又由都人士媒介。以李翁族人某士人女爲室。而後挈財奴妻與利奴俱去。聞利奴在揚時。羣丐督之簪花。喬扮緣衢巷。歌鳳陽花鼓。遇登徒子。給青蚨數百。卽低首受辱。猶欣然自得。莫不耳而目之曰。錢氏子也。周鯨使既挈之去。斥爲賤役。不久卽死。而財奴妻猶事其嫡。甚謹順。絕不似平日狂蕩云。因果之說。殆不誣也。

清代軼聞 旌德冤獄

(少芹)

余(著者自謂)外祖某公。儀徵縣刀筆吏也。其海市蚤據伎倆。足以顛倒是非。死生人命。以故鄉里多憚之。旋爲某案受控。邑宰屠大令。夙耳吾外祖劣名。受詞後。卽拘而繫之獄。擬照治訟棍例嚴懲之。公大恐。要鉅紳爲己緩頰。屠不可。明日。出牒招告。平時受公蹂躪者。咸具狀投縣。屠根據之。將施公以峻法矣。忽奉省檄。調署他邑。繼任者爲長白阿麟。阿與公素諗。視事後。公卽進詞辯護。爾時屠雖羅列公之控案。尙未詳。升上憲。阿麟爲之設法。消滅於無形。遂釋公負。公旣脫獄。頗自懺悔。乃改前行。循循如善士。鄉里悉訝其先後似出兩人。公有中表黃君。任京兆府尹。公往依焉。初黃雖與公誼。關至戚。以其素行不端。輒鄙之。鮮與通。往還。此次見公投。止頗懷疑。慮公乃自陳過失。且歷舉前事。以告黃。弗遽信。因留諸署中。予以優待。實則默窺其舉動也。嗣察其意無他。遂邀公襄辦文牘。凡有要務。公悉心規。擊迎刃而解。由是黃政聲卓著。黃大器之。倚爲腹心。助旣而黃升任皖撫。於籌賑案內。力保公爲直隸州。在省聽鼓。仍參預撫署幕府事。未幾。公權旌德縣篆。三年。首以民間疾苦爲念。凡捕盜治獄。興利除弊等務。靡不允孚。衆望性尤不畏強禦。居民頌聲載道。人咸以青天呼之。旋公頓染中風疾。乃致仕歸。吾母聞公返。挈余往謁。時余年甫十二齡也。公見余甚喜。以手摩余頂。詢以讀書幾何。余敬謹致答。更命余屬對。雖不工。然尙稱公旨。因謂是兒不魯鈍。乃畀余金錢什物無算。余由是卽居公家就讀焉。暇時。輒詣公寢室。聽公述遺聞軼事。蓋余之生性好奇。使然也。公方一榻橫陳。吞雲吐霧。至興高采烈時。必舉一二事爲余告。余都弗能記憶。惟旌德冤獄一則。自初至終。如印入余之腦筋。永永不能磨滅。蓋其中有一段傷心史。在余今泚筆誌之。爲

閱者諸君談助焉。

當此冤獄發生時。乃在某公任事之前。公蓋受撫軍之命。來此以承斯乏也。先是旌德有某紳者。虎而冠也。平時威福自擅。慣以勢力凌人。其一生唯一成績。除謀財佔產。唆訟諸大端外。尤性喜漁色。凡鄉里中。稍具姿首之婦女。苟為彼所見。輒百計謀置之。受其害者。咸弗敢與較。間有倔強者。訟諸官。有司以某紳不易與。且以其兄為當朝總揆。勢燄炙手可熱。莫敢攖其鋒。以故訟者不得直。某紳財產極富。旌德城中。市屋占其泰半。有蘇人何甲。賃其屋以設藥肆。營業日形發達。因馳函回籍。招其婦至。為己指臂助。婦躡人也。顧色美而性烈。尤耐操作。苦甲倚之如左右手。一日某紳詣甲肆。購置參茸珍品。甲以是屋之主人翁肅之坐。敬禮有加。方寒暄時。適甲婦自內出。某紳見之。詫為天上人。注視不轉瞬。婦慚而入。某紳詢甲曰。若為誰答。云荆人某紳。默然良久。乃購物數事去。翌晨某紳又來。絮絮與談。謂將於蕪湖設一藥肆。欲覓一人經承其事。苦無相當人物。君夙操是業。度必富有經驗。擬要君負是責。幸毋却脫。以己之店務。乏人料量者。君亦可奔走於兩者之間。兼顧之。君肆設有虧絀。余當增益基金。甲喜其有利可圖。亟允所請。越日某紳畀甲以萬金。促之赴蕪。甲託店夥紀綱肆事。即匆匆首途。到蕪後。部署匝月。始就緒。開幕有日矣。函致某紳。且邀之來。某紳僞言有疾。不果往。甲遂全權行事。蕪肆頗煩劇。且責任極重。甲獨力經營。不遺餘力。無暇遑歸。有時偶返。不過三數日。就延而已。

某紳自甲經理蕪肆後。數至甲肆。最諸夥。勉店事。恆敘譚。竟日不去。甲婦初猶避匿。及相處既諗。遂弗拘常態。久之某紳亦間與婦語。婦雖不事峻拒。然詞氣凜然。從不假以顏色。某紳愛甚。亟欲合之。以為快。

而顧無隙可乘。會某紳之母七十初度，甲乃竊取阿母名義，邀甲婦至其家飲讌。婦不忍過却，因厚禮往祝。是日某紳招伶演劇，勸婦留觀焉。比輟演已更魚三躍，婦欲歸。某紳之母急阻之曰：「夜深矣，胡必冒風露耶？」盍姑宿此間，明日再返。未晚也，婦不得已從之。紳母曠侍婢，糞除一潔淨之室，爲婦下榻。地衾枕帳，摹備極靡麗。婦心感主人待客之誠，乃闔門就寢。甫交睫，忽聞有人以指彈扉，聲急詢爲誰。一女子之音答曰：「太夫人慮子膽怯，特遣婢子來與子伴耳。」婦起，發肩婢，翩然入執禮甚恭，略敘數語，卽滅燭和衣與婦共眠。一榻甫就，枕婢忽自語曰：「余來時匆促，忘却以冰燕湯供太夫人飲，明日又將受鞭撻矣。」言已遽起，謂婦曰：「婢子少時卽來，婦漫應之。婢乃拔關去，有頃婦朦朧間覺有啓衾入者，以爲婢所事。既歲來寢矣，亦不之異。俄而有人以手捫探，已體似甚狎昵。婦察其意，弗良詫問，胡爲其人不答，竟縱體就己。且以頰親吻而脣際短髭如蝟刺，膚其痛欲絕。知來者爲男子，欲於己身作非分想，乃縱聲大呼。其人弗之懼，且相逼尤甚。婦知不能免，力與撐拒，勢弗敵，忽急智生，遽嚙其腕，更以手扼其喉。其人負痛而逸，婦雖倖免，受辱然已衣袴盡碎矣。默思來者縱未覩其面目，然以意度之，必爲某紳無疑。顧室無燈火，乃起而尋覓火柴，摸索良久，迄無所獲，防其復來，亟闔扉自衛，不敢假寐。坐俟天明，旋玻窗上隱隱有魚白色發現，知己放曙，就樵隙透入光綫，視之隱約，問衾上染斑斑血迹，知來者腕上受創甚深也。未幾紅日照窗，婦啓室門，欲出見昨婢，以盥洗具進，笑謂婦曰：「昨宵婢子本欲來伴子，嗣因太夫人有事，羈延未暇。來此子得毋咎余爽約耶？」婦弗答。草草盥洗訖，卽行。婢再三阻止之不聽，既出門，喚一街車返肆。時肆門未啓，婦叩關入，僕婦訝其歸來，何早。婦詭詞以應之，深以至某紳家觀劇爲恨，因秘不告人。絲是某紳亦絕迹於

藥肆之門矣。

旌德冤獄

四

怪異。一怪異。一日凌晨。婦尙朝眠未起。忽其僕婦排闥入。駭汗告婦曰。頃來胥役數輩。謂借縣主至此。索主母往見。茲縣主危坐以待。請卽行。婦聆是語。貽愕。不知所措。卽聞有人厲聲呼婦出。婦強起着衣。至室外。見三五公役。纓帽皂衣。環立狀殊獍惡。覩婦出。叱曰。若卽何某之妻乎。曰然。一隸出牒示之。曰。縣主已親蒞汝肆中。召汝往見。速去。言已不容置辯。卽拘婦行。果見所謂縣主者。高坐客室內。而某紳亦在焉。婦亟長跽地上。縣主喟曰。若知汝夫之事乎。答以不知。縣主曰。若夫捲逃蕪湖肆中。巨款遠颺。茲某紳已提起訴訟。請緝汝夫而追資。余除密派偵騎四出外。更來此清查汝肆財產。以備抵償也。婦慄無以對。縣主乃率役入室。翻箱倒篋。大肆搜索。舉凡衣飾及肆中什物。一一登載簿冊。訖立逐肆。夥僕婦出發封其屋。更拘婦赴署。略事訊詰。命繫之囹圄。謂俟何甲就獲後。始可釋。負婦入獄。自念甲持躬謹飭。決不至出此。卽使貿然爲之。然彼與己伉儷素篤。寧有不先期挈己去者。茲發生是案。其中必有他故。願此身已陷繯綫。亦無如何也。越數日。忽獄卒率一老嫗至。云係奉主人命來探視婦者。及覩面又不識其人。因叩以何來。嫗曰。余卽某紳太夫人之僕婦也。太夫人深憫子良人。不肯累及妻孥。將使某紳請於邑宰。脫子於獄。故命余告子。語次出墨銀十數枚。畀婦曰。是卽太夫人囑老婦攜以遺子者。婦固辭不受。曰。妾烏敢領太夫人厚賜。請爲我璧之。若曰釋妾。負焉。妾以爲吾夫苟罪在不赦。當與共休。戚何獨於余而輕縱之。如其妄入人罪。吾夫不幸坐法死。妾何忍獨生。煩姥轉達太夫人。可無庸多此一舉也。嫗笑而慰藉之。因坐與婦而言。他乘其不覺。陰納墨銀於枕際。比去數武外。始告之。婦追之弗及。次日之夕。宰提婦入密室。

研訊。遽出和易之語曰：汝知汝夫蹤跡乎？吾擬使汝尋覓之。汝願之否？婦漫應曰：諾。宰卽縱婦去。甫至署外，卽見昨日入獄之老嫗，鵠候以待。若預知己之將出者，嫗趨前笑而致詞曰：吾言驗乎？子今雖出獄，然日夕矣，悵悵將何之？弗若偕吾往要太夫人，假而宿，吾當爲子先容之。婦不可，嫗曳其衣，婦怒而絕裾，行趨詣舊肆。至則見重門鎖鑰，寂無一人，不覺淒然淚下。因泣坐路隅，鄰里聞哭聲，驚而出視，見婦叩之，故婦具以告。鄰人曰：子徒泣，胡爲盡姑假逆旅，休憩明日再決行止也？婦聽其說，乃擇附近湫隘之旅館，暫安被襪，輾轉弗能成寐。忽聞隔室有人切切私語，謂去此三十里之某集鎮，督井中今晨遽發現一男子屍身，遍體受重創，甚夥，惟面目已爲人削去，莫知誰何。聞鄉保業報縣請驗矣。婦聞是數語，意有所觸，自念彼死者，豈卽吾夫耶？吾盍往見之，因坐以待旦。迨天曙，僱一人力車往果見人叢中有男子屍一具，再三審視，雖五官不可猝辨，而身體修短肥瘦，則尙有迹象可尋，確爲其夫無疑。乃伏屍大慟曰：死者吾夫也，而殺吾夫者，必爲某紳，固觀者咸駭甚。鄉保聞聲，至叩其故，婦述其蹟，末鄉保掩耳走，自語曰：若個婦人，胡冒認死漢子，殆癩發耶？語未已，有呵殿聲自遠而來，衆噉然曰：縣主驗屍至矣。婦遽前以首觸輿呼冤。宰曰：昨宵吾釋汝，使去汝來，此間何爲者？婦白其狀，宰弗答，驗屍訖，叱曰：死者無面目，何以碻知爲汝？夫婦抗聲曰：面目縱不可見，然身體髮膚，則絲毫不爽耳。宰喉役逐婦去，亟命鄉保填屍格，照未得主名之路，斃屍身例，藪葬矣。婦受役驅之下，且行且哭，曰：余夫死，產破未亡，人何以生爲？不如覓一死，所以追隨吾夫於地下也。適行經一小溪，側席地坐，失聲哭而哀。林鳥驚飛，行人駐足，旋有一老者詣婦側，詢以所苦，婦覩老者狀，甚清癯，知非儂薄者，因告以前事。老者意似憐憫，乃沈思半晌，曰：子胡輕生？乃爾婦泣。

然曰吾夫已死吾即偷生世上殊了無生趣也老者笑曰子徒死奚益然則曷不爲汝夫復仇再死亦未爲晚婦曰余固知之然其奈邑宰不我許何老者曰是不難余行爲子設策子果欲實行爲若夫洩忿盍至吾居於是示以地址而去婦猶豫弗決時衆中有與老者素諳者因告婦曰是君乃里中著名刀筆金先生凡冤抑案苟得彼助無不佔最後優勝特不輕易爲人捉力耳今效毛遂自荐豈殆憐子甚耶或與某紳向有夙怨子幸毋失此良好機會婦謝衆循途往約數里果至金先生第逡巡門外不敢入一短僮迎而詢曰子來此晤我家主人乎婦領之僮導婦入見老者復詢其始末曰汝夫必爲某紳所殺然汝此際萬勿牽涉彼姑進詞使邑宰承認死者即汝夫爲入手辦法然後再逐漸研究汝夫究爲何人致死則蛛絲馬跡是案之真相不難水落石出矣歸伏地稱是老者即澄思渺慮製一狀詞嗾婦詣縣署投訴宰核詞大窘無可駁斥竟准婦請蓋以篇中筋節處有「謂此屍非吾夫吾夫安在謂吾夫非此屍此屍何來」數語也因婉言令婦退以待後命逕往晤某紳出詞示之且要之指示方針某紳以婦本女流縱使能操柔翰安得有此警句知黑幕中固大有人在亟與宰耳語移時宰喏喏而退某紳嗾僕覓婦所在旋得報謂其鬪居某族社某紳使僕僞飾隸役狀往詭詞給婦謂殺汝夫之兇手已獲吾儕奉縣主命邀子往署聽審也婦信而弗疑僕僱肩輿載婦行俄輿停矣僕擁婦下挾之入一壯麗屋宇中婦訝而詢曰此非縣署也余烏乎入僕曰兇手即匿居此問縣主率役捕獲是時當未去耳言已擁婦入即見某紳昂然高坐張目拍案罵曰若夫席捲我資遁若鳥得逍遙法外茲誑若至我別墅行以若爲質脫若夫一日不就逮者若一日不得去於是叱婢女拘婦入一密室以居畀婢以監守責婢麗而慧口操吳音婦遽

聞鄉語心有所觸。因叩其邦族。始悉婢與己同里。婦屈斯時已挾一必死之念。卽亦無所畏懼。對婢痛詈。某紳不置。且曰子亦好女子。胡必爲此。獠鷹犬監督我之行動。寧無桑梓情耶。婢未及答。瞥覩一中年婦。至向婦致禮。婦端坐弗動。中年婦乃逞其燦花妙舌。歷述某紳相慕狀。且曰子苟從彼人衣文繡。食膏粱。半生喫着不盡。然子已落彼陷阱中。無從逃遁。設彼竟施以強迫手段。以子娟娟弱質。顧安所免乎。吾謂子不若姑允其事。之爲愈也。婦僞應之。顧有要求之條件在其條件。維何須俟服闋後始可委身事之。己雖居別墅中。在未諧婚之前。某紳不得履室門一步。中年婦返報某紳欣然承諾。因關一精美之屋。使婦居。服御什物備極華好。更遣數婢爲伴。美其詞曰。供驅使實則防婦遁也。婦逆知其情。僞作愉快狀。且交驩諸婢。沈瀆一氣。婢察其意。無他防範寢疎。一夕乘其不備。隻身逸逕。赴金先生宅。長跼於地。泣求援手。金代婦額手稱慶。曰茲有千載難得之時機在也。婦請其說。金曰。衡陽彭公方奉命巡閱長江。彼素以直聲震天下。子果往求昭雪。則某紳授首之期不遠矣。若慮資斧匱乏。吾願爲子將伯。助於是。亟草一狀。贈數十金。迫婦卽日就道。曰子去宜速。遲則恐有他變。婦感泣行。買棹詣金陵。時彭公已先一日至矣。婦鵠俟轅外。俄聞巨砲轟天。鼓樂大作。蓋彭公方送江寧制軍出矣。婦捧狀跪道旁。大聲呼冤。侍從持狀呈閱。彭公展覽畢。默然不語。納狀於袖。召婦隨己入治事室。屏退左右。秘密研訊。婦舉前事。日泣且訴。彭公鬚髮上指。曰若姑留此。以俟余命。因喚侍從。另闢一屋居婦。約汲旬。彭公啓程赴皖。挈婦置舟中。比抵安慶。勾留數日。詭言履勘皖南各州縣旱災。道經旌德。遂駐節焉。逕往謁某紳。某紳以其與己素有世誼也。初不之疑。欣然接待。且留飲。讌席間。彭公與之敘談甚密。忽厲色曰。茲有人控君君知之否。某紳錯愕。無

以爲對彭公卽擲一詞下某紳拾而視之卽何婦狀詞也因免冠頓首曰實無是事公脫聽彼婦片面之
 讐言下走橫遭誣讟猶小竊恐公受婦人女子之欺矧殊可惜耳彭公綽髻笑曰君毋以口舌爭強茲彼
 婦具在若以爲枉者盍與之對簿彼果枉君其應得之咎固無可道藉曰不然吾安敢枉國法而徇私人
 交誼哉語至此目視侍從侍從逕執某紳下繫以鐵索押赴舟次彭公亦乘輿出城召婦出而質之某紳
 俛首無以置辯一鞫而服初某紳給婦至己家祝母壽欲藉償所願詎婦抵死不從遂思得一策以急函
 召甲歸謂有要事磋商商使數健僕要於路而殺之削其面目投諸智井中僞言甲捲資逃遁控諸邑宰復
 出千金爲宰壽使之發封甲肆其意蓋欲使婦窮無所歸然後據爲己有不料婦堅持不撓且得金先生
 爲助致彼紳之奸謀畢露也今某紳既承認罪狀自知無可解免乃以首叩地曰某罪固當誅尙乞爲吾
 兄稍留餘地彭公叱曰余與汝兄非一日雅在理余當爲若曲宥然友誼與人命孰重某紳語塞彭公立
 曠左右縛某戮於岸畔並懲旌德令以斬監候之罪更發還甲之肆產與婦變價得值使婦扶甲柩回籍
 瀕行贈婦三千金爲養贍資案遂結彭公復電咨省吏遴選賢員繼任皖撫黃君因檄委余外祖承斯乏
 余外祖旣攝斯篆後辦理是案之善後事宜無稍偏倚頗符都人士之望及婦回籍余外祖賜賚有加以
 彰其節見婦年事約二十許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云

明代懷璧案

(劍山)

正德八年夏。寧王宸濠。召術士李自然至。詢以星象。李以帝星在贛對。又招李日芳。亦云城東有天子氣。遂建春陽書院於其地。在宸濠當時雖有不臣之志。然猶未敢發也。既設書院。有舉子劉養正者。獻一漢玉印。上刻爲君難三字。實則玉以重價購得而字。則令人雕刻者。劉則詭言某日之夜。見帝星朗照江漢間。往視得此古印。不敢私藏。特以奉獻。宸濠大悅。認爲天與人歸而叛國之心。以決於是。秣馬厲兵。禮賢下士。十四年六月。乃招降鄱陽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二十四。等舉事。婁妃泣諫不聽。乃投井死。劉養正遂下石焉。七月以劉養正爲丞相。九月劉爲伍文定擒獲。斬之軍前。十月宸濠亦爲王守仁所獲。磔於京師。而玉印則入平鹵伯江彬手。於是江彬亦懷不軌念。及還京。益驕橫不可制。十六年三月。帝崩。皇太后恐其變。秘不發喪。以上命召入。彬率其子入衛。俱收之。籍其家。得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珍珠古玩。不可勝計。而玉印則爲僕役盜出。後轉輾入於魏闖手。卒至赤族。此印之爲不祥物。已可概見。及百餘年後。國人對於玉印一事。已鮮有知者。雍正初。河南洛陽縣。巡檢陳忠周。以查勘盜案。下鄉。見農人方在發掘墳墓。擬治鄉人以罪。有黠者在旁。乃曰。此曹操塚也。鄉民之發掘。非覬覦其金寶。實惡其奸惡耳。陳某色爲之霽。伺其旁觀之。所得不過銅錫器。無他珍寶。既得一漢玉。古色斑駁。就日光照之。似有字跡。惟爲泥沙侵蝕。不易辨。乃奉之陳。陳卽攜歸。命玉人磨琢之。現爲君難三字。大喜。謂苟獻之朝廷。大官可立致。於是藏之密室。非其所親不得見。某日。陳大宴賓客。各以古物競相誇耀。陳皆笑置之。少所稱許。衆譁曰。君亦藏有古物耶。陳曰。略有一二。貴珍不貴多。余之古印。希世珍也。盡取諸君所有。亦不足以

相儼。衆默然。既而陳自知失言。乃急曰。此某所自珍也。諸君幸勿笑。衆請一觀。乃取古五音琴出。衆曰。君所言爲古印。今取琴以出。何也。陳急曰。余何嘗有古印。頃所言五音。諸君或誤聽也。試觀此琴。非伯牙琴乎。以伯牙之琴。而傳至今日。非希世之珍乎。衆觀之。良信。乃始無言。

未幾。陳以積勞致病。恐愛物或入他人手。乃將玉印置枕側。日必撫摩。三四有時。則曰。自汝入吾手。常思貢獻朝廷。今則已矣。乃願謂其妻。若子曰。我死。卽以玉印殉葬。棺殮時。勿置其中。脫爲人見。族矣。必待回鄉。營葬時。加入方可。無礙。妻陸氏許諾。子孝雲。年方十六。亦泣許之。及陳死。陸氏仰藥以殉。臨命時。手執玉印而泣。告其子孝雲曰。此汝父所珍愛者。幸善藏之。孝雲年雖幼。而識見過人。乃泣而受之。既又泣告陳妾李氏曰。余雖以玉印授子。然吾子年幼。恐或不慎。煩吾妹主之。否則吾夫婦雖在九泉。終有所不安也。李氏亦許諾。陸氏遂死。某日。李氏有弟阿虎者。來其家。其人向業木行。後以飲博無度。流爲無賴。此次之來。欲有求於姊也。李氏曰。先夫在日。亦不過末秩微官耳。今已死。自願且不遑。安有餘貲濟汝乎。阿虎怒。姊給已。遍搜姊之箱篋。絕無珍貴物品可得。既而於枕側。搜得玉印一顆。欲攫之。以去。李氏見狀。急曰。此物爲先夫所愛。遺命以之殉葬。日來以喪事忙迫。未曾韞積。以藏弟將焉用。阿虎曰。此雖非寶貴物。亦當值價一二元。余今質之押肆。當可醉飽數日矣。李氏乃強笑曰。苟需一二元。則若姊尙可措辦。惟此物則不必攜去也。阿虎聞言大喜。卽以玉印還其姊。既得金。則入酒肆。有素識者呼之曰。阿虎人皆謂汝爲丐矣。乃今又來飲酒。錢自何來。阿虎曰。銀錢爲身外物。來旣不難。用亦何惜。其人必欲問以來歷。阿虎乃詭言曰。昨行經某山。見有孤身客。持金以行。余乃劫而奪之。客見余兇猛。卽以金奉我。其人不知阿虎之

醉言乃奔告紳士季懷仁翌日懷仁令縛阿虎入詢以昨日所言則茫然也懷仁見狀乃斥曰不直供者當送汝入縣阿虎懼乃告以得金之由懷仁生平最喜古玩聞言乃謂阿虎曰信乎阿虎曰信乃附耳授計釋之以出

某日之晚李氏方臥即壁下有漸瀝聲呼孝雲不應呼其婢亦在睡鄉執燭視之但見暴徒已破門而入面塗赭色手執利刃直入內室如甚熟悉者李氏大懼伏暗隙窺之知利刃爲木製物而外傳以錫於是膽爲之壯時其婢秋英已驚醒乃令呼鄰人捕賊熟審之則阿虎也李氏乃痛斥曰我與汝爲兄妹也卽有困難當可相助何竟作賊耶阿虎卽實告之於是懷仁恨阿虎刺骨其時邑中適得一盜乃令牽涉阿虎遂下之獄

未幾李氏遂率孝雲奉喪以歸將過武勝關懷仁密告關督謂今日有人私盜國寶欲偷渡此關幸無使漏網既而李氏母子婢僕均至關除忠周夫婦棺槨外其他物件無不詳細搜查一無所得仍不令彼母子出復令婦女檢查於李氏懷中搜得玉印一顆吏曰嘻此國寶也當坐法汝母子二人當誰坐者孝雲曰余當坐之因謂吏曰此固國寶也先君得之於洛陽古墓中當日頗思貢獻朝廷適以病阻臨死猶囑令吾母子上之大吏轉呈今上維以衰絰在身不敢入衙署是以韞藏至今果爲有罪者兒當坐之無與吾母事也李氏亦以孝雲之言爲實然甚憐之乃謂吏曰妾願坐罪無苦我兒兒誠不知也此玉印妾實自藏之果爲有罪者妾當坐之孝雲曰余實請母藏之我母哀兒之孤欲強活兒身吾母實不知也因亦涕泣旁觀者亦皆慟哭有關役郭某問李氏曰是兒爲汝親生也耶李氏泣告曰此實嫡婦所出嫡婦臨

死時以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以教此子彼今雖願坐罪妾豈敢忍且陳忠周只此一子若一任其坐罪吾生何以立於世死何以見先夫於地下耶言畢大哭關吏見狀執筆不能成一字關督馮某見衆人哭乃亦垂泣終日不能決既而曰某主此關八載從未見有大義如彼母子者吾寧自坐不忍羅織汝罪而李氏母子仍不允且又相讓於是關侯率李氏母子投入臬司朱彝尊處朱歎曰關侯賢吏也李氏慈母也孝雲則孝子也乃具疏入奏留彼三人於署疏上雍正帝大悅卽爲批示略云立國之計禮教爲先父能慈子能孝兄能愛弟能敬則家可齊而國可治今李氏與其子推讓爭死甚且哀感旁人可謂母能慈子能孝矣朕雖不德亦何敢再加刑辟關督馮某不忍加文因而自坐亦屬難能該臬司所請釋放及褒獎一節應候禮部核議玉印一顆仰尅日送京云云於是李氏母子得奉喪以歸而玉印一顆遂入清廷其後凡遇詔諭除應用玉璽外必加此印雍正帝之寶貴此印可知矣

某日李氏率其子方營葬事忽有天使入門知有詔至乃跪地迎入使臣乃宣讀云陳李氏愛子情深陳孝雲挺身救母可稱慈母孝子而無愧着勅封李氏爲夫人孝雲則以知縣用母子乃如詔行禮邑人榮之迄今引爲談助云

按此事爲劉君劍欣所述聞亦得之於友人者陳忠周爲山左人出身廩貢爲洛陽巡檢頗有德政且家教素嚴家人均守禮法觀李氏與孝雲之一慈一孝已可知其大概矣又查爲君難一印確爲清雍正所用中華書局出版之清朝全書史中有此印在焉

哀情 鳴呼誤矣

(月侶女士口述)
(惜儻書生筆錄)

大律師莊健生。方在書室中整理其應辦之案牘。忽司閹之老僕。僵僵面白曰。客室有一年老之婦。携一童子來。自云謝姓。欲與主人商量訟務。莊曰。仍請倪先生詢問案由。再商辦法可耳。僕曰。主人忘懷耶。今日星期。倪先生照例休假。故來瀆主人耳。莊仰首以觀日曆。見色赤如硃。乃微睨曰。是矣。吾乃誤憶。請其略爲守候。吾完此稿件。當至客室與彼老婦面談。不十分鐘。莊入客室矣。照例以和藹之辭。略爲周旋。卽詢問枉顧之由。婦曰。妾謝姓。世居金吾里。與先生邸第。相隔祇數武。夙仰先生爲人道保障。妾現有殺女之冤。僥求先生一爲伸雪。則感德乃至沒齒不忘。莊曰。予爲律師。事果合乎理法。自當極力辯護。免遭冤抑。但予既業律師。晷刻殊爲寶貴。卽談話亦須償相當之值。夫人諳於世故。定荷原諒。婦曰。妾躊躇者正在此層。適纔尊紀亦以此事見告。但妾寡苦。先夫見背時。子祇二齡。新逝之女。亦僅九歲。家無恆產。能支持至今。而未填溝壑者。半爲天幸。半乃賤妾覲。生耳。言時。眼圈屢紅。似欲墮淚者。莊性慈祥。見斯景况。惻隱之心油然而生。乃莊重而言曰。予固以斯業爲餬口者。但夫人有殺女之冤。而窘於資。設因貧而不能伸雪。則冤沈海底。魂魄難安。法律本求其平。不能因貧富而稍有差異。况夫人爲予鄉黨。予今爲夫人破格。請述案由。如合於法理。當效棉薄。否則尙希夫人海涵。蓋律師不能向官廳要律外之請求也。婦感極欲涕。咽聲而言曰。先生仁人。亡女當在冥中祈求先生獲福。莊曰。此乃予應盡之職。望夫人弗以套語害本文。刪除冗繁。爲我述之。予再與夫人定辦法。婦曰。妾謝姓。先生早知之矣。妾夫字子誠。爲邑諸生。妾于歸時。恒見其徹夜用功。妾屢勸之。謂爲婦女見地。顧數奇。青衿後。曾三進棘闈。名乃在孫山之外。某

年。言至此。屈指略算曰。十二年前。夏。乃染疫。而卒。年僅三十。有二先生試思之家。無恒產之家。居平本恃先夫訓蒙。藉以餬口。一旦長逝。生機立絕。先夫既無伯叔。終鮮兄弟。而十年埋首。友朋乏患難之交。四壁徒嗟。戚族無可依之處。質典所有。暫了後事。噫。天下之最可慘者。莫如驟喪所天。而又貧乏不堪。呱呱在抱。欲死不能。求生不得。匪親歷其境者。決不能道其萬一也。亡何而孽作矣。今在先生前述之。殊令人慙慙。但爲饑寒所迫。並欲爲先夫保存此一塊肉。言時指傍立之童。先生明哲。諒不以微玷疵。婦人莊曰。與案有關否。婦曰。有關與否。妾尙不知。今請先生辦案。譬之於醫。恐病原不清。反令醫生束手。故覘顏略述。自知有瀆清聽。而不得不如此耳。此人自先夫故後一年。與妾相識。從此一家開支。盡屬此人。負擔莊曰。人名與職業。可得而聞歟。婦忸怩曰。此時擬暫守秘密。先生如必需名姓時。容當詳告。今乃彼人囑妾嚴守者。莊曰。然則此人。與令媛之死。有大關係矣。婦急辯曰。否否。亡女之死。與此人絲毫無關。先生容妾續述。自能瞭然。妾自此衣食。暨給無凍餒之憂。吾女亦漸長。稍知人事。見此人常來。疑之。詰妾。妾告之以貧乏無能。不得已而出此女。終不憚對彼。尤悻悻。一日。比鄰曹夢香夫人。偶至妾家。閒談。莊曰。非充衙役之曹成婦耶。婦曰。唯曹爲人極慈善。妾夫死後。憫妾女子零丁。嘗事周濟。妾家事。曹無不知之。卽此人往來妾家。曹亦贊成。嘗謂匪此。實不足以圖生存。偶談及吾女。見憎。曹曰。此事之不當。在稍有識見者。必疵之。然嫂氏乃當別論。蓋嗣續與節操。比較。嗣重於節。所謂從權以存嗣。續彼長眠。人定原而諒之。決不能以此責備嫂氏也。但箇妮子。有此見地。亦甚難得。既不能以強免之。辭抑其智識。又不克謝絕。此人而自取枵腹事難。兩全以吾愚見。莫若速爲令媛擇人家中。食指既輕。又可免彼喋喋。吾觀令媛貌尙不

惡人亦伶俐。諒不致遭人摒棄也。妾曰：嫂言固是。但吾兩目如盲。又無戚串堪以代吾物色。此事急切之中。決不能成爲事實。而彼（指女而言）近日更復撒嬌。直有不可終日之勢。曹曰：我適有一機會。但門第平常。恐爲嫂氏齒冷耳。妾曰：以吾現在景况。尙想偶朱郎王孫耶。祇求吾女過門。不受凍餒。卽門第略低於事。何害。嫂試言之。曹曰：若論家道。彼方鑿膏梁而御錦繡。氏錢爲吾義姊。渠初貧。亦如嫂。所天闕茸。不能贍家。姊乃棄之。赴上海爲傭。輾轉入妓院。今手頭已積萬金。乃爲所天置妾。生子二。長年與阿貞彷彿。日前因事還家。曾託吾物色。養媳。莊曰：阿貞何人。婦曰：阿貞。吾亡女名耳。妾殊荒謬。亡女之名尙未告先生。莊曰：無傷。請速舉而辭。婦曰：妾爲貧累。畏貧乃甚於畏虎。聞有富家爲吾女作伐。焉能無動於中。莊曰：然則阿貞適妓院。被虐而斃耶。婦曰：設果如先生所度。爲錢氏虐斃。妾早向錢氏拚此老命矣。莊曰：尙非耶。然則如何。婦曰：曹旣爲吾女作伐。而又開誠布公。不事遮飾。妾轉託之。不一月而婚事告成。至今思之。福乃爲禍之根。昔人謂禍福互伏。誠不我欺。親事旣成。吾卽送女往上海。居半年而送回。莊曰：此又何故。婦曰：此乃錢氏謹慎。謂吾女年已及笄。瀝地爲金迷紙醉之場。幼年人定力薄弱。易染時習。自己迫於饑寒。操此下賤生涯。吾子清白。吾媳娟好。決不願再使作落溷之花。況目今時尙。女子亦須識字。瀝地學校。雖林立。而學費奇昂。吾旣業此。又與吾媳體面不宜。吾思維再三。莫若暫寄母家。從明年起。請送往本地女校。令識之。無費用一切。今預存姊處。屆時支付。卽日用衣服亦均由吾開消。彼此至戚。務請代勞。云云。先生乎。天下之教養子女。其責乃在父母。尙未及笄之女子。本不宜使之遠離母教。良因食口累人。而妾又寡貧。姑從權爲人養媳。當時聞此諸語。媿感至不知所云。惟有五體投地。感謝錢氏關切耳。錢去。妾乃

問吾女居滬情形。吾女未及答復。淚已潛潛而下。妾大駭。嚴詰之。吾女忸怩而言曰：在彼居住尚慣。姑亦愛惜。惟阿榮可憎耳。莊曰：阿榮何人？婦曰：卽吾壻也。莊曰：夫人見過否？婦曰：妾未見過。但據曹言。面目雖不甚嬌好。而尚整齊。吾女則謂其形同鍾馗。蠢如鹿豕。性更嫺惰。無倫髮蓬蓬而素畏。整理口吃。吃而語言不清。妾則勸慰之。謂世間之最難堪而痛苦者。莫如貧乏。他不具論。卽如吾家。而父在日。家徒四壁。受盡艱苦者。正爲貧字所累。今汝雖無畫眉之壻。而歸溫飽之家。後此當不致牛衣對泣也。吾女經妾勸慰。悲乃稍殺。明年春。乃送往城西某女校讀書。惡因卽種於此。造物之弄人。誠不能意度。設早爲想到。吾女不致橫遭夭折矣。莊詫曰：讀書乃能結惡果。予未之前聞。婦曰：先生明哲。尙作是語。妾乃不出家門之婦。愚焉能卜及將來。此所以使吾亡女不壽也。言時。淚瑩瑩欲滴。莊曰：夫人勿悲。請畢而辭。俾與夫人定進止。婦曰：校中有教員顧靜庵者。初本與那人有一面之識。莊曰：何人？婦曰：卽吾隱去姓名之人。見吾女貌楚而嬌。心儀之。偵之。知爲吾女。乃藉友朋之往還。屢存吾家。對於吾女。尤殷勤。不半年。竟與吾女通。妾嚴責之。吾女殊不覲。謂爲自由久之風聲。爲錢氏所聞。欲挈回上海。吾女堅不允。甚且以死相要。上年四月二十日。阿榮率無賴多人。強將吾女搶去。莊曰：竟出此搶親之下策耶？殊爲法律所不容。婦曰：在妾愚意。搶去後。能貼然而賦好逑者。妾尙求之不得。何所用其反對？詎料吾女竟倔強不使。阿榮近身三晝夜。哭泣無休。錢患之。顧則四出倩人向錢疏通。謂夫婦貴相得。女旣不欲。偶榮卽強之。至死終亦無益。彼鍾情於顧事已彰。彰亦無所用。其遮蓋。今顧聞女終日號跳。心大不忍。願納令郎重娶之資。以全女志。錢初不允。經人多方喻解。並誘以利錢度。女終匪榮。偶遂以五百元爲榮娶費。於是吾女安然而歸。顧矣。莊曰：若

是則令媛焉能死於非命。婦曰：其致死之由，正在適顧。故妾謂惡因，卽種於入學讀書時也。莊曰：夫人之言，直令予墜五里霧中。婦曰：先生未明其細，焉能瞭然。妾在當時，亦萬想不到不久，吾女卽魂歸天上也。吾女既脫錢氏關係，歸來時，尙淚痕滿面，喉啞聲嘶。乃喁喁爲顧述三日中幽處情形，或悲或喜，狀至可憐。不日，遂與顧草草合卺。至是，又發生一問題矣。莊曰：何事？婦曰：卽顧之大婦，已知之，與問罪之師耳。莊駭曰：顧尙有大婦耶？重婚罪……婦曰：此事先生尙未知。妾亦因周折太多，無暇旁及。今爲先生述顧之歷史。顧本世家子，至顧父家，乃中落。世居北門年，已三十有四，與吾女較不啻倍蓰。不知彼挾何術，使吾女死心相守也。父故而母盲，弟一在本城作商夥，家祇附郭田七八十畝。娶本邑某氏，已生子女各一。父係牙商，祇一女，溺愛甚，故性奇悍。顧每苦之，旣偵知顧之行爲，讓顧，顧諉之一日，竟跡得吾女所在。與吾女覲面，適顧亦在家，妒火中燒，幾至用武。經顧弟扶盲母至，慰顧。大婦並數顧事，乃寢。翌日，顧弟來，與妾商謂事已至此，所謂木已成舟，老母之意，儼迎貞娘（指吾女）與老母同居。嫂氏之量，雖窄，有老母及兄在，諒不至於使人難堪。蓋吾家不豐，日用所需，泰半仰阿兄修脯。設多一門戶，必增一重開消所入。有限，勢必不支。與其兒啼婦哭，莫若早爲綢繆。在姥老於世，故貞娘又愛兄極深，諒不以斯言爲河漢也。妾詢吾女意，向吾女期期以爲不可。謂大婦貌同羅刹，狼似山魃，吾不願入此陷阱也。顧弟無奈，議遂中止。但顧經此若干風波，一邑擘傳，事爲某校校長所知，引爲有玷校譽，不便相容。而尙保全顧之聲望，諷顧自行辭職。於是守株待兔，家况蕭然大憂之。顧有世父供職某部，素爲上峯器重，交游亦廣。顧馳書告急，世父允爲設法。顧大喜，臨行之前，婉言商吾女，使與大婦同居，並曉之以義，懇之以情。吾女墜淚允之。

遷回後數日。顧乃北上。斯時吾女已懷孕八月。兒女心腸。愁緒萬端。此爲妾送顧時所目見者。顧抵京。藉世父力。就某部司務。月薪尙優。初對吾女甚誠摯。一星期必通一函。兩月後漸疏。吾女不以爲意。謂爲公務冗雜。萬不能以私情害職務。三月後。吾女分娩。產時照料。惟妾一人。所幸託叨天佑。臨盆尙速。墮地時兒乃不啼而殞。據穩婆言。胎兒已在腹中受損。吾女傷甚。妾多方慰藉之。悲痛稍解。未幾而催命符至矣。莊曰。大婦有所舉動耶。婦曰。否。乃萬金之家書耳。莊曰。書作何語。何以能催令媛之命。婦曰。妾本不識。此書乃吾女臨終交妾保存。並囑妾必須與彼伸冤。曾倩人閱解。大略今什襲藏之。特携呈先生。望爲妾詳解。能否爲訟事之證。亦請先生酌核。言畢。將書呈莊。莊接書誦曰。『二弟手足。客冬寄回一函。并匯洋二十元。作爲過年費用。度此信之到達。在廿七八。復信初頭諒可到京。今已初十。回函杳然。此信收到否。念甚。珍兒今年不必另換學堂。彼處雖略遠。有劉君在彼掌教。到底略有照應也。貞娘分娩之期。預計須在二月中旬。是男是女。不必寫信告我。新年戚串往還。自是吾鄉習慣。但貞娘萬不可使其回家。蓋若母行爲不其可靠。藉免貽帷簿之羞耳。此間新年循例停止辦公三天。而習俗所由。大抵在元宵節前。公事尙不甚注重。酒食徵逐。宵以繼旦。兄既入仕途。不得不隨風從俗。年前於酬應中。識蘇妓蘭芬。一見傾心。兩情繾綣。此所謂前生孽緣歟。年頭已撤幟。另居但蘭。有六七百元之債。兄已張羅半數。韻伯處固不難告貸。而礙於啓齒。望吾弟代爲設法。或將田券向人暫抵。一二月後。兄再設法贖回。惟至少須三百元。立候回信。至要。要此頌日祉。』莊誦畢。昂首略思曰。此信與令媛之死。予已略明大概。若作爲控告之證。據恐不能稱爲完全。但予有一疑點。敢問夫人。顧此信係由京寄某胞弟者。何由入令媛之手。請夫人明

告婦曰。信固寄彼胞弟。而兄弟素同居。弟經商在外。至晚方歸。妯娌皆不識之。無此信來時。傭嫗乃上諸吾女。吾女見係顧之筆跡。背人拆之。閱竟幾量。將信藏匿。即晚私服紅燐。翌日使傭嫗喚妾備述。詳細妾大驚。至手足無措。但知狂哭。警母聞聲亦來。聞係服燐。恐甚。顧婦則嚙爲做作。亡何顧弟回。並請得西醫服藥。後略吐並服解毒諸藥。謂產後尙未滿月。用藥不敢猛浪。雖吐恐毒不能盡解。尙宜仔細云云。意謂此乃醫生照例。諉過之語。殊不在意。妾則留彼暫伴。六晝夜照常。惟胸膈覺熱而口渴。第七日則大變。昏厥者屢。急請前醫云。已不治。夜半而氣絕。周身發黃。赤色口張而目不瞑。嗚呼慘矣。此本年正月二十日事也。言畢泣然。莊曰。事誠可慘。但以法律而論。顧此案恐不易成立。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在道德上實有一種責任。而法律上不能含混。治以殺人罪也。今爲夫人詳解之。此案之首禍乃在顧之一信。信中致令媛自盡者。厥惟娶蘭芬爲妾一段。重婚固爲法律所不容。而娶令媛時實已犯之。且吾國娶妾之風。正盛設均科以重婚之罪。恐不勝其科。亦事實上萬做不到者。即使重婚之罪成立。亦不過輕微之徒刑。與離異而已。令媛之冤仍不克伸。何況尙未可必若以威逼爲由。則顧並不在家。信中雖有不准歸寧之語。而夫人之帷薄不甚嚴正。夫人亦自道之。並爲鄉黨所知。不能掩飾者也。故此層理由亦不十分充足。既無充分之理由。控亦徒然。此事之誤。乃在令媛誤用情愛。認蕩子作愛神耳。予謝不敏。不敢代勞。婦無語。嗒然若喪。有頃長嘆曰。嗚呼誤矣。然非妾誤吾女。乃吾女之自誤也。言已。攜童爲禮而別。

對 戲 園 東

司馬光	令狐楚	許有壬	陳無已	楊青	李白	逍遙遊	精神訓	儒行篇	兵略訓
吳王越王吳越王	孟子莊子孟莊子	李雲霞	朱日月	申詳	丁固	陰陽終始篇	離合真邪論	郡國書	山川頌
(以上皆人名)		熟魏三	生張八	魏無知	程不識	(以上皆諸子篇名)		榮辱篇	陰陽位
		白江州	黃山谷	范長頭	楊大眼			禮樂篇	形勢解

小說 頑僕

(慶霖)

戊午秋七月。振武軍潰敗於高雷。余以劫後餘生。遯跡濠鏡者累月。雖是逍遙放浪。醇酒婦人。而國事懷心。征雲眼盼。夢寐間固亦未嘗一日忘焉。月之七日。携膩友鳳君。觀影畫劇於域多利亞戲院。觀是幕。不覺爲之一暢。歸旅述其事。然不文如我。萬不能寫真於萬一也。昨翻行篋。得斯著因錄之。寄海上定夷先生。願付刊小說新報。

芬寧子爵。一天在書室內。像有甚麼心事似的。不住腳踱來踱去。把地毯幾乎要踏穿了一會。立在大穿衣鏡面前。自己望着自己。似乎顧影徘徊。欣然自得。一會低頭嘆氣。滿臉又露着失望之容。後來索性坐在書案旁邊。不動單把那雪茄來解悶。吸了一枝。又吸一枝。不住口的吸。一連把挺長的雪茄。吸去了四五枝。兀自不肯住口。噴出來的烟。都要把那書室充塞滿了。他的僕人根寧。見他這樣。忍不住上前問道。爵爺。我看你這樣。很像有一樁解決不下的事。但是你要告訴了我。或者我還可以替你解決哩。子爵聽他這樣說。只把頭搖了一搖。根寧見他不答。沒有法子。再問他。翻着兩眼。思索了一會。忽然跳起來。拍着兩手。說道。爵爺。我知道了。你也不用瞞我。罷了。子爵見他這樣說。把手中的雪茄。吸了一口。慢慢擡起頭來。瞧着他。說道。你曉得了。甚麼根寧。嘻嘻着嘴。道。爵爺所煩惱的。敢是今天賽擡球輸了麼。子爵道。不是不是。根寧道。可是今日見不着杜家小姐。煩惱麼。子爵道。也不是。根寧道。這就難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究竟是爲着什麼事。煩惱呢。有了。有了一定是爲着今天車上見的那雌兒了。子爵見道。着了。他的心事。猛可的跳起來。一把捉着根寧的臂膀。大聲道。我的孩子。這可被你道着了。只是你可有什麼法

子不瞞你說。爵爺的靈魂。逕直被他勾了一半去了。根寧慢吞吞道。不要這麼着急。依我看來。爵爺連他喚做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就是乾想一輩子。也還是不中用。子爵道。就是這一層。煞是爲難。你道有什麼法子。可以偵探出來呢。根寧道。這何消偵探得。放着我就知道他的名姓住處。但是光曉得姓名住處。也還沒用爵爺你還須別打主意。纔可以如願。以償子爵道。他的姓名住址。你可以告訴我麼。根寧道。怎麼不可以告訴。但是爵爺拿什麼給我呢。子爵掏出一把金磅道。給你這個好麼。根寧瞧了一眼道。這個太少了。子爵又拿出一把道。這可行了。根寧又瞧了一眼道。這是十四個金磅。穀了。我告訴爵爺罷。那雌兒是西羅伯爵的女公子。芳名喚做爛森。今年却正芳齡二十。豔名久噪。不知想煞了多少公子王孫呢。爵爺你雖然是好身手。只怕還不能獨奪錦標罷。子爵聽了發急道。照你這樣說。難道我便沒了希望不成。根寧道。希望是不怕沒有的。事在人爲。立志去做。或者可以成功。但是也要有奇妙的方法。這纔可以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做的。子爵道。這樣說。你可有奇妙的方法麼。根寧道。怎麼沒有。如果沒有。我也不說這事了。子爵道。既有方法。說出來罷。根寧道。那有這樣容易。這方法是很有價值的。子爵道。你這方法。要多少錢。纔賣給我。根寧道。也不要多。祇要一千磅。我就告訴你了。子爵把舌頭伸了一伸。道。一千金磅。未免太多。而且你這方法。還不知道是靈驗不靈驗。要是不靈驗。你錢可是拿去了。我却一點兒便宜沒得着。這虧苦不知向那裏說哩。根寧道。自然不要爵爺吃虧。我有一個計較。我把這法兒說了出來。爵爺你先給我三百個金磅。依着我這法兒去做。多則半年。少則兩月。一定可以成功。成功之後。再把七百個金磅給我。這樣辦。爵爺再也不會上當。我也不會吃虧。最妥善沒有。聽不聽由着爵爺罷。

子爵道：『我可以。好小子，你便教給我那法兒。我便今天去做。至於三百金磅，我立刻給你便了。』根寧道：『還不行。要是我教給了你法兒，你依着去做，一兩個月功夫就成了。那七百金磅，你竟然不肯給我。我有甚麼法子想呢？這時我要是去告官，說你欠我錢，官也是不信的。我又沒有什麼憑據，那是不能夠就說出來。你須寫一張約紙給我，拿着我纔放心教你哩。』子爵道：『這約怎麼寫？法根寧道：『我念着你拿筆寫罷。』子爵真個拿起一張紙，一枝筆來，根寧念一句子爵便寫一句，寫畢拿起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道：

立約人芬寧子爵，今因欲娶西羅伯爵之女嫻森爲妻，與僕人根寧定計，使根寧擔任一種秘密任務。此計若得成就，子爵情願給予根寧一千金磅，以爲酬勞。約定之日，先給三百，其餘待結婚之日，一概清給。恐口無憑，立此爲據。芬寧簽字。

子爵讀畢，對根寧道：『這可妥了。』根寧道：『還有未妥。』子爵道：『還有甚麼？』根寧道：『這事成了之後，爵爺你怕我泄漏秘密，不用我了。』子爵道：『你有功於我，我那不用你的道理。』根寧道：『也說不定。』爵爺不歡喜時候，翻轉面皮，喝一聲：『滾！』我有什麼法子還得立一張用我十年的保單？我纔肯告訴你法兒哩。』子爵没法，只得依他另外拿出三百金磅，放在櫃子上。根寧一手取了櫃上金錢，一手執着子爵簽字的契約，忙湊前一步，把嘴湊在子爵耳朵旁邊，唧唧噥噥說個不了。只見那子爵忽而滿面驚駭，忽而一團歡喜，忽而手舞足蹈，忽而目瞪口呆，呆直待他說完了，方歡喜得跳將起來，連聲喝采道：『好計，好計！這一定是馬到成功。只是你可要預備着一身硬骨頭來，捱你家爵爺的鐵拳哩。』

一天正是仲春天氣，日麗風和，倫敦西郊地上鋪着綠芊芊的碧草，道旁開着錦燦燦的野花，還有那

些。羽。衣。翻。翻。的。映。蝶。兒。一。對。一。對。在。草。上。花。間。飛。來。飛。去。黃。蜂。兒。蜜。蜂。兒。頻。頻。忙。忙。在。野。花。裏。面。穿。穿。插。插。採。取。鮮。蜜。說。不。盡。韶。光。似。錦。好。景。宜。人。路。上。車。水。馬。龍。鞭。絲。帽。影。都。是。遊。春。勝。侶。到。得。一。鞭。殘。照。斜。日。西。沉。的。時。候。路。上。却。漸。漸。清。靜。了。這。時。西。羅。伯。爵。的。女。公。子。嫻。森。正。一。個。人。騎。着。一。匹。小。銀。駒。手。中。執。着。一。束。鮮。花。按。轡。徐。行。緩。緩。而。返。原。來。那。嫻。森。小。姐。生。平。有。一。種。癖。好。就。是。好。遊。覽。郊。外。野。景。但。是。他。遊。覽。的。時。候。從。不。許。僕。人。侍。婢。跟。在。後。面。便。是。他。父。親。西。羅。伯。爵。要。和。他。并。轡。而。行。他。也。是。不。甚。歡。喜。這。是。他。特。別。的。性。情。要。是。問。他。甚。麼。緣。故。便。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時。已。是。夕。陽。淡。紫。炊。烟。四。起。的。時。候。路。上。已。沒。有。行。人。了。那。小。銀。駒。正。四。蹄。得。得。向。原。路。而。行。方。到。一。個。林。子。的。旁。邊。猛。可。那。小。銀。駒。突。然。一。躍。幾。乎。把。嫻。森。小。姐。掉。下。馬。來。連。忙。把。馬。勒。定。林。子。裏。邊。早。已。跳。出。一。個。人。來。臉。上。蓋。着。一。塊。黑。布。看。不。出。是。甚。麼。面。孔。手。中。拿。着。明。晃。晃。一。把。手。槍。一。聲。斷。喝。你。這。妮。子。休。走。快。些。下。馬。聽。爺。的。處。置。說。着。把。手。槍。舉。起。來。嫻。森。小。姐。見。勢。頭。不。對。正。想。拍。馬。加。鞭。回。身。逃。走。不。料。那。人。手。中。的。手。槍。砰。的。一。聲。飛。出。一。個。子。彈。打。在。那。馬。的。前。腿。上。那。匹。小。銀。駒。前。蹄。一。屈。嫻。森。小。姐。便。直。從。馬。上。墜。下。來。虧。得。雙。脚。早。脫。了。蹬。不。然。定。是。一。個。倒。栽。葱。嫻。森。小。姐。立。起。來。戰。戰。兢兢。的。說。道。憑。你。要。甚。麼。東。西。便。罷。只。何。苦。把。我。的。馬。也。打。傷。了。呢。那。人。惡。聲。喝。道。不。要。多。說。快。把。你。頸。上。的。頸。鍊。臂。上。的。鑽。釧。手。指。上。的。戒。指。都。脫。了。下。來。嫻。森。小。姐。無。奈。只。得。脫。下。那。人。又。喝。道。快。把。你。身。上。穿。的。雲。錦。衣。也。脫。下。來。嫻。森。小。姐。大。驚。失。色。說。道。脫。了。下。來。你。叫。我。着。甚。麼。回。去。那。人。說。道。我。不。管。你。我。只。是。見。了。歡。喜。的。東。西。就。要。拿。……咄。咄。你。還。不。脫。下。來。麼。你。看。這。個。說。罷。又。把。手。中。槍。揚。了。一。揚。嫻。森。小。姐。這。時。正。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忽。覺。得。眼。前。一。亮。定。睛。一。看。

原來林子裏面又跳出一個人來。跳到那賊面前夾頸。一把將他揪在地上一脚。將他手槍踢開三四丈遠。那賊正待掙扎。怎禁得起那人神力。揪在地上動也不能一動。拳頭雨點也似的。搗下來。把那賊打得殺豬也似的。叫饒命。那人打得殺了。把手一鬆。喝道。滾蛋罷。那賊爬起來。半爬半滾的。鑽入林子內。一溜烟走了。那人見賊子走了。纔走前數步。拾起地上手槍。回身整了一整軟帽。揮了一揮衣服。走近爛森小姐面前。免冠施禮。道。女士受驚了。爛森小姐這時驚魂乍轉。連忙答禮。道。多謝先生相救。此恩此德。沒齒不忘。於是把先時遇賊的情形。一一告訴那人。那人道。鄙人適纔在林子那邊經過。聽得這邊有吆喝的聲音。所以過來一看。不料這賊正在這裏行兇。恰巧脫了女士的困厄。祇是女士有失。掉了甚麼。沒有爛森小姐道。首飾已經脫了下來。還不會被這賊拿去。祇馬打傷了騎不得。回到城裏。却很不方便。哩。那人道。鄙人有一匹馬在那邊待。鄙人牽來與女士騎。歸可好不好。麼說着。便不等回答。告了一個罪。穿過林子那邊。不一會。便牽出一匹駿馬來。爛森小姐這時纔想起。還未有請教這恩人姓名。便說道。多蒙相救。感激不盡。只是……那人會意。當下便把姓名道了出來。至於姓名喚做甚麼。閱者想已暗會。也不待我說了。子爵道了姓名之後。也還請教爛森小姐的姓名。曉得是西羅伯爵的女兒。當下便露出十分敬重的樣子。兩人談了一會。子爵便請爛森上馬自己步行。牽着那匹傷了前蹄的馬。護送他回去。爛森十分過意不去。無奈子爵十分誠摯。只得告罪上馬。二人慢慢的且談且行。回到爛森家。內子爵自然是入去坐了許久。然後告別。

從這一天起。子爵和爛森小姐有了交情。過了一兩個月。兩人熱度漸漸加增。久而久之。子爵的目的居

然。全。行。達。到。結。婚。那。天。自。然。說。不。盡。的。繁。華。富。麗。子。爵。滿。心。歡。喜。自。不。必。說。靜。悄。悄。的。拿。七。百。金。磅。交。給。根。寧。另。外。還。給。他。一。百。磅。獎。勵。他。的。功。勞。這。子。爵。也。可。算。得。厚。道。待。人。的。了。但。是。有。一。件。怪。事。自。從。子。爵。結。婚。以。後。根。寧。却。漸。漸。有。些。不。服。使。喚。起。來。有。時。叫。他。預。備。馬。車。他。便。一。去。三。兩。個。鐘。頭。纔。回。來。問。起。他。時。他。便。回。早。忘。記。了。有。時。吩。咐。他。斟。酒。他。一。失。手。把。杯。兒。掉。在。地。上。碰。個。粉。碎。看。他。一。眼。他。倒。瞪。着。眼。睛。說。道。三。兩。個。辨。士。一。個。的。爛。玻。璃。杯。碰。是。碰。了。看。甚。麼。幾。回。三。次。把。子。爵。激。得。要。發。火。但。是。想。起。自。己。原。有。些。短。處。給。他。拿。着。他。纔。敢。這。樣。放。肆。沒。奈。何。只。得。忍。着。說。也。奇。怪。那。根。寧。當。子。爵。夫。人。不。在。的。時。候。還。不。甚。放。肆。要。是。子。爵。夫。人。在。時。他。越。發。無。法。無。天。好。似。自。己。是。這。屋。裏。的。主。人。子。爵。原。不。配。使。他。的。樣。子。夫。人。三。四。番。叫。子。爵。把。他。攆。去。子。爵。那。裏。敢。出。一。句。聲。只。得。支。吾。答。應。却。有。無。限。的。苦。氣。向。肚。裏。咽。有。一。天。子。爵。正。在。房。門。口。和。子。爵。夫。人。并。肩。而。立。喁。喁。細。語。忽。然。覺。得。後。面。有。人。扯。他。一。下。子。爵。以。爲。是。他。的。獵。狗。回。頭。看。時。原。來。是。一。隻。手。扯。住。他。的。衣。角。却。認。得。這。隻。手。乃。是。根。寧。的。手。心。裏。十。分。煩。惱。却。不。敢。出。聲。那。手。又。連。連。把。他。的。衫。角。扯。動。身。子。要。不。往。後。退。後。面。兩。幅。的。衣。服。差。不。多。要。破。裂。了。只。得。再。回。頭。一。望。却。見。那。手。上。還。擎。着。一。張。紙。上。邊。寫。着。道。速。速。給。我。二。十。磅。卽。時。要。用。子。爵。無。法。只。得。向。夫。人。說。忽。想。起。一。件。要。辦。的。事。出。去。一。刻。少。停。纔。能。覓。回。來。說。着。便。轉。身。出。去。他。的。夫。人。見。他。這。樣。失。神。落。智。心。上。十。分。狐。疑。要。問。他。時。他。却。三。脚。兩。步。跳。到。外。邊。去。了。

晚上子爵夫人和子爵在餐室中對坐晚膳。這上菜一役。向來是根寧做的。這晚上子爵夫人點了一味白汁鱈魚下去。一會根寧端上一個盆子上來。夫人看那盆中只得半尾鱈魚。問道這一半那裏去了。根寧

答道：吃了。夫人道：誰吃了？根寧道：我吃了。夫人怒道：這是什麼說？可有這個規矩？麼？根寧冷笑道：規矩不規矩，我不知道。祇是嘴饞的時候，見了好喫的，忍不住喫了。夫人要是不歡喜，便請罰我什麼罷。夫人聽見這樣說，怒不可遏，却沒有什麼法子。根寧也鼓惱着，嘴臉一聲也不响。子爵只得喝了，他出去。夫人當下便要子爵馬上攆了這人。子爵被逼不過，只得說道：這人原是本府中世僕，向來很是小心服從。近來不知犯了甚麼病，纔是這樣。暫且容留他，待他悔改，免得外邊人說我家刻薄。這樣一說，夫人的怒氣纔稍稍平下。但是侍餐的事，一定不要這嘴饞的做了。另外派他去打掃書房和整理書籍。根寧打掃書房一連幾天，倒還安靜。一天子爵夫人無意中踱到書房裏，這時天已入黑，書房中黑魃魃地，却見搖椅中有一個人仰睡在上，便旁邊放着一堆書。那人口中又啣着一枝雪茄，吐霧吞雲，悠然自得。夫人以為一定是子爵，曼聲喚道：吾愛，你在這裏做甚麼？那人聽見這句話，之後身子動也不動，一動嘴裏依舊吸着雪茄。夫人問了幾聲，都不答應，心裏詫異萬分，連忙走到電鈕旁邊，把鈕子一按，頓然滿室通明。夫人再定睛一看，原來那睡在椅上的人，不是子爵，却是那僕人根寧。他見了夫人，微微把身子抬了一抬，舉手向旁邊一讓，道：請坐。不要客氣。說罷，依舊躺身睡下。自己去吸他的雪茄。旁邊地上堆了一堆乾果殼，桌上擺着一樽潑蘭地酒，一隻玻璃杯，杯裏還有半杯酒。還許是剛纔纔喝剩的。子爵夫人見了這樣情景，氣得腦門也要破了一言不發，轉身便走。

經這一鬧，根寧連書房也不打掃了，却搬到樓下來。管理花園中的雜事。子爵夫婦的浴室，却是在花園內一角的地方。這樣建築，本來和英倫現代建築法絕對相異。只那浴室是子爵祖父手上建築下來，所

以子爵不去改他。雖然不常在這裏沐浴，却依舊時時打掃乾淨。除了打掃之人外，絕不許別人進去的。這時是夏天將末的時候，溽暑煩蒸，天氣熱得十分利害。子爵夫人嫌樓上浴室洗澡不爽快，要來園內浴室乘涼。到得門口，見室門虛掩着，推開門，一步跨進去。那知不進時，萬事皆休。一進去，擡起眼來一望，只見那屢次無禮的根寧，脫盡衣服，腰際祇圍着一條圍巾，坐在白磁椅上，手裏拿着一把扇子亂搖，似乎洗澡初完的樣子。見夫人跨進來，一披嘴對夫人扮了一個鬼臉，嚇得夫人呵呀一聲，撥轉身急急逃了出去。當晚夫人便催逼着子爵，明日一定要攆去這個僕人，否則夫婦一定決裂。並且問子爵包庇放縱這個僕人，到如此境地，這是何故？子爵被逼不過，說道：夫人，你不曉得我的苦衷，我不是包庇他，實在是怕他夫人道：奇了，你如何要怕懼他？起來子爵見已漏了口風，而且根寧貪得無厭，要挾太甚，這事終久要決裂，不如吐露真情，還望妻子憐恕。於是跪下去，將以前怎樣向根寧問計訂約，現在怎樣受他挾逼一一對妻子供出來。末尾說：這雖然不是正當的行爲，却都爲着愛你一片心而起。而今別無可說，但求你憐恕。說完不禁哭將起來。夫人聽得他這樣說，不禁也實在感動，扶他起來道：不用說了。我如今是明白了，他是挾制不着了。明日可就攆他去罷。子爵道：他還拿着我一張用他十年的契約哩。夫人道：管理他哩，他有本事，便和我打官司去。於是不由分說，一到明天，連推帶趕的把根寧攆出了府門。子爵攆去了，根寧心中十分舒暢，彷彿囚犯脫了監牢一般，却不知那根寧原是一個天字號的頭等潑皮，那裏肯這樣便罷。他不知那裏找了一個壞蛋律師，將違背契約四個字做了案由，向法院起訴。起來子爵還不知，端底一天接到一張傳票，才得明白，所以祇得硬着頭皮前去。於是堂堂子爵竟要對簿。

公庭了。後來官司打完了。雖沒有吃甚麼虧。祇是根寧出去。四下布散謠言。子爵的事。漸漸有許多人知道。還有些嘴快的。少不得添上許多花葉。竟把子爵這事。做起談笑的資料。弄得沸沸揚揚。很不好聽。子爵便在倫敦站身不往。攜同妻子。外出遊歷。一連三四年。等待謠言息了。纔敢回來。這都是後來的話。閱者諸君。這一段事情。你道好笑也不好笑。但是依我看來。世上的事情。像這樣的。多得很。正不止子爵一個。大凡想利用別人成就自己事業的。他的行爲。豈不是和子爵一樣。要知道你要利用他人。他人何嘗不想利用你。及至你有了把柄。給人家拿着。那時就要挾無窮。憑你怎麼擺脫。終要弄個纏繞不清了。這子爵就是一個榜樣咧。

●醉菊廬燈謎

(屠之麒)

八

四子一(捲簾)

足。兵。

忠臣殉國烈女殉夫

四子一

死。而。無。悔。者。

時憲書

四子一

日。月。星。辰。繫。焉。

田單猝敗燕師

四子一(解鈴)

齊戰疾。

宿債

四子一

久。假。而。不。歸。

其維春秋乎

詩經一

無。冬。無。夏。

浮橋

詩經一

造。舟。為。梁。

近侍皆君子

詩品一

左。右。修。竹。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詩品一

萬。取。一。收。

大匠誨人

詩品一

與。之。圓。方。

卜居

童經一

擇。鄰。處。

大樹將軍

童經一

衆。稱。異。

虛無黨 軼事 清夜鐘聲

(綺緣)

當一千八百五十餘年。露西亞堪白司部長被刺以後。合郡大起騷動。一般仰承惡政府意旨而好施行。酷政虐及人民。以冀長保其祿位者。至是咸有戒心。惴惴然惟恐爲堪白司之續。故雖白晝出行。亦必嚴其防衛。入夜則益如倦鳥之歸林。不復與外人相見。且罔不疾首蹙額。以相語曰。吾國官吏。殊不易爲。彼虛無黨之耽耽伺側。誠爲吾人勁敵。苟不加以逮捕。而盡處之極刑者。則吾人亦必且永無寧日矣。於是移檄警署。邏騎四出。捉影捕風。稍涉猜疑。無不黑索鄉鎗。捉將官裏去。冤死者不知凡幾。而真正之虛無黨。則轉得逍遙法外。罕有爲其逮捕者。蓋以此輩胆大心細。卽時相結合。亦鮮有定所。種種手續。實至完密。苟非黨員。良有不得其門而入之嘆。於是卽以萬能之俄京警察。亦復勞而無功。徒呼負負。積久且日。漸懈怠而彼立志堅毅。百折不回之黨員。則方旦夕籌備。厲兵秣馬。以冀一舉而功成。得貫澈其最初之主張也。不亦可畏哉。

一日。驕陽既歛。華燈初上。而街衢之上。已鮮人跡。第見戎裝警士。往來迴旋。勿絕。咸挾有利械。如臨大敵。或四散匿處。見有行人。卽加搜檢。袖中襟底。摸索殆徧。雖顯者亦勿得免。蓋其時適當戒嚴最緊之際。警士之爲此。亦聊以盡其職務耳。無如風雪漫天。嚴寒砭骨。卽強項若此輩。亦瑟縮不能自支。然以奉功令。不敢稍違。而窺其胸臆中。則亦未始不怨執政者之苛虐也。時則萬籟俱寂。微聞革履聲。禿然與風雪聲相和。勿絕於耳。久之。咸有倦意。忽有一少年。自曲巷中出。雪已傳其外衣。作白色。僅挾有手杖一。衣飾華貴。似是巨紳。因羣集而阻之。曰。願君稍止。當以盡吾輩職務也。遂欲加搜檢。少年忽聳肩微笑。狀似哂。

多事者且曰吾勃來克爵士也。今適自酒肆歸汝輩。此舉得無類庸人自擾。曾又何益。世詎有身挾利器而故行於警士之側。無所忌憚哉。若盍三思之。當知吾言非謬也。警士聞言愕然。諦視之。則果爲勃來克爵士。爵士素有聲望。警界中人亦不無識之。因立改容曰。唐突爵士罪戾至深。幸其恕之。特處此風聲鶴唳之秋。爵士又胡爲隻身外出。得勿慮爲黨人所乘耶。少年笑曰。吾國人士幾無不嗜及杯中物。卽吾亦何獨能免。故出買醉聊祛寒威。自願與黨人無私怨。且不問國事已久。恐未必爲此輩所注意也。因與警士作別。忽忽自去。

少年非眞勃來克爵士也。實爲虛無黨員之健者。以狀態與爵士相肖。故恒藉以自飾。彼名爲菲立斯。係商人子。少讀書。卽伉爽有大志。每痛詈政府專制。誓必有以覆之。及自學校歸。父母皆下世。因益得昌言。無忌嘗著論說。刊諸報章。痛詆政府之不良。警署擬執之大索。數月終不可得。而非立斯卽乘此投身爲虛無黨員。黨人欽其才力。咸重視之。而非立斯有所擊劃。亦多中肯。此夕蓋特往赴會。懷中實挾有利器。幾爲警吏所厄。幸長於詞令。且顏色從容。得以自免。苟眞欲搜檢者。必且挺而走險。隻身與抗矣。旣得脫。緩步入其秘密會所。地適當繁盛處。房屋深邃。門戶繁多。且多設機械。俾易於潛遁。而勿致爲人所跡。門際亦有守衛者。見菲立斯。至詰以隱語。菲應對無誤。守者肅之入。凡經數門。梯而下。有一地室。廣可畝許。黨人之集合於是者。輒數百人。菲立斯旣入。部長速之坐。旋論進行事。部長毅然曰。前日之狙擊。差幸未誤。中副車亦足懾彼儕之胆。然吾黨員亦因而遑弱。一人凡屬同盟。咸當加以哀悼。然吾人事業非卽此已足也。還望再接再厲。拚犧牲。幾許頭顱熱血。以與惡魔抗。必戰勝之。而後已。今當乘其戒嚴之際。更創

其一人以爲示威之舉則益足寒奸人之魄而謂吾人非易與者矣今試以選舉法決之彼衆中固誰宜先死者衆皆舉手表示同意部長遂以諸執政巨公之名字一一錄而分賓諸厠中以手亂之繼忽拈其一出示於衆則其名赫然爲黑門部長也衆於是咸歡呼曰此儻無道久擬誅之今夕復適得其人當亦上帝詔吾人以誅之者也於是菲立斯起立曰然則執宜往者願部長指令之庶無所推諉也是語甫出衆人忽闕然應願往部長亟曰止止幸勿亂秩序吾儕固有成法在試更自錄其名以拈之苟幸而得出則其人當代吾衆以鋤奸永爲吾人所尊崇及拈鬪既定則適爲菲立斯於是菲君顏際立呈愉快之色且曰今而後當可盡吾所責而有以對我同胞矣衆亦爭鼓掌曰此責至重非君殊不易爲竊望如願以償以副吾黨望部長亦笑曰菲立斯君爲吾黨健者此行必有所成固毋煩吾儕之颯颯過慮惟靜俟捷音可耳於是遂散會而天亦垂明矣

菲立斯既出仰視空際噓氣曰吾得處此濁世者爲時實已至暫更閱數日恐不復得更見及此空際曙光矣雖然人生如露華泡影終有盡期特修短有別耳吾不幸誕生於此黑暗政府之下在在受其束縛且日擊同羣受其屠毒尙復何懼卽今而死亦復嫌晚是又何足戀戀而不忍舍之以去耶特去日已多來日無幾還宜早自爲計幸勿使有餘憾存也吾友家亦赤貧然慷慨好施嘗假我百盧布而不索償踰期已久且我不日委化何可有以累之遂亟返已居以室中什物售而得值悉納諸囊中以備不時之需而別以百盧布送諸其友之家友駭然問故菲立斯給之曰吾偶得餘款用以償君幸毋疑也甫出而卽與宵來劃策之部長相值蓋猶恐菲立斯立念或不堅故來偵之者也至是狂喜以隱語獎之曰君毅力

若此雅可欽佩。吾已探得黑門部長。翌日將外出赴宴。時誠不可失。子盍於其戶外潛伺之。既下車。即加狙擊。當不及備。特子終不得生還耳。菲立斯欣然曰。固所願也。尙復何辭。僕私事已摒擋。且盡僅坐。以待時機。言已遂別。部長而去。途中方有所思。忽別一黨員疾趨。以至曰。頃所述事果確。及時舉事之前。當以鐘聲爲號。以促君前往也。菲立斯唯唯擬返。其居忽自念曰。時益近矣。計吾處世之期。殆僅三十小時。此後恩怨分明。庶可了無遺憾。然詎竟無一人足以縈吾心曲。而於此至暫之時間。與之永訣乎。彼麗因女士固爲吾畢生唯一之佳伴。且將於旬日內訂有婚約者。曩日所抱之政策。又復相同。洵無愧爲知己。一日聞此噩耗。何可自解。必且心肺爲摧。而深怨余之薄倖矣。雖然。吾非太上胡能。忽然忘情。而麗因又爲吾所至愛者。胡能捨之以逝。特因愛國愛黨之心。苟與此兩兩相衡。則猶彼勝於此。吾寧舍麗因。終不能舍。及吾黨致遠。吾良知而爲世人所唾罵也。嗟乎。初期天長地久。締就雙星。何意鏡破釵分。終成獨活。彼美多情。他日又不知將悲悼奚似人。非木石胡忍。忽然吾於是還當竊怨造物之不情。胡必誕吾二人於斯。士致多。經歷磨折。若是也。苟逕以相告。固恐傷彼美之心。而隱秘不宜。益恐將召其疑竇。吾寧以是事語之矣。遂乘夜往訪麗因之居去。

麗因亦具俠骨者。惟情有獨鍾。故世俗男子都無當意。而獨垂青於菲立斯。行且訂婚約矣。一寸芳心。方密貯歡意。而非立斯忽挾此惡消息。以來花好月圓之望。亦僅可求諸於夢幻中耳。使在庸儕女子。必且涕泗交流。牽衣執手。而泥之勿使躬冒巨險。以血肉之軀。膏虎狼之窟矣。而麗因則殊不出此。惟侃侃然曰。君此行固亦妾之願也。爲國而死。爲黨而死。較諸庸庸碌碌。終老溫柔鄉。或名利場。以歿者。其榮辱直

不啻霄壤。在君固引妾爲同志。婚約既定。勢難於此短促之時期內。爲名譽上之結褵。此後妾則移愛君之心。以愛黨而君亦移愛妾之心。以愛之人盡若此大事。庶有豸乎。且君之往也。在理不得生還。然幸勿徒事戚戚。須知大丈夫死則死耳。又何懼爲。吾儕之情愛。正大磊落。與衆特殊。自與尋常男女之情愛。有異。固可以昭諸天地者也。把晤之期。旣已至。暫其他繁言無暇。復加縷述。竊願君爲妾紹介。亦爲黨員。俾君歿後。可以繼起力效。君之所爲。則他日泉下。可相見矣。還幸君加以許諾也。菲立斯嘆曰。卿誠慧人。雅可。竟吾未竟之志。必當爲部長言之。使卿亦隸黨籍。而後已。當吾入室時。兒女私情。殊未能釋。苟乘此而相阻者。則吾寧背黨而勿忍別卿矣。今聆偉論。茅塞爲開。慚愧。生計乃猶出卿下。此後之聲譽。得不驟而不爲同黨人所蔑視者。皆出卿所賜。銘心刻骨。終莫敢忘矣。於是麗因復代籌行刺之術。期出萬全。菲立斯一一謹誌之。

翌日之晨。菲立斯卽爲麗因紹介。使入黨籍。黨員咸佩。燕忱罔不歡迎。旣竣。事仍挾菲立斯以俱。返出盛筵。宴之。謂吾儕此會已成。永訣其後。永無覩晤之期。務望盡此一樽酒。以滌牢愁。勿多作兒女子態。使惡政府聞之。謂吾黨人多樂死者。此後或益將胆落也。菲立斯欣然飲之。盡時當夜闌。忽鐘聲悠然起。徐度簾櫳。以入室內。菲立斯立擲杯起曰。時至矣。謹與卿永別。還宜速行。遲恐勿及也。遂忽忽挾鎗彈出戶。趨車徑去。麗因登樓遙望。以手加額。遙祝曰。謹願耶君之必死。幸勿或有僨事。而或生還。致貽吾黨羞也。凡閱一小時許。忽行人雜沓。過咸呼曰。黑門部長爲兇徒所狙擊。已僵臥戶外。而其人亦舉械自戕。殊不知爲誰氏子。今警吏已往檢驗矣。以意測之。當亦虛無黨人所爲。否則罕能視死如歸。若此也。時警吏亦聯

清夜鐘聲

翾。疾。馳。且。喘。息。曰。以。一。月。間。而。部。長。之。遇。刺。者。已。兩。人。吾。儕。始。終。不。得。辭。失。察。之。咎。矣。麗。因。則。仰。天。駭。然。微。笑。曰。有。志。竟。成。耶。君。誠。不。愧。爲。人。傑。今。而。後。吾。亦。與。有。榮。施。彼。萬。惡。官。僚。恐。自。此。亦。當。稍。歛。跡。也。閉。戶。歸。寢。猶。復。喜。形。於。色。而。鐘。聲。則。亦。自。此。寂。然。以。止。

小說 玫瑰花之慘史

(民哀)

松陵城內有老屋一間。雙扉半掩。其狀甚淒苦。屋內虛無人。僅桐棺一。靈座一。簇新之青色孝幃。與西風相競。角颯颯有聲。髮髯鬼嘯。令人不寒而慄。無何天漸昏暮。月光冉冉。白東起斜射屋角。此皎皎蟾魄。移照此老屋中。似亦慘淡可憐。別有一種淒清狀態。於此淒涼月色中。照見一妙齡女子。立服素裙。珊珊自後來。至靈右。卽撫棺而泣。其聲哀慘不忍卒聽。女郎哭甫出聲。旋有悲風一陣。起於棺下。旋繞女郎身。吟冥冥中。似有鬼物憑藉之。常人當此鮮有不心碎胆寒者。獨女如無覺。且以手拍棺曰。郎乎。竟忍心舍儂去耶。郎乎。何不挈薄命人同去耶。且哭且訴。直至聲嘶淚枯。始怏怏去。時東方發白。鳴曙金鷄三鳴矣。閱者諸君。亦知女郎與死者有何關係。而哭之哀也。吾先言女郎之家世。女之父武庠生。家小康。娶妻某氏。生二女。長已適人。女其季也。年已逾笄。尙未字人。其所居臨鬧市。有餘屋數椽。出賃於徽人汪子綸。設肆售酒。每當日午。空庭女刺繡。餘暇常倚門小立。以自遣。里中儂薄少年。覬其美。恒轟飲於汪肆。乘機以游詞挑逗。急色兒更醜態百出。冷笑雜陳。女輒怫然避之。漠不爲動。因是人咸以玫瑰花呼之。蓋喻其鮮豔多刺。不易着手也。願女非絕無情愫者。小姑居處不慣。無郎久矣。特庸流碌碌。不足當其一盼耳。三生石上。註定前緣。地北天南。忽焉聚合。汪子綸有子季文。年與女相若。時執教鞭於浙之長興縣。吳山越水。兩地睽違。與女固從未一面也。會有辛某者。讀書不成。納資得巡檢。分發浙江。適長興縣缺出。奉委署理。辛固執袴少年。旣蒞任。無所事事。日微服走通衢。縱興於酒家樓上。一日忽與季文相遇。彼此無意問訊。乃知其父卽設酒肆於邑中陳豹藏之家者。天涯萍水。分外親密。季文亦殷勤晉接。由傾蓋交而成。

莫逆久之。且共作狎邪游。長興雖蕞爾一隅。而土娼頗夥。辛與季文咸樂此不疲。如是者年餘。是年辛亥。武漢革命軍興。滬上首先發難。蘇杭亦相繼響應。秩序未免較平時稍亂。杭省金衢嚴各屬。素爲土匪淵藪。至是皆揭竿而起。假反正爲名。肆行標掠。長興當浙皖交界。尤爲宵小利用。富商大賈相率挈眷遠避。辛固膽小如鼷者。因亦託病告歸。瀕行謂季文曰。大亂至矣。子何不去。季文曰。我亦欲歸耳。奈道阻且長。何。辛笑曰。子誠愚矣。爾父在吾邑營業。聞其發達。與其歸故里。逾山越水。跋涉艱難。何不偕我同行乎。一則父子可以相見。再則途中相伴。彼此不致寂寞。季文韙其言。遂與辛結伴偕行。長興至松陵。雖曰隔省。苟循水道。由震澤湖而西。不二日可至。由是一段風流孽案。從此開幕矣。

陳豹藏之屋共三進。第一進汪子綸之酒肆在焉。餘屋則自居。出入卽由酒肆中。不另闢門戶。季文既至。其父大喜。卽囑令在肆中任賬務。季文雖爲商人子。然少年玉貌。風度翩翩。以曾爲教育界中人物。令着犢鼻褌。效相如試問。如其願否。無如迫於父命。不敢有違。中心自怨。此來之多事耳。松陵風氣。夙以勤儉著。卽富貴家婦女。亦莫不躬自操作。汪既至之翌日。適陳女提甕出汲。金蓮貼地。珊瑚而來。脂粉不施。自饒馨逸。季文在櫃內遙見之。驚爲絕豔。以詢夥友。夥友曰。小東未之知耳。此女爲居停主人之弱息。吾邑著名之玫瑰花也。季文訝其名之奇。突夥友乃舉平日女之性情。以告季文。默識之。

季文在長興時。本喜作狎邪游。獵豔尋芳。固其慣技。苦於山僻小邑。舍土娼外。無從物色佳人。以償其願。今既見玫瑰花。魂爲之奪。私念曰。必得此豸。而玫瑰花瞥見季文。亦心爲之動。從此時時目送眉挑。彼此有意久之。於無人處。乘機絮絮談。家庭瑣屑。一縷情絲。縈繞不斷。季文於此道固三折肱者。見玫瑰花之

屬意於己。更百計媚之。脂粉飾物。餽贈不絕。未幾。憐卿。憐我一對癡兒。女竟效花底鴛鴦之雙飛。雙宿矣。好事多磨。春光易洩。季文自得玫瑰花後。日夕顛倒於情網中。置酒肆事於不問。子綸察知其異。喟然曰。我何以對陳豹藏。乃擇日。迫季文歸原籍。瀕行之夕。季文踰垣入玫瑰花室。與之訣別。玫瑰花大慟。執季文而泣。季文百計勸慰。弗能止。良久。玫瑰花乃嗚咽言曰。君必欲歸皖。儂亦弗能阻止。惟儂有一言。不能不爲君告。儂之所以從君者。以君未娶。妾亦未字。異日苟能天從人願。則儂希望與君白頭諧老之一日。不圖君寡情。若此。亂之於始。而棄之於終。君則行矣。儂白玉已瑕。將來復何以爲人言。訖益掩面。縱泣。淚下如雨。季文大不忍。躊躇良久。曰。我弗歸矣。如我父見迫。當歷舉吾二人之情愫。以告。請其速遣媒。灼向爾父求婚也。玫瑰花曰。君言信乎。季文指天誓曰。所不與卿共生死者。有如皎日。玫瑰花始收淚止泣。季文仍踰垣去。

明日信客至。徽人之作寄書郵者。子綸安排行李。促季文登程。季文託病不肯行。促之再四。卒不允。且曰。父如必欲兒歸。則索兒屍於笠澤河中可耳。言已。淚盈盈欲下。子綸年過知非。膝下僅此一息。舐犢之情。爲父母者不免。而信客見狀。亦不敢肩此重任。敬謝不敏而去。子綸因謂之曰。余有一言。汝能聽否。季文曰。父許留兒於此。敢不唯命是聽。子綸曰。汝年已長。論理亦應婚娶。我所以遲遲者。冀汝能自立身。今汝乃迫不及待而私爲此。不名譽事。設一日事洩。吾等豈能再在此間立足。汝能從父者。則悉心助父經營商業。三年內當爲汝娶婦。若居停主人之女。萬萬不可再牽瓜葛也。季文曰。父旣言此。兒不敢不直陳。兒與彼女已有誓約矣。父如愛兒。當速遣良媒。玉成好事。否則兒唯有一死報之。決不願負情人也。子綸

怒不之許。且嚴禁其出入。

先是季文之欲歸也。玫瑰花腹已有孕。故極力阻其去。迨後季文雖仍留此。爲阿爺所拘束。不能如曩之自由。日復一日。腹漸膨亨。覺中蠕蠕動。蓋去坐蓐之期不遠矣。玫瑰花恐事洩。無顏對人。輒於無人處。噉泣屢圖自盡。季文聞之。亦憂莫能釋。乃出重資購藥。墜胎亦無效。旋爲豹藏所悉。陳本武夫。知之大怒。痛仆玫瑰花。幾死閉之空屋中。不許出。絕其飲食。如是者三日。季文心負重創。惕惕不寧。恐腹中一塊肉脫。穎而出。則將何如。因積慮成疾。子綸適有事於金昌。季文輾轉牀褥。絕無一人探視。未幾病日益劇。時惡耗傳來。豹藏將窮究此事。季文自知理曲不死。且將累老父。遂於深宵解帶自縊於牀右。迨子綸事畢歸來入室視之。則季文縊已。一日夜體冰。莫救。子綸哭之慟。遂買棺殮之。停柩別室。容擇日運之回故里。豹藏初擬窮治此事。迨季文畏罪縊死。主犯已斃。苟與子綸理論。恐其痛子心切。反誣以威逼之罪。故亦釋女而不之究也。最忌者玫瑰花之便便大腹。日漸平坦。惟其芳心則已片片碎矣。日間又含羞未便往哭。每當夜深。輒至季文靈前。撫棺一慟。然無聲之泣。較有聲者尤爲痛苦。一夕玫瑰花噉泣已倦。伏地問朦朧間似有人拊其肩曰。鳳珠妹乎。且弗悲戚。不久當與妹攜手作夜臺游焉。

翌年此日。陳豹藏之庭中。僅留玫瑰花一本。汪子綸見之。猶頻揮老淚。高呼季文不止。彼譁號玫瑰花之陳鳳珠女郎。則隨此聲中。爲代覓季文去矣。

小說 雙胎記

(扉 雲)

揚州爲鹽商蝟集之場。居民業此起家者甚夥。皖人童松壽居揚業此者有年矣。運籌得術。會計週詳。未嘗有失。以是歲入頗豐。竟擬陶朱之富。一時閭閻士夫無不嘖嘖稱之。然童固庸懦無能。所賴以致富者其功實歸於書記趙襄也。趙爲人隨機應變。狡獪多能。於貨殖學頗富經驗。爲童握算十餘年。無一失。童倚如泰山焉。然伺察其嚴。深恐其於暗中蠶食鯨吞。對於肆中夥友亦極酷刻。異常已。則布衣蔬食。刻苦如寒酸。士長衫一領。寒暑皆着之。腕下積垢於几案。磨擦之餘。映日有光。日手煙管徘徊肆中。伺諸夥動靜。稍怠輒眈眈作虎視。暇則探煙於袋。納管中狂吸之。煙蓬蓬勃勃。自口中出。縹緲被面。意洋洋。殊自得。諸夥相與吃吃笑。童不知也。惟年已不惑。膝下猶虛。妻邑人晏氏女。頗賢淑。入巷脫簪。下堂操臼。童頗倚而賴之。惟是結褵多年。胎艱麟子。童殊鬱鬱不自適。自思牀頭所蓄累篋盈箱。苟終抱伯道之悲。將來付託何人。妻因語童曰。君曷不納一小星而爲嗣。續之計乎。果獲弄璋之喜者。則童氏一絲宗脈亦可接續有人矣。童頗首肯。因示意於趙。先是趙有女名芳筠。姿態可人。童曾見之。驚爲美。頗涉遐想。第蓄此意於中。藏未舉。以告人。茲婦欲爲己納。妾正合己意。因使鄰媪往說。趙竟首肯。童喜而告諸婦。婦曰。趙君之友也。年且穉。於君其女固宜呼君以父執輩。今苟于歸。童氏君不將拜趙爲丈人峯耶。且吾窺趙之爲此。殆有深意存焉。其近來於吾家雖克盡厥職。然其蓄念殊不可知。特君防伺綦嚴。無從逞其所欲耳。今其女既冶豔。他日歸吾家。難保其不入門帶笑掩袖工讒。此攻於內。彼擊於外。竊恐吾夫婦無立足地矣。吾非醜醜。特爲君後日計。不得不稍進忠告耳。童聞言。沈思半晌。終猶豫不決。既日。卿言殆恐誤矣。彼與

予同處十餘年。歲蕤自守。執事極勤。未嘗有異志也。今彼願以弱息。嬪吾殆。因與吾交深。而脫略形迹。故有是舉乎。吾方求之不暇。又何拒爲。吾意已決。卿勿多言。彼來相就。旣儉金錢。復省手續。洵一舉兩得之舉也。遂竟許之花輿。一乘居然。迎得廣寒仙子歸矣。芳筠固具殊姿。復工媚術。童雖非英雄。傑士亦復墮入彀中。自是戀戀香閨。不復越雷池一步。肆夥相與吃喜。亦漸致形骸放浪矣。

芳筠適童未及經年。呱呱墮地。連舉雙雄。童之喜可知矣。然寧馨此豸。其來有自。固非童老將軍之戰績也。蓋芳筠固懷春。女家居業已不貞。豈惹梢頭春信。早被浪蝶狂蜂探盡矣。其所私卽童之肆夥王玉田。王爲趙心腹。常出入趙家。因得與芳筠結不解緣。趙雖微聞之。而置若無睹。以王固一翩翩濁世佳公子。實足當東牀之選也。及芳筠歸童氏。王遂與女絕。然當時偷渡陳倉。早已珠胎暗結。故女歸未及一年。竟獲有雙麟之喜。自是童遂益縱寵之。婦亦色然喜視兒。如己出。視芳筠亦殊優異。更命之雇乳媪。一是媪卽趙之鄰媪殷氏。前說童者也。媪待雙兒頗勤慎。襁褓中提攜愛護。靡所不至。兒生三歲。忽雙雙冒風寒。病甚殆。媪夜不解帶。竭力調護。竟獲無恙。童雀躍喜曰。媪誠古道照人哉。及兒長。童仍留養於其家。蓋酬其育子之勞也。兒六齡。入塾讀書。師字二兒曰淑清淑明。均聰慧異常。誦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諸書。朗朗上口。不爽隻字。童頗顧而樂之。私謂婦晏氏曰。昔時偷從卿言。何致得有今日。二兒慧甚。當能仕進。異日必爲吾吐氣。洵吾家千里駒也。婦慚無一言。然是時趙質跋扈甚。指役諸夥。目無主人。幾有鳩占鵲巢之勢。而孔方出入爲所鯨吞。蠶食者幾占什之八九。童則深處閨中。對嬌妻愛子。暢敘天倫之樂。不復問肆事。婦復正言規勸。童輒怒曰。有趙在。若無慮也。且女已歸予。豈有其父而破壞女家財物哉。卿休矣。曩

日饒舌多言。幾不能玉成吾好事。今尙欲復呈故技耶。自是益寵芳筠而遠婦。繼復得煙霞癖。其後二兒偶冒感。因輒藉之爲續命湯。故二兒年未成童而煙毒已深入骨髓。童以溺愛故一任其所欲。二兒恣情揮霍。不解世事。居恆意有不適。輒咆哮詈童。晏然受之。不之怪也。會是時科舉廢。學校興。二兒欲負笈往。童怒曰。汝等欲入耶穌教爲洋人作奴隸耶。二兒聞言憤而遁。童大驚。四出偵騎探覓。費百金而始得珠還洛浦焉。乃出重資爲二子入學費。時牀頭所耗僅及什之二三耳。

二兒之投身學校也。其意固不在求學。特青年見異思遷。隨波逐流耳。而二兒所入之學校。固一多數袴執子之消遣地也。於是薰蕕雜處。性情遂大變。淑清則尤多奇癖。年未弱冠。情竇已開。日偕浪子三五成羣。出入於風月之地。往來於歌舞之場。自謂杜牧當年無此豪邁也。暇或羣聚家中。爲絲竹之樂。琵琶簫管之屬。鏗鏘雜奏。歌聲達戶外。童吞雲吐霧。臥榻上聽之。殊覺怡心而悅耳焉。淑明人尤輕薄。惹草沾花。探盡章台春色。卽鄰近之粥粥羣。雖秦牛爲渠偷渡。有謝巧雲者。邑之酒家女也。嬌小玲瓏。丰姿綽約。市井無賴咸屬目之。其父固鄉愚。罔知禮義爲何物。因以女作商標。以冀招徠。貿易巧雲復善修飾。薄施脂粉。益饒嫵媚。見人輒嬌然一笑。薄暈雙渦。人非太上。忘情鮮有見而意弗動者。於是此美人商標。遂羅致一時洛陽年少。高朋座上。坐滿嘉賓。其意正不在鵝鴨綠間也。匿之者莫不以爲當壚佳話。餘韻風流。其豔福正不知幾生修到。淑明固蜂狂蝶浪。亦遽爲入幕之賓。巧雲利其揮霍之豪也。因多方以媚之。憐卿憐我。備盡綢繆。然巧雲本津隨漁。問門任僧敲者。今則出牆紅杏。春色惟淑明獨占。一般探花浪子。欲嗅餘香而不可得者。遂均波翻醋海。羣興問罪之師。淑明固夢夢不知也。一夕夜深矣。由酒肆于歸。忽

來壯丁三五輩諦視久之尾行至深巷中大叱一聲竟拳足交施淑明方欲置辯身已僵臥不能起矣因大聲呼救幸警察聞聲至喝退衆人時淑明已僅存一息祇能具道姓氏住址而已警士傳信其家人大驚倉皇至亟昇之歸使警局偵騎四出捕兇手然已杳如黃鶴矣童順子受創甚重延醫診視其痛稍止怒甚必欲得仇子者而甘心因遷禍及酒肆女惟門巷桃花人面已不知何所去是案遂草草以終韶光如矢二子居然卒業矣淑清竟獲前列同學深加譽褒且說之曰以君才華所造正未可量卽今志士渡江紛紛如鯽君亦何不執鞭相隨一泛東瀛之棹異日學成歸來或能爲我國大放光彩也淑清聞言喜極歸謀諸童童雅非其願第鑿於前事姑勉從之淑清於是整頓行李海外浮槎儼然一留東學子矣淑明則無意前進家居享天倫之樂娶婦夏氏亦揚城鉅商女貌僅中人而性特潑辣異常獅吼河東能使畫眉郎拜倒石榴裙下淑明自是乃稍稍斂束而煙霞癖遂較前大增蓋終日閒居無事則藉以消遣也惟是時官廳禁止蒸嚴奸滑胥吏因藉是以事敲詐私結識童氏婢僕以通消息俟童父子狂吸時相與闖入芙蓉城大呼有犯烟禁因捉將官裏去究以相當之罰童父子大驚失色蓋慮身受重懲且恐貽笑於人乃跪而乞宥羣叱益甚曰速去休毋誤乃公事幸童有某僕出而爲魯仲連爲主人排難解紛衆於是伸手以示曰非此殆難逃法網也童父子連聲應諾者再取金如數畀之衆始去

芳筠窺童日沈溺於黑籍中自顧香衾不堪孤負風起殘英春心復活遂使鄰媪爲紅娘因得與舊日蕭郎重圓好夢樂趣正復不淺積久遂爲夏氏察覺然窺玉田負蓮花貌意頗悅之眉目相挑未幾遂訂秘密交會時方盛暑淑明納涼園中瞥見有人影憧憧於花陰間意殊驚恐適夏氏至因具告之夏氏低聲

曰。君勿聲。此狐崇也。前日僂誤以杖傷一小狐。卽夕夜中聞堂前有喧擾之聲者。固非鼠輩竊物也。淑明驚曰。然則奈何。夏氏曰。驅之無法。亦惟有朝夕焚香。以伸罪戾而已。自是童氏室中。往往有篋皆空。無箱不啓。錢物每不翼而飛。家人均惴惴不寧。淑明積久不堪其擾。乃向牀頭人乞外宿。得金諾焉。淑明遂如鳥脫樊籠。復呈故態。惟阮囊羞澀。大非疇昔。曲院姊妹行。每加以白眼。卽從前狎友。至是亦相見若不相識。且嗤之以鼻。曰。彼牀頭有夜叉。在非好相識也。淑明聞而大憤。私訴諸父。備言婦惡。且願出之。童囁嚅曰。天下事安有是理哉。此後汝有所需。求諸乃父可矣。淑明聞而大喜。自是遂予取予求。又儼然作裘馬年少矣。窺妻性亦和煦。不復負有胭脂虎氣。四顧無所忌憚。於是縱淫益甚。自覺三月鶯花。綠楊春色。已爲其過眼。雲烟乃挾狎友三五。渡江而南。尋曲院於金閨。問章臺於滬上。十里洋場。馬龍車水。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矣。

歎息殖民新政策。珠簾明月似揚州。東瀛淫風最甚。婦女秦半爲妓。矮屋林立。無非楚館秦樓。淑清既浮槎海外。其身心不啻投於安樂窩中矣。卒爲聲色所迷。遂抱痼疾。時適有與淑清同時負笈求學之高某者。其人乃勤勉甚。燈火三更。雞窗嘯傲。戒守窺園。風遺蠶飯。求諸近日學校中之浮薄少年。洵不可多得之人物。然勞能致疾。積久而茂陵秋雨。病體纏綿。絳帳春風。吟聲遂輟。與淑清同是天涯游子。舉目無親。羈人末路。一樣可憐。惟一則溺志詩書。其病也。當一則恣情花柳。其病也。非故同學。輒相與以爲話柄。蓋亦留東小史中之趣史也。不料風雲不測。樂極悲來。一夕忽得故園竹報。蓋老父仙逝之惡耗也。淑清行雖不肯。然際此骨肉死離之慘。豈能漠然因決意言旋。奔喪回國。及抵故鄉。甫攝衣登岸。則身後隨一東

方。花。長。袍。高。髻。丰。致。宜。人。蓋。淑。清。挈。婦。以。伴。孤。寡。岑。寂。者。也。一。時。鄰。近。父。老。見。者。均。相。與。歎。曰。世。人。刻。苦。經。營。博。得。血。汗。之。資。以。爲。其。子。孫。圖。無。窮。之。利。而。不。知。其。實。爲。之。釀。無。窮。之。害。矣。觀。童。氏。子。而。益。信。而。淑。清。則。履。聲。囊。橐。顧。瀛。婦。喃喃。作。夷。語。一。若。自。矜。爲。留。東。學。子。者。及。入。門。母。方。痛。哭。於。室。瞥。見。天。涯。游。子。萬。里。歸。來。因。失。聲。曰。兒。歸。來。耶。汝。父。去。世。十。數。日。矣。汝。父。愛。汝。甚。彌。留。時。乃。慳。一。面。之。緣。吾。知。其。於。九。泉。必。有。餘。痛。也。淑。清。亦。爲。失。聲。哭。回。首。瀛。婦。方。盈。盈。立。態。極。堪。憐。因。命。見。其。母。並。告。之。故。母。雖。腹。非。之。亦。祇。付。諸。無。可。奈。何。而。已。

人。事。無。常。蕭。牆。禍。起。家。庭。慘。劇。一。幕。先。開。讀。者。抑。知。童。之。死。其。中。固。有。一。段。原。因。在。乎。童。自。沈。淪。黑。籍。家。事。均。一。無。所。知。而。牀。頭。庖。代。有。人。童。亦。如。墮。五。里。霧。中。惟。日。禱。狐。崇。絕。跡。耳。一。夕。夜。深。矣。童。吞。吐。方。畢。精。神。殊。爽。健。偶。過。庭。前。迎。面。特。遇。玉。田。黑。暗。中。童。意。爲。梁。上。君。子。因。問。賁。夜。來。此。胡。爲。方。欲。呼。集。家。人。而。玉。田。已。揮。之。臥。倒。地。上。矣。亟。以。泥。塞。其。口。使。不。得。聲。遂。乘。間。而。逸。童。尋。爲。僮。僕。見。倉。皇。拯。之。起。面。幾。無。人。色。

囁。嚅。言。所。遇。芳。筠。失。足。曰。翁。誤。矣。此。必。仙。姑。也。童。聞。言。殊。悔。粗。莽。自。是。竟。一。病。不。起。彌。留。時。集。家。人。於。榻。前。曰。二。子。均。遠。出。今。生。無。復。有。相。見。之。期。矣。言。已。而。逝。比。淑。清。歸。籍。日。久。漸。知。帷。簿。醜。行。因。提。議。析。產。衆。可。其。請。既。析。產。後。未。及。數。月。芳。筠。則。隨。所。歡。而。奔。夏。氏。亦。自。下。堂。求。去。淑。明。沈。溺。嗜。好。不。轉。瞬。資。財。耗。盡。淑。清。則。挈。東。婦。他。適。杳。無。音。信。惟。白。髮。皤。皤。之。老。母。寂。處。家。中。不。幸。又。遇。盜。劫。席。捲。一。空。又。縱。火。焚。其。廬。雖。未。罹。於。難。然。已。無。炊。爨。地。矣。無。何。亦。死。里。人。爲。之。營。葬。焉。

小家庭
丫環心

(卓 呆)

王夫人一天和他丈夫郭仲熊閒談。忽向他丈夫道：「那件親事到底怎樣？要給他們回音，纔是仲熊聽了。答應一聲不說，什麼？他看他的報紙，總是不肯停手。」廚下隱隱聽得有洗碗之聲，那婢女一般使用着的。小鶴他不好好的洗碗，對他說了也不更改，仍是叮叮噹噹一點也不當心。夫人又道：「這女孩子來的時候，不是許他們到了二十歲替他配親出嫁的麼？現在這頭親事看來很是適當，必須要去問問他們家裏，你還沒有寫信去麼？」仲熊聽着又是答應一聲不說下去。此時夫人停了手中針綫，對丈夫一看道：「人家不是等候着麼？」仲熊目不轉睛，只是看報口中喃喃道：「今天又是二本虹霓關，唱得不怕人家討厭。」夫人聽着笑道：「你說些什麼？」仲熊默默無話。一會兒忽大聲道：「好咧，好咧，方纔仲熊已如此說過二三回了。」夫人卽道：「你還是早些到書房裏去罷，只是看着報有何用處？」仲熊立起來，又大聲道：「好咧，好咧，卽忙變成一副很正經的面貌，往書房裏去了。」那商量的事依然沒有半句話。夫人要到書房裏去，與他談話，不料推門一望，仲熊就怒目而視，大有不准人窺探他的樣子。夫人叫道：「小鶴，小鶴，廚下雖有聲音，不見小鶴答應。」夫人恨道：「叫喚起來，一二聲總不夠的，又連叫數聲。」此時小鶴方始高聲答應一聲。夫人道：「做什麼？你難道不聽得麼？」小鶴道：「廚下碗盞的聲音很响，那裏聽得出這時候小鶴已立在廊下，將溼手在那很醜的圍身布上亂揩。」夫人道：「我也沒有別的話，你總要早些做完你的日常職務，纔是現在十點鐘了，怎麼還收拾不了？我做起來一刻鐘工夫，統統可以做完。」小鶴默然不語，背對着夫人，回到廚下去了。後來便聽得後門口有談笑之聲，夫人大疑側耳細聽，原來是醬園裏送醬油來的少年小鶴，正和他

搭。起。夫。人。便。喊。道。小。鶴。小。鶴。小。鶴。一。聲。答。應。夫。人。問。過。是。醬。園。裏。的。人。麼。小。鶴。應。道。是。的。夫。人。吩。咐。道。今。天。叫。他。送。些。甜。麪。醬。來。不。可。忘。却。小。鶴。道。早。已。向。他。說。過。了。夫。人。聽。了。仍。舊。留。心。他。們。約。有。一。分。鐘。工。夫。寂。寂。無。聞。不。料。一。會。兒。又。是。笑。聲。大。作。夫。人。暗。想。這。女。孩。子。真。無。法。可。施。年。紀。二。十。歲。了。怎。麼。一。點。也。不。懂。呢。又。轉。想。道。本。來。可。以。早。些。把。他。出。嫁。然。而。還。須。教。他。些。針。綫。纔。行。覺。得。不。把。婦。人。需。用。的。技。能。教。他。將。來。總。不。免。被。人。家。怪。我。失。教。到。夜。間。夫。人。見。小。鶴。一。壁。做。女。工。一。壁。磕。睡。縫。得。不。成。個。東。西。即。怪。他。道。怎。麼。做。出。這。種。東。西。來。你。不。懂。何。不。來。問。我。小。鶴。無。語。夫。人。見。他。自。己。不。肯。學。好。知。是。沒。法。的。熱。心。也。減。退。了。小。鶴。在。十。三。歲。時。從。鄉。下。送。來。連。替。換。的。衫。袴。也。沒。有。一。件。因。爲。家。裏。吃。飯。困。難。所。以。由。親。戚。荐。他。來。的。本。來。是。皮。包。骨。的。瘦。得。不。堪。再。着。從。來。沒。有。經。過。舟。車。勞。頓。發。育。又。不。佳。所。以。進。門。時。竟。像。一。個。活。死。人。夫。人。本。有。許。多。孩。子。再。加。了。他。不。是。要。多。一。層。負。累。麼。不。料。他。來。之。後。倒。病。也。不。生。長。成。得。很。快。夫。人。見。了。現。在。小。鶴。那。副。活。潑。神。氣。不。免。想。起。當。時。情。形。笑。道。長。大。得。多。咧。與。你。初。來。之。時。竟。大。不。相。同。了。小。鶴。聽。着。只。有。微。微。一。笑。臉。上。並。沒。有。感。謝。之。色。使。夫。人。心。下。喜。歡。些。兒。小。鶴。在。十。五。六。歲。時。出。去。買。東。西。失。落。銀。錢。竟。時。常。有。的。夫。人。往。往。疑。他。買。了。食。物。吃。去。咧。向。他。丈。夫。說。說。仲。熊。便。說。討。厭。得。很。把。他。退。回。去。罷。仲。熊。是。想。起。了。就。覺。得。可。厭。正。沒。個。擺。佈。方。法。其。時。小。鶴。的。父。親。恰。從。鄉。下。來。仲。熊。向。他。父。親。一。說。他。父。親。便。把。小。鶴。引。到。無。人。之。處。叫。他。作。事。要。當。心。不。可。如。此。粗。忽。豈。料。小。鶴。聽。了。便。過。來。向。他。們。夫。婦。道。那。麼。我。去。了。一。向。叨。光。得。很。其。時。他。衣。服。已。多。打。了。一。個。大。包。裹。往。仲。熊。的。哥。哥。家。裏。去。了。他。離。開。二。三。年。住。慣。的。人。家。到。不。熟。的。人。家。去。也。不。悲。傷。也。不。快。樂。後。來。仲。熊。的。嫂。子。管。得。很。嚴。他。又。打。了。包。裹。

回來大約不過半年工夫。其時也是不悲不喜。有時夫人問問說我家嫂嫂好呢。還是我好。小鶴便說。那是夫人……夫人便對他丈夫道。你看你看。他又這樣說了。又笑道。既如此。爲什麼一點不傷悲。一點不快樂呢。仲熊笑道。他實在沒有智識。從此以後。小鶴也沒有什麼大過失。直至近來。大有變動。肉體感情。忽然發達。成了一個普通的女人了。其實他已比別人來得遲。咧。不管是醬園裏的少年。及他處來的男人。他總是出人意外的。和他們戲笑。夫人皺着眉頭。向他說道。你年紀已不小。須當心些。纔是切不可與那種下等人多說話。這還像個什麼樣子。小鶴聽了。紅着臉。答應一聲。到明天依然在那裏嬉笑。咧。夫人暗想。如此看來。還是此次親事成就的好。無奈丈夫總沒有決定的話。不如由我親自向他父親說罷。正在思索之間。忽見三個孩子從外面回來。一個個都口中喚小鶴夫人。一想小鶴嫁了。第一受累的就是我自己。要想覓一個接替小鶴的人。實在不容易。尋覓左思右想。殊難決定。一回兒。天下雨了。夫人叫道。下雨了。小鶴小鶴。裏面竟沒有聲音。又連叫數聲。方始答應。夫人道。你看。不是下雨了麼。小鶴卽道。呀。夫人恨道。什麼呀。不呀。快把曬的衣服收進來纔是。小鶴一壁答應。一壁到庭中去收衣服。這一夜和明天早晨。夫人又提親事。仲熊仍是沒精打采。說小鶴幾歲了。夫人道。你怎麼不曉得。不是二十歲了麼。仲熊道。再遲一二年不妨事麼。仲熊之意。目下自己好使用着。要把他嫁去。總須籌劃籌劃交替的方法。不能不延延期。說得有些便說一二年了。夫人道。二十一二歲却也不遲。那麼此次的親事。姑且回覆了罷。仲熊點點頭。這一天。媒人又來催回音。夫人就謝絕他。小鶴每天六點鐘起身。做家中一切洒掃炊洗等事。沒有一刻休息。遇着年輕男人。不獨醬園裏的少年。他總亂說亂笑。夫人見了。雖很担心。總沒有法子可

氣。已。妊。娠。着。第。四。個。孩。子。仲。熊。的。袍。子。已。破。着。了。今。年。二。十。二。歲。的。小。鶴。只。是。常。常。向。三。個。孩。子。在。那。裏。使。想。至。多。不。過。罵。罵。他。爲。何。叫。了。一。聲。還。不。答。應。其。後。一。二。年。間。夢。也。似。的。過。去。絕。無。人。來。做。媒。其。時。醬。園。裏。的。夥。友。已。換。過。幾。人。小。鶴。不。管。何。人。總。和。他。們。戲。謔。喧。鬧。一。切。俱。無。變。動。強。要。說。有。變。動。只。有。說。夫。人。已。妊。娠。着。第。四。個。孩。子。仲。熊。的。袍。子。已。破。着。了。今。年。二。十。二。歲。的。小。鶴。只。是。常。常。向。三。個。孩。子。在。那。裏。使。

小說 珠玉緣

(東園)

楊碧珠江南女俠也。性慧穎美而有才。少癖於詩書。爲人有紅線遺風。一日踏青郊外。遇騎驢道士。年雖老。黃髮兒齒。飄飄然若神仙中人。驢喜斜行。碧珠讓眸。幾傾跌。道士急下驢掖之。諦視碧珠良久。乃曰。姑子生有俠骨奇女子也。然子曾否讀書乎。碧珠對曰。但涉獵詩書。未之精邃。道士又問。曾否學劍術。碧珠以巾幗中人。習武藝無用對。道士喟然歎曰。當今之世。天下紛紛。不知何時能定。太平之世。尙文紛亂之世。尙武。姑子既有文事。不可無武備。碧珠聞道士言。沈吟半晌。將欲有言。道士曰。姑子如欲學劍術。我有秘書一卷。可攜歸玩索。不五年當有心得。彼時如訪我南越洞庭瀟湘。碧間有玉泉峯院。再談飛昇秘訣。言訖。以書授碧珠。策驢經去。碧珠既受道士秘書藏之袖中。日將暮。乃返兀坐燈前。展道士所授書約略一觀。知爲劍仙法術。由是朝夕把玩。視若玉堂鴻寶矣。

時中原多故。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江南北。道塗多梗。盜賊蜂起。流亡雁噉。碧珠家固富饒。其父名維。字再新。亦曾豪也。結交多江湖豪俠。犯長官忌。喉仇家。誣以通盜。被逮將入城市。爲綠林豪客。劫之去。縣之二隸畏罪亦逃。

先是碧珠聞父被逮。與母謀。卽摒擋財物。自後垣逸出。報知二。三父執輩。父執多俠士。故半塗。劫回。舉家皆遁。不知所之。明日官軍至。掩戶入室。中几案雖存。而人跡杳如。大索三日。終不可得。未幾碧珠劍術學成。思欲游湘。適父母病篤。輾轉年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無何父母相繼而逝。碧珠擗踊哀號。蓼莪廢讀。日以淚洗面而已。乃諷吉葬於佳壤。廬墓三年。喪旣畢。遂渡洞庭。歷三湘。溯七澤。經年尋訪。凡有寺院。無

所謂玉泉峯院者碧珠子然一身往來江漢如野鶴閒雲行蹤無定於是研究黃白飛昇之術管理寶珠
 買宅於吳頭楚尾之間有名養花川者佳境也編竹籬營茅舍左圖右史前琴後劍日爇爐香靜坐讀書
 此外了無俗事雇鄰媪爲紀綱以供使役不料仙夢易迷情魔難斷突來意外之奇緣有虞生者亦江南
 名士宦游川粵路出養花川之上游五十里山路崎嶇杳無人煙盜藪也盜見虞生衣服麗都囊橐富有
 潛躡其後準擬夜間劫奪之是夕月白風清碧珠散步川上頗有感逝之情正悽楚間遠聞喧嚷之聲及
 呼救聲紛紛雜起知盜賊有搶劫之事憤然前往溯川而上見衆追車上一人甚疾碧珠仗劍急走前適
 與車遇車中人呼救并忘碧珠之爲女流也碧珠呼車客速行前有小屋先避入有我在無彼畏客去遠
 賊追近向碧珠詢客蹤跡碧珠不答劍出連斃數賊賊遁碧珠返見車在門外客與僕夫已在茅舍中喘
 息甫定碧珠睨客乃美男子叩其籍貫姓名始知爲江南人虞峯字玉泉別號虎頭癡碧珠至此始悟道
 士玉泉峯院之說殆隱語也碧珠乃囑車夫向廚下取壺漿以充晚饌虞生出金以謝碧珠拒而不受虞
 生再三強之終不受虞生贊歎良久向碧珠曰姑子亦江南鄉音何以獨居於此碧珠愀然對曰難言之
 矣我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於此哉虞生聞碧珠言驚而訝之私忖此女吐屬雅馴非尋常人也問曰
 姑子擊賊不啻摧枯拉朽神乎技矣果操何術而至此碧珠曰此非先生之所及知也虞生旋問碧珠姓
 氏邦族曰姓楊家住江南虞生又曰江南何地曰丹陽曰丹陽有楊再新姑子知否碧珠曰儂之父也虞
 生肅然起敬曰尊甫我之表叔也一別十年今在何處碧珠流淚泣曰捐館已四年矣虞生亦泣曰表叔
 生時余嘗受其贊助恩同再造至今未酬奈何先溘霜露境隔幽明言已唏噓久之旣而碧珠拭淚而起

復往廚下治饌以進。虞生與僕食已。碧珠乃掃除別室爲主。若僕下榻地主僕於是休止焉。

碧珠別虞生歸寢室。遂扃繡闥挑燈枯坐。輾轉不能成寐。黎明卽起。鄰媪至爲之洒掃。掃除。虞生主僕亦與將檢裝上車。向碧珠告別。媪乃進盆水使之盥洗。已而早餐。碧珠曰：「表兄今將何往？」曰：「東下京江。」碧珠曰：「妹亦欲東歸。偕行何如？」虞生曰：「同行良善。」碧珠乃檢點服飾置入行篋中。遂以廬舍及零星器具給鄰媪。媪喜出望外。再三拜謝。碧珠令媪覓肩輿與虞生行。媪送之登程揮淚而別。碧珠遂結伴遵陸。至揚子江。易車而舟。徑赴京口。碧珠擬附火車抵南京。入栖霞山中省父母墳墓。甫抵車站。見一道士踽踽前行。疑爲昔年東郊踏青時所遇之道士也。尾而覘之。道士去已遠矣。碧珠乃入棲霞展墓。招守墓人至。給以金錢。令其看守。勿令牛羊踐踏。樵子採薪。自是楊家二老之墓田草木葱蘢。一碧無際。春秋佳日。以時祭掃焉。

虞生既返丹陽故里。所居在半村半郭。顧年三十。尙未成婚。親友來議婚。無一當意者。其意蓋欲聘碧珠爲妻。難於啓口。碧珠雖家住城東。近在咫尺。然紅橋銀漢。遠若天涯。蓋虞生恐蹈瓜李之嫌。故由養花川同舟返里。後經久未之謀。面先是楊再新之未亡也。與虞氏本有葭莩誼。及楊出亡。財產爲地方官籍沒。虞生歸後。逾年適新任縣令。乃彼之硯友。一日來謁。相見甚懽。由是詩酒流連。朝夕過從。虞生念及碧珠家產代謀發還。遂詣碧珠處磋商。碧珠感激涕零。懇其關說。縣令首肯。遂一併發還。由是碧珠感虞生次骨。女有戚。卹黃某者。聞其事。因出爲碧珠及虞生作伐。兩家遂又結一重姻。姪焉。

●醉菊廬燈謎

一曲廣陵推絕調，開敲棋子引涼風。
雲烟落紙仗虛體，妙手傳神阿堵中。

哄堂大笑

赤烏流屋白魚躍舟

幫夫運

鍼神之名流芳於後

一聚一散

社會共和進步

筆諫

田單大敗燕師

終日乾乾

履霜堅冰至

四子人四

石頭記人一

石頭記人一

石頭記人一

花名一

藥名一(徐妃)

藥名二(解鈴)

歷書一

歷書一

歷書節氣二

歷書節氣二

叔夜奕秋墨者夷之象

同喜

周瑞

旺兒家的

夜來香

蛤粉

黨參

宜上表章

火牛破

除夕重陽

大寒小寒

(屠之麟)

小說

無邊風月傳

(續)

海虞吳雙熱著

第二十一回 曹夫人垂死吐哀音 滄浪生悼亡參苦趣

「妹我與你竟成就了多情眷屬化身之說果然弄假成真今而後好夢同甘無復提心吊膽矣」語者誰對誰語閱者多慧人當知語者爲鏡郎所謂妹者月姑也月姑到此定情時候神態轉無限嬌羞可憐落花無言一任春風得意詰朝月姑方曉妝而一行姊妹聯翩而至爭看新人恣情調笑此亦閨閣恒情也惟有意珠劍在舌尖刀藏笑裏凝睇月姑者久之笑語其羣曰不知何故人人喜看新娘儂看月妹妹一個春風之面一雙春色之眉還是個本來面目然則新人猶是舊人耳杜蘭適至得聆意珠最後之一語可知留香室一重疑案意珠靈心四映必已打破葫蘆早知瞞不過他儂悔不事前叮囑遂令月姑受彼諷刺矣一之爲甚而言者或更作咄咄逼人語月姑將何以堪又且足以啓一行姊妹之疑貽幾許之口實於是行近意珠岔以他語陰掣其裾而示之意意珠會意與杜蘭攜手而出至悄無人處杜蘭具宣隱秘且致叮嚀意珠曰妹卽不言儂亦明知就裏彼固促搯兒慣作輕薄語新人舊人之諷聊以報其泰伯一謎之促狹耳今後當不復爾杜蘭笑曰彼以泰伯射姊夫吳宗讓亦見靈心不傷大雅姊胡報之苛也意珠亦嫣然一笑而言他俄而鶯姨姍姍來笑問杜蘭月姑妝罷未盡借儂看渠去珠蘭曰諾惟時月姑已妝竟一行姊妹亦盡去月姑扶婢婢攜紅氍毹登堂拜舅姑已退入閨寢溫其餘羞忽聞笑語聲則鶯姨偕珠蘭牽帷而入鶯姨熟視月姑而笑曰新嫁娘得意否嬌客鏡郎安在胡不相伴卻捨得新人獨處香閣耶月姑低聲肅坐不能答一辭也其妹雪姑睨其姊作淺笑鶯姨笑問雪姑一雙姊妹花一向同

臥起若姊。今有姊夫矣。從此夫妻雙宿。自然姊妹分居。若移牀何處。誰伴汝眠。一枕夢回。得毋錯呼人爲月姊否。杜蘭曰。雪妹。茲移牀安樂窩。以阿母殊愛之。俾相爲伴。鶯姨笑曰。舍汝阿母臥內。他室都合歡宮。鴛鴦闕容不得他矣。然雪姑入安樂窩。若之義父……語至此。第微笑不復言。意若曰。『若之義父。殊不方便。儂以爲畢生好鳥。同林纔算白頭偕老。』己而鏡郎奉帷欲入。瞥覩鶯姨一笑。遁去。鶯姨呼之。亦不應。不覺爲之粲然。有頃。鴛之侍鬟阿鳳。持一長方錦匣。至授之鶯姨。鶯姨啓匣。曰。儂昨夜戲拈月鏡二字。做詩鐘籠紗之格。吟成一聯。頃倩夫婿書於珊瑚之牋。聊贈月姑。賀汝新婚宴爾。珠蘭聞言。競展錦軸而誦之。聯曰。『好夢團圓三五夜。曉妝偎映一雙人。』珠蘭皆稱善。鶯姨笑曰。阿堵傳神。全在一個儂字。想見月姑曉妝時候。肩頭背後。儂著一人也。意珠曰。姨作催妝文字。端的老斲輪。手一行姊妹。嫁時。姨輒施展手筆。做個人情。或詩或聯。靡不雋妙。而贈慧黠十絕句。如鬧房云。『今夕嫦娥嬌怯甚。蠻雲圍住廣寒宮。』定情云。『儘他霜冷鴛鴦瓦。被底溫柔別有鄉。』此尤佳也。鶯姨笑曰。儂贈汝之一聯。『春隔蕉窗。聲妒雨。曉窺菱鏡影。羞花。』亦復入情入理。汝乃竹抱虛心。不贊一辭。乎意珠薄薄含羞。微微一笑。曰。虧汝做出這狡獪文章來。鶯姨益欣欣得意。曰。可不是詩中有畫否。意珠曰。儂不與汝嚼舌矣。遂一笑而去。鶯姨杜蘭亦偕出。相將過東鄰。爲百八精舍中之不速客。或言滄浪夫人昨夜櫻小極。達旦而渾身如炙。呻吟殊苦。杜蘭曰。怪底今朝看新人。獨翠娟不至。蓋在義母處侍疾矣。鶯姨因偕杜蘭往省滄浪夫人。入闥。便聞呻吟聲。翠娟蓬頭坐。夫人牀事按摩焉。鶯蘭立牀下。詢病牀夫人曰。渾身劇熱。骨節又復酸楚。闔眸恍惚。見鬼物。噫。吾其將就木矣。鶯姨慰之曰。夫人病熱耳。熱甚則神志昏昏。口作譫語。目視怪異。輪

悅。迷。離。往。往。不。可。索。解。儂。十。六。歲。時。亦。嘗。患。此。醫。言。熱。伏。於。內。寒。襲。於。外。氣。滯。於。中。藥。三。投。而。熱。解。再。進。而。汗。下。病。若。失。矣。夫。人。其。母。慮。但。速。醫。來。日。夕。可。愈。遲。延。不。藥。則。病。根。深。不。易。除。矣。翠。娟。曰。義。父。業。自。速。醫。去。鶯。姨。曰。惜。秦。文。游。滬。不。則。一。呼。卽。至。豈。不。甚。便。杜。蘭。此。時。亦。覓。辭。以。解。夫。人。憂。遂。退。鶯。姨。臨。去。又。頻。言。疾。當。無。慮。少。間。再。來。看。夫。人。也。出。而。語。杜。蘭。曰。老。年。人。偶。撻。疾。痛。輒。便。惕。惕。自。危。鰓。鰓。過。慮。滄。浪。夫。人。纔。四。十。許。人。僅。患。尋。常。小。疾。亦。復。有。就。木。之。慮。抑。亦。過。矣。杜。蘭。曰。病。人。最。忌。憂。愁。病。而。自。危。而。過。慮。則。疾。且。有。增。無。減。而。凡。牀。頭。之。人。亦。不。可。以。愁。鬱。相。對。淚。眼。相。看。蓋。足。令。病。者。增。其。愁。慮。以。爲。危。在。旦。夕。矣。會。當。以。此。意。告。翠。娟。姨。不。見。翠。娟。聆。夫。人。自。危。之。語。亦。復。愁。雲。被。靨。耶。鶯。姨。曰。然。汝。宜。告。之。俾。神。態。鎮。靜。且。宜。時。時。以。不。關。緊。要。之。辭。爲。病。者。告。以。資。寬。解。鶯。蘭。語。時。已。在。慧。鸚。閨。中。坐。一。行。姊。妹。畢。集。慧。鸚。固。言。翠。娟。殊。可。敬。事。舅。姑。能。盡。力。視。義。母。如。親。生。宜。乎。滄。浪。夫。人。平。時。愛。之。如。已。出。設。夫。人。之。疾。久。稽。牀。席。者。吾。曹。姊。妹。行。還。當。痾。癢。在。抱。痛。癢。相。關。更。迭。往。侍。夫。人。湯。藥。以。分。翠。娟。之。勞。姊。妹。行。以。爲。何。如。則。皆。肅。然。曰。然。意。珠。曰。吾。曹。之。視。九。個。家。庭。一。行。少。長。要。當。一。本。親。親。甘。則。同。甘。苦。則。分。苦。他。那。邊。疾。苦。呻。吟。而。我。這。邊。漠。不。相。關。自。樂。其。樂。各。事。其。事。雪。徒。自。掃。霜。不。人。干。諺。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則。又。何。貴。乎。羣。居。類。聚。哉。鶯。姨。動。容。曰。珠。娘。正。論。侃。侃。儂。知。勉。矣。杜。蘭。曰。曹。夫。人。一。卽。滄。浪。夫。人。一。若。藍。夫。人。一。虎。溪。釣。徒。妻。膝。下。皆。虛。一。有。疾。痛。未。免。有。舉。目。無。親。之。歎。此。最。可。憐。吾。曹。姊。妹。行。尤。宜。親。之。敬。之。儂。平。時。恆。逗。兩。夫。人。笑。樂。憐。其。承。歡。無。人。也。鶯。姨。點。首。曰。若。曹。宜。是。多。情。種。不。僅。情。長。兒。女。而。已。羣。妹。聚。話。多。時。紛。然。散。去。此。日。自。朝。至。暮。諸。娟。夫。人。一。行。姊。妹。絡。繹。入。滄。浪。夫。人。臥。內。跋。往。跋。來。殷。勤。懇。切。而。滄。浪。夫。

人疾不幸竟如慧鵲言。久稽牀席。藥竟空投。勢乃日劇。滄浪生憂。心忡忡。寢食都廢。而翠娟之姑母「大姑」適亦疾病。翠娟愀然語一行姊妹曰：「儂少孤。賴大姑撫字稍長。教養兼施。劬勞備至。大姑今病矣。風燭年殘。勢殊可慮。及其一息尚存。儂當鞠躬盡瘁。料量湯藥。廝守音容。報鞠育之恩於萬一。奈義母曹夫人疾亦漸瀕於危。儂又安忍舍之而去。衆曰：「母然若之義母。且夕奉侍。有吾曹在。吾曹爲汝權輕重。當遣歸侍。大姑疾。慧鵲曰：「盍倩玉妹伴汝歸寧。藥爐病榻。間緩急可資。臂助特未識玉妹。肯否。阿玉慨然曰：「諾。翠娟固辭。阿玉堅欲同去。翠娟乃勒住一行。急淚往辭其義母。曹夫人方昏眩。作嚙語。翠娟失聲欲哭矣。時杜蘭坐夫人牀頭。翠娟忍淚告以去意。杜蘭曰：「然則卽去。勿先心亂如麻。而哭翠娟掩面微點其首。遂行。杜蘭觀狀不禁亦泣。然欲涕矣。翠娟去後。曹夫人疾益劇。諸醫束手而去。滄浪生匿他室。飲泣。諸狷百計慰之。亦各悽然變色。此時曹夫人臥內。諸狷之眷屬咸集。相對蒼皇。而曹夫人已昏然罔覺。暈而蘇者再已。忽神志清醒。疾似稍可。目語少長。作謝辭。衆以爲此一綫生機也。滄浪生聞狀。心乃稍慰。疾馳入面。其夫人旋見夫人兩顴生絳。雙眸斂芒。忽清淚雙丸破眶而下。出一枯槁之手於衾外。握滄浪生而哀鳴曰：「嗟乎。夫子我與爾緣盡矣。妾不育數以納。妾請而郎君執不可。妾今日暮且死。倡隨二十五年。爲期不可謂短。郎君其母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妾死而後。或謀鵠續。或納小星。一索得男。妾亦含笑於地下矣。言已。淚如雨下。滄浪生更啜泣。有聲環立。諸人亦多愴然而涕。下病者。揪吻似更欲言。而弱喘已殘。口乃如噤。強撐雙眼。視一行少長。作苦笑而已。於是一行少長。哭有失聲者。而曹夫人目已不視。口漸長吁。俄而撒手人寰。溘然長逝矣。滄浪生俯枕長呼。抱尸大慟。牀下諸人哭聲齊縱。夢花聞而泣。然曰：「可憐。」

可憐滄浪生。鰥矣。於是諸狷及其子姪。行靡不顏色慘澹。小杜曰。死者已矣。滄浪生伉儷。悼亡之痛。將何可堪。吾曹宜千方慰解之。衆曰。然則相將入長眠人之寢。曳涕泗。滂沱之。滄浪生出了青解之。以佛說曰。天下無不散筵席。人間無百歲夫妻。到頭來終是一場空。故非第色卽是空。而凡身外之人之事之物。何一而非空。非第身外之一切皆空。卽我之一身亦何嘗不空。貝紅貝紅（滄浪生字見第九回）快休如此。我試問汝。汝卽朝哭到明明。哭到夜還能哭得長眠人。還魂否。滄浪生竟遂不哭。爲曹夫人治喪亦殊從容。不迫井井有條。當蓋棺之頃。諸狷之眷屬聚哭於靈牀前。心腸軟者聞之亦當出涕。而滄浪生僅微喟而已。於是諸狷轉病。其不情豈了。青佛說。移人奏效。竟若是之捷乎。抑亦奇矣。諸狷以滄浪生鰥居終恐其獨夜孤衾。不堪回首。悲從中來。綿其情淚。於是輪流更迭。夜必以一人伴之。與之抵足絮絮話短長。遣其悼亡之戚。既密滄浪生殊淡焉。若忘有時談笑。一如平昔。諸狷大慰。不復措意。距曹夫人逝世之後十日。諸狷夜會飲。意在勸滄浪生酒。滌其悼亡餘痛也。然而遍覓生不可得。諸狷以爲外事出行且歸矣。距是夜滄浪生竟不歸。翌日自朝至夕。諸狷盼滄浪生而仍不歸。夜各秉燭以待之。數到更籌自一而及於五。而終不見人歸。於是咸惶惑而聚訟。其遠遊耶。胡不以一言告其拾野歡於秦樓楚館耶。平昔又未嘗出此。其有所摒擋耶。度又無大不了事。其被酒酩酊眼花落井掬月墜水耶。而彼少飲輒止。未嘗強酒。必不至此。思之重思之。莫測其故此夜。諸狷胥爲之滿志躊躇。終夜不寐。以思諸小狷亦寢不安席。而貢賢鏡郎尤甚。蓋貢賢之於翠狷鏡郎之於月姑。咸賴滄浪生爲之畫策運籌。玉成好事。故彼等殊感激滄浪生。居恒親之愛之。小鳥依依。視滄浪生如父。茲以滄浪生忽焉失蹤。接夕無耗。不禁旁皇達旦。懷抱

杞。憂。鵲。盼。歸。人。又。復。一。日。而。滄。浪。生。竟。如。黃。鶴。一。去。杳。然。試。循。視。其。臥。內。則。衣。猶。在。施。衾。猶。在。牀。幣。猶。在。篋。是。其。出。門。身。外。絕。無。長。物。然。則。安。往。益。令。人。惶。惑。而。危。懼。其。果。借。酒。澆。愁。痛。飲。至。於。沉。醉。失。足。河。干。葬。身。水。底。乎。噫。殆。其。然。矣。否。則。胡。不。歸。於。是。諸。狷。諸。小。狷。吊。膽。提。心。苦。挨。一。夜。詰。朝。倉。皇。四。出。蹤。跡。滄。浪。生。迄。無。影。響。則。各。懷。喪。而。歸。歸。而。了。青。夫。人。以。紙。裹。一。封。書。一。日。休。矣。此。滄。浪。生。適。從。郵。筒。寄。將。來。者。儂。急。開。封。噫。滄。浪。生。終。不。歸。矣。諸。狷。乃。急。讀。其。書。曰。

了。青。暨。諸。狷。兄。弟。足。下。此。書。達。百。八。精。舍。之。日。予。不。知。離。故。鄉。已。幾。許。遠。矣。諸。兄。弟。乎。予。聞。了。青。佛。說。已。大。徹。悟。愛。妻。死。夫。妻。之。一。倫。空。矣。更。一。存。想。朋。友。之。一。倫。到。頭。亦。然。風。流。雲。散。空。無。所。有。既。是。收。場。皆。泡。影。算。來。還。是。入。空。門。予。如。戀。朋。情。依。依。聚。首。可。知。諸。兄。弟。與。我。終。有。死。之。一。日。即。終。有。空。之。一。日。我。而。先。諸。兄。弟。死。則。我。一。身。先。空。又。安。能。願。得。諸。兄。弟。來。我。而。後。諸。兄。弟。死。則。徒。令。揮。一。重。重。之。涕。淚。生。一。重。重。之。悲。哀。諸。兄。弟。先。我。而。空。我。亦。將。同。歸。於。盡。興。思。及。此。我。何。如。不。空。而。空。削。髮。披。緇。了。餘。生。於。四。大。皆。空。之。境。做。一。個。六。根。清。淨。之。僧。願。諸。兄。弟。亦。能。空。我。視。我。爲。陳。死。人。陳。死。人。尙。有。屍。其。視。我。爲。鬼。物。鬼。物。有。時。能。現。形。其。視。我。爲。已。消。之。煙。已。破。之。水。泡。可。矣。諸。兄。弟。心。目。中。此。後。即。尙。有。我。之。一。人。在。而。我。胸。中。空。空。洞。洞。已。不。復。有。諸。兄。弟。不。復。有。世。界。一。切。物。亦。幾。幾。乎。不。復。有。我。矣。三。千。煩惱。絲。新。自。頭。顱。截。取。此。我。跳。出。紅。塵。皈依。我。佛。之。善。提。證。也。我。今。割。朋。情。斷。塵。戀。亦。如。此。煩。惱。絲。之。一。刀。兩。斷。以。此。相。遺。示。決。絕。云。爾。滄。浪。僧。稽。首。

滄。浪。僧。一。封。書。說。得。乾。淨。越。覺。得。悽。愴。悲。懷。諸。狷。有。頓。足。者。有。歎。息。者。有。泣。下。沾。襟。者。了。青。獨。爽。然。曰。不。

圖彼乃先得我心也。好好而貢賢鏡郎，皆哭鏡郎曰：滄浪叔父何遠！一念入魔，脫身遯世，天漸寒，糧易絕。叔父今安在其尚？僕在途耶，則莽莽風塵，飢寒交迫，其何以堪！其已入寺尋僧，捨身而披薙耶，則青燈古佛，淡飯黃齋，叔父家居食精膾細，又安能耐茲清苦？貢賢曰：叔父去當不遠，我欲追蹤而往，挽其歸來。怎忍硬生生放他去也！逸雲喟然曰：癡兒休矣！誰忍硬生生放他去者？然而南北東西，知彼安往？雲山茫茫禪門，似海只恐踏破芒鞋，亦難得其蹤跡，祇可付之一歎而已。小杜曰：都是了青一席話，說甚麼空却斷送吾曹一個良友了！青曰：必欲跡之，亦豈無術？願彼此去畢竟勝於物化，吾曹正無用悽愴。彼果能空參歡喜佛，成自在身，清趣正復不淺，吾所慮者，彼此去非眞悟道，不過陷於傷心之境，無可奈何，迫而出此，則此去猶是悼亡潘岳，晨鐘暮鼓聲中，未必翻貝葉，閱金經，或尙淚潮淚汐，反覆誦長恨之歌，則憔悴蕭郎不堪存想矣。於是一行少長齊齊爲滄浪僧叫苦曰：然則奈何？惟其如是，吾曹益不能忍置彼矣。小杜曰：吾曹盍結隊作汗漫遊，所至逢山登山，遇寺入寺，或能與彼相逢，且藉此可以遍歷神州名勝，擴胸襟，拓眼界，稍償弧矢四方之志，此亦人生一樂也。則皆應曰：善。雖不免內顧，妻孥然所至有魚鴻，可報遂約期而啓行。小狷有以從行，請者則皆不許。曰：若曹宜留守，及期諸狷買舟共載空羣而行。諸小狷臨流而送子珍重，而進言於父壻，叮嚀而致意於翁大抵謂舟車跋涉客路，是霜諸宜珍攝，遙祝平安云云。諸小狷送行歸，呂鵬言於衆曰：吾曹留守仔肩，匪輕其各勉旃。羣應曰：唯哥年最長，吾曹當惟命是聽。鵬曰：於此留守期內，內外少長安保無疾病，吾曹少不更事，未免倉皇，釐亂措致乖張，而堂上諸護類皆衰老，纖芥之疾亦不可忽，吾意宜商諸秦文於吾曹留守期內，最好倩其長住吳中，以爲緩急之備，彼精於醫

吾曹恃彼可以無慮此其一也其二則入夜之巡邏戒備宜較平時嚴密務使廚無星火之遺跡絕穿窬之盜思恐預防吾曹當共勉之羣又應曰唯哥言是也呂鵬於是日特過青蓮翁舊廬揖秦文而白所請秦文慨諾無辭鵬喜鳴謝者再入夜則與諸兄弟入廚觀火繞屋巡風輪流司夜更迭息肩揖鐵二鏢師因之亦勤於厥職守望終宵諸夫人喜曰兒曹留守得宜老年人夜可安眠無用鯁鯁過慮矣然念諸小狷夜來殊勞苦則恒寵之以溫語勞之以酒食諸小狷益奮勉無事未嘗出門夜眠未嘗酣飲未嘗醉一行小留守居然負專閫之寄勝任而愉快良足多矣

第二十二回 假悽惶賺入玉門關 錯猜疑費啓巾箱帕

當曹夫人溘逝之辰亦方大姑彌留之日氣不絕如縷越一日乃殊（殊絕也）故翠娟聞曹夫人噩耗益復愈淚紛披審大姑奄奄垂斃何可舍之而臨義母之喪阿玉視翠娟惶急悲哀之狀則亦不忍舍之而歸百八精舍大姑既逝貢賢聞耗而至方氏之親族畢集翠娟泣述大姑遺命以族姪某嗣其從兄後（大姑之從兄即翠娟父）謂歲時祭祀得連類及予不餓若敖之鬼予日暝矣親族聞大姑遺言皆點頭無異議翠娟竊語藁砧曰方阿父即世之日亦嘗遺命立嗣而諸族裔不奉命相爭不能決今大姑能以一言而定蓋其養親撫孤之孝義有以感化人也大姑既蓋棺翠娟哭之慟曰姑當諒兒有嗣兄在男女有別兒不能居喪伴姑之靈兒去矣貢賢下拜亦泣下於是翠娟阿玉貢賢偕歸百八精舍翠娟逡趨曹夫人靈牀之前拜遺容復慟哭阿玉亦哭奠已乃朝諸夫人與姊妹行相見翠娟兀自溫其餘淚逸雲夫人撫之曰阿娟毋然一去旬日憔悴爾許矣教我如何不痛惜汝今再休悲戚汝悲戚則我亦悒悒不歡

阿娟。汝頭蓬矣。汝眼圈兒紅矣。遂握其手曰。來來。我替汝打盼。去好孩子。子怪可憐。翠娟不覺爲之破涕。曰。兒自整妝去。何可勞阿母夫人。笑曰。呼阿賢替汝整妝。何如。翠娟扭其螭領曰。阿母又來說儂耶。於是姊妹行皆粲然簇捧。翠娟入閨。替其調脂勻粉。掠鬢梳雲。翠娟曰。休調脂。儂喪大姑。不啻喪母。矧又有義母之喪。儂當素妝也。此時翠娟閨中。慧鸚阿玉獨不見。蓋雙坐於忘憂室中。(阿玉之閨寢見第十八回)絮絮話長。短慧鸚曰。玉妹。此旬日中。佐翠娟侍大姑。疾得毋勞苦。且煩悶否。曰。誠然。尙可堪。若更延期十日者。儂將憊矣。儂一向散心。慣而此旬日中。沉鬱如入箴之鳳守。一個可怖之病人。對一個愁眉淚眼之翠娟。覺藥爐病榻。間暗無天日也。慧鸚笑曰。苦我妹妹矣。這都是儂多事。教妹妹去苦挨十日。阿玉曰。此不可謂多事。儂亦熱腸人去。固所願。義不容辭。慧鸚點首曰。好妹妹。玉容似稍瘦損矣。阿玉引鏡自窺曰。儂殊不覺。姊殆想當然耳。言未既。李郎一笑。牽帷入曰。若曹切切。喁喁。作何語。莫非背地說儂甚麼。來。慧鸚曰。無他。儂語玉妹。耶。君夜夜想玉妹耳。李棣因笑。佞阿玉曰。你亦想儂否。阿玉啐之曰。儂偏不想你。慧鸚此時乘隙逸去。棣遂移坐。而比阿玉之肩。握其摻摻之手。曰。玉妹。日來勞瘁矣。今夜早些眠。阿玉白以。俏眼曰。儂遲眠。早眠。休要汝管。棣擁之入懷。曰。又來作態耶。我今夕須不放汝自在眠也。阿玉曰。儂偏欲自在眠。下局不汝納。棣曰。儂將破扉入。玉曰。我一夜坐。棣曰。儂亦陪汝坐。一夜阿玉曰。冤家直恁纏煞人。且待入夜。再定奪。趨釋。儂趨釋。儂今日歸。尙不曾與鶯姨謀面也。棣曰。儂伴汝去。遂起。携手同行。遙見有人。乃各釋。握比至鶯姨許。鶯姨方裂素帛。磨松煙。小杜含毫。而待李棣曰。叔得毋書聯。曹夫人否。鶯姨曰。然也。小杜持帛料量已。援筆而書曰。魂斷小春朝。十姊妹又弱一個。與緣乖借老願。好夫妻未共。

百年。」蓋十娟夫人曩昔聯交爲十姊妹。今曹夫人繼青蓮夫人逝。是又弱一個矣。曹夫人存年四十有七。滄浪生行年四十有九。是未共百年也。且曹夫人之逝。適爲十月朔。小杜此聯亦親切。亦悽惋。李棣點首微喟而去。阿玉則從鶯姨入臥內坐談。時則搖籃中之鶯雛聞聲遽醒。牙牙而呼。坐守之乳媪立抱之於懷而哺之。乳既飲則躍然。憨笑。阿玉因抱而逗之曰：「不見十餘日。珍哥兒似益白胖矣。則唇以吻之手。以阿之珍哥兒益憨笑。有聲。鶯姨因笑曰：「玉姑娘于歸有年矣。而藍田尙未種得一塊玉。言次戲入小庭。折取宜男芳草。強納阿玉袖中。笑曰：「祝汝今宵種玉一夢。弄璋。明年荷花生日。儂將喫紅蛋兒矣。」（三吳風俗。生男例染紅蛋以餽親友。）阿玉微笑弄珍哥兒如故。逾時乃辭鶯姨而返。是夜阿玉故故泥坐於碧芙蓉館（慧鸚之閨寢。見第十八回）與慧鸚剪燈閒話。遲延不歸。寢忘憂室中之李棣停停等等。而阿玉不來。則亦來。碧芙蓉館坐久之。阿玉始起去。李棣尾之入寢卸妝將睡矣。忽曰：「鏡奩上之小銀鑰。安往哉？」曰：「是矣。殆遺於慧姊閨中矣。」君亟爲儂尋取。以來。李棣唯唯。乃匆匆入碧芙蓉館。而慧鸚拍手曰：「郎受阿玉給矣。此兵法所謂調虎離山之計。郎上當矣。李棣恍然悟。急返忘憂室。則已嚴扃第。聞阿玉吃吃笑曰：「今夕儂須自在。眠。君其還就碧芙蓉館宿。李棣無奈退而就慧鸚。則慧鸚亦扃戶不納。曰：「彼既拒汝。儂又何肯當夕。郎君去休。其還就彼。試學鷄鳴狗盜。當能賺過函關也。言既亦吃吃而笑。李棣曰：「若曹一般促狹。乃合謀播弄我耶。則負氣而去。復叩忘憂室。阿玉笑拒如初。李棣籌思曰：「彼以計給予。亦當以計賺。如是。如是。看彼何如。李棣於是假哭作梗咽之聲。曰：「若曹旣不以爲夫。不許我同室。是絕我也。我不知何處開罪。若曹來。遂不復語。惟作啜泣之聲。聲乃酷肖阿玉。聞之以爲個郎。真負氣生惱矣。聊相戲耳。乃竟

爾爾則急拔關慰之。詎李棣大笑而入曰：阿玉阿玉上當哉！阿玉亦失笑曰：虧汝哭得像李棣。笑曰：你今還奈我何？阿玉嫣然一笑，無那登牀。明日李棣以如何計賺告慧鸚，慧鸚笑曰：我爲玉妹偏不啓關，則汝計窮矣。李棣欲有所答，適見素秋攜虎兒而來，遂迎就虎兒而與之嬉。素秋語慧鸚曰：意珠不知如何，今晨又與吳郎淘氣。此時方負氣臥牀泣，亦不事曉妝，問以故，不言。勸之又不理。慧妹善辭，令盍往解之。慧鸚曰：這一對兒好得緊，然而一語齟齬，便相計較，似把尋愁覓恨，稽唇淘氣也。當作一種愛情之投報品，寧不可笑。儂以爲吾曹不必過問，行看不崇朝。又言笑愛好如初矣。素秋曰：吾曹固已司空見慣，無用。鯁然看今日之意，珠似非尋常淘氣。慧妹盍以言餂之，對症而藥之。慧鸚曰：諾。姊盍先往一探，倘有姊妹行在，務必悉招之出。俾儂獨面意珠，以舌爲鈎，以言爲餌，不怕他不傾吐情由也。素秋笑而頷之。值杜蘭出自意珠之閨，素秋努喙示意，悄悄問彼仍泣否。尙有阿誰在彼臥內？杜蘭悄答曰：別無他人，彼仍泣耳。素蘭問答之頃，慧鸚繼至。杜蘭笑曳慧鸚附耳而語。慧鸚點頭曰：儂已料著三分矣。素秋就問曰：何如？杜蘭曰：儂借汝入梅花館去，靜悄悄地告汝知。慧鸚曰：若曹且去，儂當入勸也。二人旣入梅花館，素秋亟問何如。杜蘭笑曰：酸娘子潑醋葫蘆耳。素秋曰：和誰撚酸？耶然初不聞吳郎有惹草沾花事。杜蘭曰：翠娟非有侍。蠶曰：瓊兒乎？意珠言某日迫暮，見其蕙帖衣冠不整，自宜春苑之綠鸚哥室，踉蹌出而前行。數武者則瓊兒也。詫問吳郎答與貢賢捉迷藏，詎貢賢匿身不在此室，而在小吳山下。我乃入室窮搜，捉個空耳。迨瓊兒銜老夫人命，傳呼貢郎貢郎，遂大笑而去。詎意珠以爲誑，胸中遂起疑雲，徒以瓊兒爲貢氏婢，否則且嚴辭究詰矣。今晨意珠開窗看芙蓉著花，未見瓊兒攜茗具而過襟間，曳一潔白之帕子，帕之一角有一

藍色之污點如核桃大意珠大詫呼瓊兒而止之伴與問短長乘間細審其帕識爲己物夏日嘗御之一日調丹青作畫帕之一角無意間點污一滴花青滌之而痕益擴張遂棄置於巾箱中茲觀瓊兒帕子若合符節瓊兒既去急啓巾箱而檢已帕已失所在於是立質吳郎胡取儂帕私贈瓊兒瓊兒一婢子耳耶乃與彼愛好欲成苟且耶吳郎力矢曰無之而意珠以爲鐵證昭昭尙何可以諱飾吳郎負氣厲聲曰卽贈以帕將奈我何卽納瓊兒爲箕帚妾又將奈何汝我妻也乃不知我之心而疑我而窺我同心之謂何此意珠所以悲酸憤泣而輕易不肯告人者也儂聞於鏡耶鏡耶聞於吳郎者如此事之爲疑爲信則不可知矣素秋曰不道意珠乃是個醋娘子然則使彼爲汝決不容一輪月使彼爲慧鸚決不容一塊玉度量抑何狹隘哉此無他夫亦視愛情太專足徵其平時夫婦蓋十分好也且看慧鸚勸彼而後還復何如杜蘭曰吾曹卽今偕往聽取慧鸚之勸辭脫不濟吾曹可僂言以助之意珠之醋意一日不解則伉儷之間一日不言歸於好從此將成怨偶家庭乖戾莫甚於此矣素秋曰然吾曹可約一行姊妹鍼之砭之藥其酸楚杜蘭曰善然勿約月姑阿玉去彼二人去殊難乎爲辭也言旣微笑素秋亦會意曰然素蘭於是會鶯姨於西舍約集翠娟李棠柰珍於東舍蓋李棠柰珍來吊曹夫人喪各留宿未歸去遂聯羣入意珠臥內則慧鸚已去意珠泣於枕上面壁不理人鶯姨撫之曰吳郎愛汝亦擊矣你莫錯怪渠否意珠曰渠狎婢我初不怪渠以儂物贈婢是儂於婢也是重視婢而輕視儂也渠旣愛婢儘渠妻婢夫人婢儂當虛位以讓之言旣搵帕噉泣若甚悲者杜蘭急附其耳曰翠娟亦在是萬一事屬子虛冤煞婢笑煞翠娟矣意珠乃不復言素秋此時恍悟今日之事不當令翠娟聞之更不當約彼來此則急挈翠娟出爲護曰

原來是夫妻淘氣不知贈何物。又不知婢何人。這悶葫蘆。非吾曹所敢與聞矣。娟妹以爲然否。翠娟點首微笑曰。吳郎今安在。素秋曰。不知也。翠娟遂返。值貢郎自外來。招翠娟以手入閨。寢貢郎曰。瓊兒安在。翠娟曰。問瓊兒何所事。貢郎悄答曰。予適過鞦韆院。見慧鸚鏡郎與吳宗讓立談。覩予至。遂無言。髣髴聽得鏡郎一語曰。果曾以帕子贈瓊兒否。貢郎語至此。翠娟證以意。珠頃間所言恍然曰。是矣。婢子不差。乃與吳郎有私耶。則呼瓊兒至。密詰以吳郎贈帕事。瓊兒殊骨突。急極而哭曰。安有是怪底。婢子晨過珠娘前。珠娘乃屬目於婢子之帕。瓊兒言時。解帕示其主曰。此帕卽主人賜儂。而翠娟反覆審諦曰。然顧貢郎曰。儂染春衣時。醮藍於帕。滌之不去。因以賜瓊兒者。意珠乃認爲己物。錯怪吳郎矣。瓊兒憤曰。此可輕侮人耶。儂欲問珠娘去。翠娟叱曰。毋旣無與汝事。欲問珠娘甚麼。來此後亦毋許。以此事爲珠娘話柄。貢郎曰。卿今可往解意珠之疑矣。翠娟笑應曰。然詎持帕白於意珠。意珠愈疑。掠帕於地曰。來爲渠作解鈴人耶。儂不怪瓊兒儂。怪贈帕人耳。俄而慧鸚復來。翠娟因告之。故慧鸚曰。娟妹旣審瓊兒之帕。卽已物而吳郎亦力言未嘗贈瓊兒。帕亦初未狎戲瓊兒。珠姊尙何疑耶。意珠曰。然則儂巾箱中之帕子。又安在。慧鸚曰。姊記得分明耶。安知不扁於他篋。姊其且起。昇儂以管鑰啓箱籠。試一一搜索之。帕而在者。姊尙何辭。意珠負氣而起曰。鑰在鏡奩中。看汝可能搜得。帕子否。噫。帕子……帕子不翼而飛矣。慧鸚不語。與翠娟等昇一篋。置意珠前。投以鑰。而次第啓之。至第某篋。所儲皆夏服也。慧鸚一一檢視。環而觀者。忽驚喜作笑聲。慧鸚疾取一物。揚以玉腕曰。珠姊。孟浪哉。想此物毛羽未豐。故尙不曾飛去。意珠欲笑不笑。欲言無言。狀乃窘甚。羣取二帕相較。則大小差絲質之精麤。亦有差。藍污之痕跡。又復大同而小異。慧鸚向意珠

點首曰：何如一點疑雲，鬧成笑柄，怪煞吳郎，冤煞瓊兒，笑煞吾曹矣。意珠急曰：儂誠孟浪，貽茲笑柄，好姊妹姊妹，幸爲儂掩蓋，勿令上頭人知也。且倩翠娟呼瓊兒至，卑禮以慰之，脫簪以贈之，瓊兒乃榮甚。慧鸚因正色規意珠曰：少年夫婿，愛不能必，其不分情，不能必其不貳，然與其斬之，不如縱之，與其爭之，不如安之。縱之安之，則尙可保持，夫婦之愛情，分如未分，貳而不貳，斬之爭之，直是驅之，迫之使彼親人而遠已也。萬一吳郎果有真個如是之一日，姊其勿復爾爾，要當癡癡，顰顰，隨隨便便，姊妹識之，醋之一字，不過自尋煩惱，自取捐棄而已。意珠肅然曰：金玉爾音，儂當作座右銘也。慧鸚乃復出，與杜蘭共呼吳郎，面意珠曰：大家一笑萬事全休矣。意珠吳郎果一笑而解，羣姊妹乃復整理一篋，慧鸚忽於一雜置零星細物之篋中，得一巨冊子，題簽曰：閨韻吳郎手筆也。方欲展卷，意珠急奪之，於是此一巨冊半入慧鸚之握，半爲意珠所持，終被奪去，然已碎裂，慧鸚乃拾取一二殘頁而遁。意珠急呼曰：好姊妹，看則看耳，幸付一炬，不許告人。慧鸚遙應曰：諾。一行姊妹行，念兩字題名（閨韻）可殊新穎，個中云何，而意珠如是之急，如是之秘，卽一二殘缺不全之頁，亦囑慧鸚毋告人，此又耐人思索矣。篋既整，疊已試，往情，叩慧鸚，慧鸚果不肯告，然無論若何隱秘，慧鸚安有不告李郎者。入夜，慧鸚歸寢，李郎與之並坐，喁喁作情話，慧鸚因以撕奪「閨韻」之事告，且以奪得之殘頁示棣，縱是斷章，尙堪索解，其一頁則大致論蓮鳥之美，觀履樣以何者爲入時，履色以何者爲動目，更旁及髻樣若衣飾條帶，無遺，其又一頁斷碎文章，閱之尤堪一哂。第一則云……珠娘任予爲之不懼也。第二則云：今夕珠娘被酒，早眠，予自燈下看之，嬌媚益攝魂魄，戲含蔗漿以哺之。第三則云：予爲彼拘蓮者一年矣，跌益尖尖如椎，彌覺可愛矣。某歲大除夕，識第四

則云昨夜渠雙蓮花竟夕露衾外以約束過嚴楚甚固哀予予曰如是則儂愈愛汝渠乃隱忍若忘所苦第五則云今日觀鶯姨繪一散花仙女雲裳之下六寸圓膚別饒風致自此夕始予欲漸弛珠娘跌俾久久而成天步履險如夷亦如歐陽碧姨然而珠娘轉不欲泥予約束如初第六則云今晨戲爲珠娘梳縮竟不能成更戲爲之點脂於唇又不入格亦可笑也某月日識第七則云今日秋海棠盛開珠娘搗花爲蜜和以脂而點唇輔頰吻頰頰香吻唇唇甜珠娘怒予輕薄而予則樂甚第八則云今晨珠娘起甚晏予曰爲甚晏起姊妹行妝竟矣珠娘慍曰這當問你你倒問我予一笑珠娘面乃一紅……李郎曰惜乎窺見一斑未得全豹閨中之樂靡所不至宜珠娘奪冊而不放人看也慧鸚曰君毋輾轉告人亦勿以匣劍帷燈之語調侃吳郎否則意珠羞意珠惱意珠怒我將不釋李棣曰諾慧鸚遂取殘頁欲付之火棣曰與其火之不如還之一部閨韻缺此一二頁殊可惜也慧鸚曰然儂卽今便將去去詎意珠閨闔已扃與吳郎低低密密作情話矣慧鸚匿笑而返告李棣棣笑曰吾曹亦可就寢矣吳郎閨韻第八則云云耐人尋味哉好姊妹其就寢看儂也教你明朝晏起也

●文虎偶成

(左 丹)

吳姬之簧

(打藥名一)

西。施。舌。

土地唱曲

(打藥名一)

神。糶。

鴛鴦塚

(打水產物一)

偕。老。同。穴。

龜鼈

(打新名詞一)

團。體。

猗

(打新禮節一)

握。手。

呂

(打新禮節一)

接。吻。

舜時麗妹

(打花名一)

虞。美。人。

飛禽斂跡

(打植物名一)

鳥。不。宿。

齊桓公之手心

(打植物名一)

霸。王。掌。

吃大菜

(打聊目一)

老。饜。

彩雲一片送斜陽

(打聊目一)

晚。霞。

小姑居處怨無郎

(打詩經一)

有。女。懷。春。

偵探小說 恐怖黨 (續)

吳門周瘦鵑譯述

第六卷 名畫

第一章 夜半之客

哈姆東城中有一座華美的房屋，就是啞姆般尼公爵的邸第。有一天，這位公爵站在他書室窗前，含着笑容，擠緊着兩眼，望住一張畫圖，自言自語道：「這定然是名家的手筆，不然那能這樣烟雲滿紙呢？」這張畫原很名貴，無怪公爵如此看重。他賞鑒了一回，隨手拿起一瓶威士忌酒來，加上一些蘇打，喝了個暢快。喝酒時，還望着那張畫，口中說道：「真好，真好，但這真好四字，還是形容酒呢？還是稱讚那張畫呢？這就不得而知。大約是各有各的好處。」一句兩用罷了。啞姆般尼喝完了酒，又走到窗前，捧着那張畫，使那日光照在上面，又看了有五分鐘光景，只見水色山光，煞是可愛，所以說這張畫確是珍品，價值也很大。有許多人都曉得這畫的好處，都想瞧他一瞧，然而却不容易入眼呢。這位啞姆般尼公爵，本是個書畫家，所搜集的畫，着實不少，而且都很名貴。今番又得着這張畫，更得意得甚麼似的。他手頭富有資產，儘能揮霍，只要東西好，不怕價錢高。因此他所有的圖畫，還帶着些歷史意味，更見得寶貴了。他身材甚長，態度也很雍容，臉色紅潤，好像蘋果一般。年紀雖已六十，瞧去却還像個少年。兩眼中滿含着慈祥之氣。人家見了，總覺得他譎然可親。這時啞姆般尼又自語道：「這人未免癡了，像這樣的珍品，竟賤價出售，這樣便宜，貨怕以後再也買不到。咧，你道他這張畫化去多少錢？買來的，却不過三千磅。當時爭買的人很多，却終爲公爵所得，所以高興非常。但他所有的名畫，既不止此一種，最好的掛在書室中，牆壁上，其餘都

在餐房會客室裏。所以走進他室中。好似到了書畫陳列所。一般四面牆上都挂滿了幾乎沒有空隙。現在又得了這一張最精的名畫。究竟掛在那裏好呢。一時却不能決定。因此在這裏一壁賞鑒一壁斟酌。這畫安放的地。位一會兒離開窗前長歎了一口氣。但這一聲長歎並不爲了憂悶。實在與頭上發出來的。當他轉身的當兒。又有一個人走了進來。穿着陸軍中尉的制服。一進門就說道。哦。父親還在這裏。愛不釋手麼。啞姆般尼移了他看畫的眼光。望着這人說道。保李。吾兒。你那裏曉得他的好處。我瞧了這種畫。委實有無窮的興趣。你究竟是個武夫。自然不喜歡這些古書名畫。這位里州海得緝捕隊的中尉保李。輕輕答道。父親這話却說錯了。孩兒就是喜歡書畫。但既投身軍界。那還有這些閒工夫來做這騷人雅士的事呢。孩兒有一位好友。很喜歡畫。曾向我說。想到這裏來賞識賞識。又恐怕父親不答應。因此不敢冒昧。公爵道。你儘管帶他來。使了不過我所有的珍品。向來不喜歡誇耀於人。既是你的好友。我就不妨通融一些。這時公爵還拿着那幅畫。保李也細細看了一會。說道。這畫還算不錯。啞姆般尼道。你說得如此冷淡。這真不識好歹了。像這樣的希世之寶。却單單換你一句「還算不錯」的評語。我實在有點不願意。但你那個朋友不要也。像你這樣。就未免使人掃興。你那朋友姓甚名誰。我倒忘却問你了。保李道。他喚做啞姆斯特琅。是個船主。他這人口才很好。性情倒也溫和。父親見了一定要說他是個好少年。他父親就是獸維得啞姆斯特琅也。算是個望族呢。他們父子倆又閒譚了半天。等到晚間。方各自歸寢。保李本有職務在身。不能離開。今天却是請了假回來。大約下禮拜方再動身。他今年纔三十五歲。身材魁偉。足有六尺來長。生平也狠喜歡書畫。不過不像他父親有癖罷了。這天晚上。別了他父親。就回房

安睡。啞姆般尼還在書室中賞贊那幅畫。幾乎連瞌睡都忘了。不一刻有一個僕人走了進來。公爵先還沒有看見。一早就問道：「般東，你來做甚麼？」般東道：「有一個客人要見公爵。」啞姆般尼搖着手道：「此刻已十點鐘，還見客麼？你請他明天來罷。」但他是誰？你可問過沒有？般東道：「啞姆斯特琅。」船主公爵忙道：「啞姆斯特琅是誰？我並不認識這人。」想了一想，又道：「哦，今天早上保李對我說的，這位啞姆斯特琅就是他的好友也。」喜歡書畫的想罷，就高聲說道：「般東，請那客人進來罷。」般東聞命，自然退出室去。公爵倚在椅子上，輕輕拍着雙手，以爲這啞姆斯特琅一定是個賞鑒書畫的名家，有辨別的眼光。莫說此刻來，就是夜半公爵也必接見的一分鐘後，般東已領着那人進來了。那人年紀很輕，穿的是船長制服。啞姆般尼忙開口說道：「船主，我很歡迎你來。料你一定是來賞識我圖畫的。」今天我兒子曾說起過你的眼光，鑒別定然不錯。」啞姆斯特琅笑道：「我向來愛這些書畫，所以他的好，歹也略知一二。」說着，就走到牆邊一幅幅仔細瞧去。說道：「這倒都是有名的古畫，着實可貴。」啞姆般尼道：「你以爲這些就算好了麼？」且來看我這幅。」啞姆斯特琅就走過去看了好一會，滿口子稱讚不絕。於是更把壁上掛的畫一幅一幅再從頭看過。啞姆般尼指着一幅美人畫說道：「你看這幅畫，眉目生動，栩栩欲活，用筆真入妙境。當初吾化了一萬金磅買來的。」啞姆斯特琅道：「這種畫現在真少有了一萬磅買來不能算貴。」他說這話時，就留神看他的手錶，見已十點三十分鐘，忽地拿出一付新式手錶來。啞姆般尼本負着手，見他如此，甚是詫異，心中也深怕他不懷好意，正想抵制，那知他兩手已被那船主銬住，只得高呼道：「你想怎麼樣？」啞姆斯特琅也不回答，他又在袋中掏出一方手帕，把公爵的嘴塞住。公爵極力掙扎，然而已被他塞得緊緊的，休想喊出聲來。啞姆

斯。特。瓊。道。公。爵。對。不。起。你。竟。中。了。我。的。妙。計。現。在。動。又。不。能。動。喊。又。不。能。動。喊。不。出。還。是。放。安。靜。些。好。在。我。決。不。
 害。你。你。也。不。用。害。怕。說。時。就。把。啞。姆。般。尼。推。到。椅。子。面。前。讓。他。坐。下。把。兩。隻。脚。也。捆。將。起。來。這。時。啞。姆。般。
 尼。真。一。動。也。不。能。動。了。啞。姆。斯。特。瓊。便。走。開。去。把。門。上。了。鎖。從。他。裏。衣。中。掏。出。一。物。好。似。帆。布。做。成。的。他。
 掏。出。來。抖。了。一。抖。果。然。是。個。很。大。的。口。袋。啞。姆。般。尼。坐。在。椅。上。瞪。眼。望。着。他。好。不。着。急。想。大。聲。呼。救。嘴。裏。
 又。塞。着。一。些。兒。聲。音。也。發。不。出。眼。瞧。那。啞。姆。斯。特。瓊。態。度。安。閒。啣。着。一。支。雪。茄。把。牆。上。掛。着。的。許。多。名。畫。
 一。幅。一。幅。取。下。來。都。放。在。他。那。個。大。袋。中。啞。姆。般。尼。見。這。人。盜。他。的。畫。比。盜。他。的。寶。貝。還。要。着。急。瞪。着。兩。
 個。眼。睛。幾。乎。要。突。出。來。了。啞。姆。斯。特。瓊。却。笑。嘻。嘻。的。望。着。他。道。你。不。必。發。急。我。也。不。要。這。些。撈。什。子。的。畫。
 不。過。暫。時。借。他。一。用。罷。了。停。幾。天。我。還。要。還。給。你。的。其。中。道。理。日。後。你。自。然。明。白。啞。姆。般。尼。雖。想。詰。問。他。
 幾。句。却。苦。於。說。不。出。話。來。心。中。發。急。自。不。消。說。本。來。這。些。無。價。的。名。畫。眼。睜。睜。的。望。着。被。人。劫。去。不。論。是。
 誰。那。得。不。心。痛。呢。啞。姆。般。尼。嘴。裏。雖。做。聲。不。得。心。中。却。暗。暗。的。想。道。這。人。究。竟。是。誰。是。不。是。保。李。所。說。的。
 那。個。船。主。啞。姆。新。特。瓊。照。眼。前。情。形。瞧。去。一。定。不。是。他。定。是。個。惡。賊。冒。了。啞。姆。斯。特。瓊。的。名。存。心。來。搶。我。
 書。的。尋。常。賊。人。盜。人。家。東。西。總。在。夜。深。人。靜。的。當。兒。從。沒。見。人。家。還。沒。有。睡。覺。就。跑。了。來。的。然。而。這。人。却。
 偏。偏。十。點。鐘。就。來。了。這。時。候。啞。姆。般。尼。的。下。人。們。却。還。沒。睡。難。道。這。人。不。怕。被。他。們。拿。住。麼。大。約。他。已。把。
 公。爵。邸。中。的。情。形。打。探。明。白。曉。得。等。邸。中。人。都。睡。了。各。處。的。門。也。都。上。了。鎖。那。時。就。很。難。下。手。他。所。以。冒。
 險。早。來。大。約。也。就。爲。了。這。個。啞。姆。般。尼。越。想。越。氣。只。苦。於。不。能。動。不。能。做。聲。只。索。低。了。頭。坐。着。眼。睛。也。不。
 去。瞧。他。瞧。了。徒。然。生。氣。啞。姆。斯。特。瓊。却。得。意。洋。洋。一。些。張。皇。的。樣。子。也。沒。有。這。時。兩。面。牆。上。的。畫。已。都。被。

他取了下來。那個口袋也差不多快滿了。然而瞧過去時，却還能裝得不少。啞姆斯特琅掉轉頭來，望着啞姆般尼。把手中吸剩的雪茄丟在壁爐中，歡然說道：「這些畫都是不常見的東西，竟能完全落入我手。真教我歡喜得甚麼似的。不過我取去後，這裏牆上却未免太空了。好在不久就要還你的，你也不用急到如此。又過了五分鐘，那口袋方纔裝滿。啞姆斯特琅把袋口紮好，預備提起來。這袋子裝滿了圖畫，分量自然很重。啞姆斯特琅如何取去呢？啞姆般尼當時也曾想到這層，但在這緊急的關頭，眼見得甚麼名畫從此都不能自有自救，也沒有法子。又那有工夫代賊人打算呢？啞姆般尼曉得這人要走了，心想偷被他一走出邸門，還到那裏去捕拿他，不能不趁這當兒攔住他去路。於是竭力掙扎，那塞着嘴的手帕居然脫了出來。當下便大聲呼道：「保學……保學……快來救命……這賊人……啞姆斯特琅聽得他一喊，疾忙趕過來，把公爵的嘴塞住，纔慢慢提起口袋，開了門，走入客堂。但那僕人般東已聽得圖纔，啞姆般尼的呼聲，正向書室中跑來，却和啞姆斯特琅撞了個滿懷，接着又聽得書室中喊道：「那個賊人想逃了！你們快攔住他！」攔住他般東便向啞姆斯特琅道：「該死的惡賊，想望那裏逃？說着紅漲着臉，鼓着全身勇力，迎將上去。啞姆斯特琅背着那沈重的口袋，知道不能抵敵，就向樓梯間奔去。這樓梯間本很寬大，而且電燈通明，所以啞姆斯特琅毫不爲難，就趕上了第一層樓。啞姆般尼這時又在書室中喊道：「那個惡賊可捉住了？沒有般東道：「不幸已被他逃上樓去了。」啞姆般尼急道：「你們快追上去，萬不可被他逃走。」般東答應着，已大踏步上了樓梯，猛聽得後面起了一陣子腳步聲，回頭一看，正是兩個家丁般東站住了，向他們說道：「樓上有一個賊人，擺得福得，你跟我上去。錫姆司你也來站在這裏做甚麼？」

們一。就。攔。那。賊。人。可。就。要。逃。走。了。快。來。快。來。於。是。擺。得。福。得。和。錫。姆。司。就。飛。一。般。跑。了。上。去。般。東。趁。這。個。當。兒。就。回。身。到。了。書。室。瞧。他。主。人。去。了。至。於。擺。得。福。得。和。錫。姆。司。兩。人。本。都。是。退。伍。軍。人。所。以。倒。有。點。勇。敢。的。精。神。上。了。樓。四。下。裏。一。望。並。沒。有。甚。麼。賊。人。的。影。子。但。見。洋。台。上。却。躺。着。一。個。婢。女。說。方。纔。有。一。個。着。制。服。的。人。把。他。一。拳。打。倒。又。跑。到。二。層。樓。上。去。了。擺。得。福。得。和。錫。姆。司。料。得。那。人。就。是。賊。人。也。不。暇。細。問。隨。即。追。了。上。去。一。看。也。沒。有。人。影。但。聽。得。第。三。層。樓。上。有。走。路。的。聲。音。知。道。賊。人。已。在。那。裏。誰。知。等。他。們。到。了。三。層。樓。上。賊。人。又。跑。到。屋。頂。上。去。并。且。把。那。道。通。屋。頂。的。小。門。也。關。上。了。接。着。聽。得。上。面。又。喊。道。你。們。兩。個。還。敢。上。來。麼。我。有。手。鎗。在。這。裏。你。們。偷。上。來。時。我。就。開。鎗。打。你。們。下。去。擺。得。福。得。和。錫。姆。司。到。了。這。時。却。沒。了。主。意。兩。個。人。呆。呆。的。盼。望。着。一。會。擺。得。福。得。纔。道。錫。姆。司。你。站。在。這。裏。守。着。好。在。他。在。屋。頂。上。既。沒。有。梯。子。也。不。能。下。來。等。我。去。多。喚。幾。個。人。來。設。法。拿。下。他。錫。姆。司。道。但。據。我。看。：：：擺。得。福。得。不。等。他。說。完。早。已。跑。下。樓。去。一。直。趕。到。大。客。堂。中。見。啞。姆。般。尼。公。爵。正。坐。在。那。裏。哭。喪。着。臉。十。分。難。看。一。見。擺。得。福。得。就。問。道。你。可。拿。住。那。惡。賊。沒。有。擺。得。福。得。道。他。已。逃。到。屋。頂。上。去。了。啞。姆。般。尼。失。聲。道。已。上。了。屋。頂。麼。我。那。些。寶。貴。的。圖。畫。可。怎。樣。了。擺。得。福。得。道。我。不。知。道。啞。姆。般。尼。霍。的。立。起。身。來。道。你。不。曉。得。麼。你。真。個。不。曉。得。麼。那。樣。一。個。大。口。袋。你。難。道。還。不。會。看。見。麼。你。這。個。笨。伯。爲。甚。麼。不。生。生。拿。下。他。這。時。般。東。也。立。在。客。堂。旁。邊。一。動。不。動。因。爲。也。受。了。公。爵。一。番。痛。罵。甚。是。懊。恨。公。爵。又。惡。很。很。的。說。道。賊。人。上。了。屋。頂。你。爲。甚。麼。不。追。上。去。擺。得。福。得。道。他。握。着。手。鎗。要。打。死。我。們。呢。啞。姆。般。尼。道。除。了。你。還。有。誰。擺。得。福。得。道。我。同。錫。姆。司。一。塊。兒。去。追。的。啞。姆。般。尼。道。如。今。他。在。那。裏。擺。得。福。得。道。正。在。樓。上。守。着。那。惡。賊。呢。啞。

姆般尼立刻跑出客堂，抬着頭，喊道：「錫姆司，錫姆司，上面立時應聲道：『我在這裏。』」姆般尼道：「你別給那黑賊從屋頂上下來，快把那小門上了，鎖他，可就沒法兒下來了。」錫姆司道：「我已上了鎖。」姆般尼又悲聲道：「唉，我那寶貴的圖畫，我那可愛的圖畫，都被那賊搶劫去了，怎不氣死人呢？」般東，你可是發了癡，呆呆的立在那裏，做甚麼，還不快點走出門去，守着那黑賊，不要給他從屋頂上爬下來。」般東道：「爺兀是發急，有甚麼用，還是叫擺得福得去多喊幾個人來包圍上去。」姆般尼似乎沒有聽得似的，不住的頓足嘆氣，瞧他模樣兒，幾乎要發瘋了。般東瞧他這樣，心中老不明白，心想：「被賊人劫去的，不過是些畫圖，那裏值得如此發急論啞姆般尼的性情，向來很柔和的。」般東服侍他，已好幾年，從沒見他生氣。但是今天的性情，却大變了，那種暴怒的樣子，簡直和瘋人不相上下。過了一會，纔安靜一些。因為姆般尼一心想賊人既逃上屋頂上去，容易下來，倒很為難。牆上也沒有籐給他攀援，要是聳身跳下去，這樣高高的，怕也定要跌死，就是不跌死，也必受了重傷。況且上下的小門已被錫姆司鎖了起來，那賊任是本領大，却還是陷入絕地呢。在啞姆般尼的理想，原不算錯，不過事實上竟和理想大相反，背了他想了一回，抹去額上汗珠，飛步向前門走去。這時天色甚黑，連那天宮的星斗也都被黑雲遮住，透不出一些光來。啞姆般尼正向外走去，忽聽得黑暗中有很細的聲音聽過去，似乎還不止一人。當下不覺大吃一驚，再定睛瞧時，却見四周都有人把守着，暗想：「這些人是誰？不要和賊人通同一氣的麼？」幸而這時恰見了般東，纔知道是他佈置的。在他的意思，以為屋子四周都有人守住了，賊人在屋頂上，自然沒法下來。就是下來了，也須給他們看見，不致脫逃。這法兒真好極了。啞姆般尼既知道是自己的，人心就大

定忽又掉轉身來跑進書室取了一柄手槍裝足子彈惡狠狠的趕出來恨不得一槍就把賊人打死可惜他這柄槍的機關已有了點損壞放時怕不能命中然而他當時並沒想到這層握着槍跳上樓去見錫姆司正在三層樓上忙問他道錫姆司那賊人可怎樣了錫姆司答道爵爺那通上屋頂的小門我早就鎖上但是屋頂上一些兒聲音都沒有不知道那賊人可在上面不在上面啞姆般尼道這話怎講他不在上面到那裏去呢難道他生了翅膀飛去不成錫姆司我決定用手槍打殺他了錫姆司沙聲說道打殺他麼啞姆般尼道倘他敢抵抗時我立刻結果他性命錫姆司去把那小門開了錫姆司答應着就走了過去但他心中老大的不願意深怕那門一開賊人就衝將出來他這時首當其衝說不定就有性命之危險然能主人命令又不能違拗只得捏着一大把汗前去開鎖誰知門開了只覺有一陣微風撲面吹來其餘一些也沒有抬眼望那屋頂上也黑魘魘的不辨一物啞姆般尼大聲道惡賊你躲在上面做甚此刻敢下來麼他說這話時聲音很高但是上面却並沒有人回答錫姆司道爵爺待我割幾枝火柴來向四下裏照他一照啞姆般尼道很好很好錫姆司便劃了火柴向門外一照並沒照見甚麼於是

一直照上屋頂然而屋頂還是屋頂却並不見半個人影更那裏有個賊人啞姆斯特琅呢啞姆般尼失聲道唉他到那裏去了說着就走到屋頂邊向下問道般東那賊人可拿住了沒有般東大聲回答道賊人在屋頂上並沒下來教我怎樣拿他呢般東還不知道賊人早已不在屋頂上就是那些無價的圖畫也早已去得無影無蹤但那賊人如何逃去的呢身上背着一個很大的口袋那能人不知鬼不覺的就逃下屋頂去即使身上帶着繩子是從繩上縋下去的然而下面已有幾多人圍守着又怎麼不見呢

這可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事麼。

第二章 代價五萬磅

一天尼柏爾正站在門前。忽見蘇格蘭場偵探長黎那德遠遠行來。却正是來會他主公南爾遜李的。尼柏爾忙引他進了會客室。兩人相見。行了握手禮。南爾遜李就笑着說道。黎那德。你倒出來得很早。黎那德道。因為有件事要和你斟酌個辦法。所以早些兒出來。我纔走上這條街。恰見尼柏爾正在那兒閒望。就引了我進來。尼柏爾本是南爾遜李的助手。這時聽了他的話。就帶着滑稽的口吻說道。主公。不要信他。我在樓梯間遇着他的。他正在那裏東張西望。好似飢鷹覓食一般。南爾遜李道。飢鷹覓食是怎麼樣。我倒沒有見過你的見識。竟比我廣了。但你把黎那德比做個鷹。須要小心防着他。不要就把你當做他的點心呢。黎那德也笑着說道。尼柏爾。你的口才倒很靈利。你主公的話。一些不錯。我恨不得就把你當做點心。一口吞下。肚子去。現在雖然不能往後。總有一天做到你只小心些。便了。尼柏爾道。真的嗎。黎那德道。自然真的。難道我和你說話麼。說時。從袋中掏出一支雪茄。向南爾遜李道。密司脫李。你可能許我吸烟。南爾遜李笑道。我不是婦人。何用問得他們。三個人都是老朋友。見了面。總得說幾句頑話。大家取笑。一回。這位偵探長黎那德。為人甚是謙和。身居偵探長之職。歷來所破的奇案。倒也不少。所以他的大名。社會上的人都曉得的。那時他既點上了雪茄。就坐在南爾遜李寫字台旁邊。說道。我要到哈姆東城去走一遭。尼柏爾笑容滿面的答道。可是坐船去麼。倒是很有趣味的。旅行。黎那德道。我並不是去旅行。實因那裏發生了一件奇案。就是啞姆般尼公爵邸中被劫的事。這位公爵不是很有錢的嗎。南爾

遜李道我却不十分清楚但我曉得他是個搜羅圖畫的專家世界的名畫常人不可見的他却有好幾種呢照這樣想來他總不是窮人了尼柏爾接口道昨夜公爵邸中來了一個賊人公爵的有名圖畫被他劫去不少一會兒就逃得無影無蹤你的來意可就是爲了這事罷黎那德道正是正是人家發現竊賊偷去東西這原是常有的事沒有甚麼奇怪但是這件事却離奇得很呢待我來說給你們聽聽於是就把他所知道的說了一遍黎那德也是今天早上纔得着啞姆般尼的報告連忙趕到南爾遜李這裏想和他們先研究這件案情或者有點眉目免得沒頭沒緒無從着手這時他既說完又道實在的情形我還沒有明白但據我的理想猜去這案中定然含着特別的意味你想那賊人在屋頂上如何能逃走呢南爾遜李蹙着兩眉問道屋頂可是平的麼黎那德道屋頂果然是平的但是爵邸四面都有人守着一些動靜也沒有屋中本有一道小門和屋頂相通那時自然關上而且下了鎖除了這門就沒有上下的路在理那個賊人萬不能逃去然而竟不知去向這可不是奇事嗎尼柏爾道他或者帶着繩梯就偷偷的溜下去也未可知黎那德道你的話雖很有理然而下邊守着的有許多人怎麼不會看見他呢而且他身上背着個大口袋似乎也不能跳將下去逃過人家的眼睛所以我說這事很爲奇怪當地的警察也莫明其妙踏勘不出一些形迹來南爾遜李聽着他說一聲兒不響等他說完了又想了一會方纔說道你現在預備到啞姆般尼公爵邸去麼黎那德道正是我就要去了南爾遜李道我可能和你一同去瞧瞧麼黎那德道你如果肯去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我的來意原想屈尊一行不料我還沒開口你倒自行請願真教我快樂極了尼柏爾道去一趟倒很容易不過來回一跑這一天的工夫又白白耗費了

主公我也能去麼南爾遜李道誰要你去我還有旁的事給你做總教你不辜負這一天光陰罷了於是
 把他拉到旁邊談了一回尼柏爾一一答應着還約好這事倘有結果再報告他五分鐘後南爾遜李和
 黎那德就坐了街車一直向哈姆東去了到了那裏見啞姆般尼臉色沮喪精神也頹敗得很一聽得南
 爾遜李也來了却高興了不少一壁和南爾遜李很懇切的握了握手又指着書室的牆上說道密司忒
 李我遇了這不幸的事你大約已曉得了我那些無價的名畫損失很多恐怕不能再收回來真教我痛
 心呢頓了一頓又道然而不論怎樣我總得奪回來了纔罷如今已預備酬金一萬磅倘有人還我的名
 畫我就把這一萬磅送給他黎那德道那個賊人你可認識麼啞姆般尼沙聲答道他自稱船長啞姆斯
 特琅但是冒名來的那個真啞姆斯特琅確和此事無關就是我兒子事前也沒有曉得至於這賊人究
 竟是誰却不知道南爾遜李聽了這話心中想道賊人雖不知是誰但是這人必和啞姆斯特琅接近或
 者和保李相識無意中聽得他們的話便動了這劫掠之念只無論如何這賊一定非常聰明那是不消
 說的了啞姆般尼又把這事的顛末詳細說了一遍南爾遜李同黎那德都凝神聽着等他說完就
 說先去把屋頂察看一番再作計較當下就由般東領着他們上樓到了屋頂上面這時本在上午那日
 光普照屋頂到處看得清清楚楚見那裏面積很廣四面都有欄杆護着後面一方有個小門外還有
 一塊地但也圍着欄杆烟窗都一個都沒有黎那德道這裏似乎並沒有一些可疑的所在說着和南爾
 遜李察看了五分鐘光景只也沒甚麼表示南爾遜李對於欄杆却非常注意仔細的研究幾乎沒一寸
 疎忽過的末後又向黎那德道那個賊人不是從屋頂上面逃走的黎那德道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難

道他藏在這裏等啞姆般尼上來之後方纔逃去的不成南爾遜李道不然在啞姆般尼上來之前黎那德道但是通屋頂的那扇小門已早經上了鎖了南爾遜李道他不是從這小門逃走的黎那德笑着說道照你這樣說來難道那賊人生了翅膀飛去的麼密司忒李你要曉得除了這小門可沒有旁的路給他上下了南爾遜李道我未嘗不知道不過情形如此也不是我故意說這驚人的話黎那德要知這案中內容一經研究起來很有駭人聽聞的情節含在裏面主謀的却是個強有力者正非同小可呢黎那德瞪目問道主謀的是誰南爾遜李道就是我們的老友恐怖黨了黎那德道又是恐怖黨麼說時很爲吃驚心想這恐怖黨的勢力實在偉大年來所鬧的事情也不在少數每一回鬧出事來警署中都束手無策幸而有個南爾遜李還有這能力和他們對敵不然他們更要橫行無忌咧不想這一回的事又和他們有關瞧來不是南爾遜李又沒有人去辦了當下便又問道你說這案又是恐怖黨做下的事請問何以見得南爾遜李道這却顯而易見啞姆般尼方纔對我們說那賊人臨去曾說過他並不要這些圖畫日後還要送還他你但就這一層上着想倘是普通的賊人那有這樣的口吻這一定是恐怖黨人借此要挾公爵想他拿巨金去贖罷了黎那德道照這樣說來這一定是恐怖黨人的奸謀了南爾遜李道大概如此今天公爵說不定還要接到恐怖黨的信那信上定然說公爵倘還要收回那些名畫就該拿多少錢來贖我還料到公爵接到他們信後定然允許他們的要求就是化去一半的財產也是願意的因爲那些名畫實好似公爵的第二生命呢黎那德點頭道就公爵個人身上想他自然答應密司忒李但你可能想個主意使公爵不化錢奪回那些名畫來麼南爾遜李笑道這事談何容易我不敢說定

能。做。到。且。相。機。行。事。罷。但。那。個。賊。人。我。們。假。定。他。就。是。啞。姆。斯。特。現。他。上。了。屋。頂。即。能。逃。走。這。是。一。個。極。大。的。疑。問。黎。那。德。道。原。是。啊。這。個。疑。問。那。樣。解。釋。呢。南。爾。遜。李。道。那。賊。人。既。不。是。魔。術。家。那。有。遁。身。的。法。術。而。竟。逃。得。沒。了。蹤。影。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麼。因。為。奇。怪。內。中。就。有。不。可。測。度。的。隱。情。了。你。且。想。啞。姆。斯。特。現。那。人。也。不。是。個。獸。子。他。要。逃。為。甚。麼。向。屋。頂。上。逃。呢。然。而。他。竟。走。這。條。死。路。足。見。他。成。竹。在。胸。不。怕。不。能。逃。走。這。是。一。定。的。道。理。了。黎。那。德。道。但。那。賊。人。逃。上。屋。頂。是。攔。得。福。得。利。雪。姆。司。逼。得。他。沒。路。可。逃。並。不。是。他。自。願。南。爾。遜。李。笑。道。黎。那。德。你。這。句。話。說。得。有。些。呆。氣。了。那。賊。人。當。真。想。從。前。門。逃。出。般。東。一。個。人。也。未。見。得。就。能。攔。住。他。他。却。故。意。試。這。疑。人。之。計。別。人。看。他。跑。上。屋。頂。自。都。想。他。萬。難。逃。脫。然。而。他。早。在。人。不。知。不。覺。之。中。悄。悄。地。走。了。黎。那。德。道。現。在。假。定。賊。人。是。自。願。跑。上。屋。頂。去。的。但。他。又。怎。樣。逃。走。的。呢。一。個。人。萬。沒。有。生。出。翅。膀。之。理。他。又。不。能。騰。雲。駕。霧。難。道。坐。了。飛。機。去。的。不。成。南。爾。遜。李。道。着。咧。竟。被。你。猜。到。了。黎。那。德。道。飛。機。麼。南。爾。遜。李。道。我。敢。說。一。定。是。的。黎。那。德。頓。了。一。頓。忽。又。沙。聲。說。道。原。來。是。恐。怖。黨。人。又。用。這。飛。機。政。策。實。行。他。們。的。搶。劫。手。段。抹。爾。西。海。島。上。不。是。也。曾。有。過。他。們。的。足。跡。李。立。根。君。發。明。的。飛。機。不。是。也。被。他。們。劫。了。去。麼。這。恐。怖。黨。人。真。可。惡。極。了。南。爾。遜。李。道。抹。爾。西。海。島。是。四。天。前。的。事。但。這。件。事。除。了。內。部。人。都。有。些。知。道。外。界。還。是。一。無。所。知。我。却。不。能。高。聲。談。論。這。事。以。免。洩。露。了。秘。密。社。會。中。偷。聽。得。恐。怖。黨。事。事。得。勝。警。署。裏。幾。乎。沒。有。遏。止。的。方。法。必。然。立。刻。起。很。大。的。恐。慌。那。恐。怖。黨。也。就。更。見。得。勢。了。說。時。眼。望。着。黎。那。德。吃。笑。個。不。住。四。天。前。南。爾。遜。李。同。尼。柏。爾。因。為。這。抹。爾。西。海。島。的。事。會。和。恐。怖。黨。暗。鬪。了。一。場。最。後。的。勝。利。終。為。恐。怖。黨。所。得。因。為。恐。怖。黨。所。想。的。就。是。李。立。根。的。新。

式。飛。機。後。來。竟。能。如。願。以。償。完。全。劫。去。不。是。好。算。得。全。勝。麼。那。飛。機。被。劫。後。南。爾。遜。李。曾。經。說。過。儘。十。天。以。內。總。可。奪。回。但。是。今。天。已。第。五。天。了。四。天。已。經。過。去。還。是。毫。沒。頭。緒。以。後。究。竟。如。何。此。刻。很。難。決。定。呢。黎。那。德。道。難。道。那。賊。人。乘。着。飛。機。逃。了。不。成。南。爾。遜。李。道。自。然。咧。當。啞。姆。斯。特。琅。去。會。啞。姆。般。尼。公。爵。的。時。候。那。架。飛。機。早。已。在。空。中。了。等。到。啞。姆。斯。特。琅。一。上。屋。頂。機。中。便。垂。下。一。根。繩。子。來。或。是。架。一。條。繩。梯。也。未。可。知。啞。姆。斯。特。琅。就。攀。繩。而。上。開。動。飛。機。在。這。黑。暗。之。中。人。也。看。不。出。他。們。用。心。的。巧。妙。真。使。人。不。可。測。呢。黎。那。德。聽。了。這。話。深。深。嘆。了。一。口。氣。道。奇。怪。奇。怪。教。人。那。裏。想。得。到。但。我。還。有。個。疑。問。向。來。恐。怖。黨。索。詐。都。是。先。向。人。要。錢。等。到。人。家。不。答。應。方。纔。施。出。那。要。挾。手。段。來。如。今。對。於。公。爵。爲。甚。麼。不。先。通。信。告。知。却。直。接。來。劫。他。的。畫。呢。南。爾。遜。李。道。我。想。公。爵。定。已。接。到。過。他。們。的。信。了。他。們。正。說。到。這。裏。黎。那。德。忽。聽。得。後。面。起。了。高。呼。的。聲。音。忙。掉。轉。頭。去。一。看。見。是。啞。姆。般。尼。公。爵。也。到。屋。頂。上。來。了。一。面。走。着。一。面。罵。道。惡。賊。惡。賊。我。偷。有。一。天。捉。住。你。定。把。你。碎。屍。萬。段。呢。南。爾。遜。李。同。黎。那。德。疾。忙。走。到。他。面。前。他。這。時。站。在。日。光。下。面。也。不。覺。得。熱。咬。着。牙。齒。握。着。拳。頭。似。乎。非。常。憤。怒。的。樣。子。又。喃。喃。的。說。道。恐。怖。黨。恐。怖。黨。你。和。我。有。何。仇。恨。却。又。纏。到。我。身。上。來。了。黎。那。德。立。刻。說。道。方。纔。密。司。脫。李。也。說。這。事。是。恐。怖。黨。人。做。的。你。現。在。又。說。甚。麼。恐。怖。黨。難。道。這。事。真。是。恐。怖。黨。做。出。來。的。麼。你。可。已。得。了。證。據。沒。有。啞。姆。般。尼。高。聲。道。證。據。麼。你。請。看。這。件。東。西。好。了。說。時。就。拿。出。一。張。信。紙。遞。給。黎。那。德。黎。那。德。和。南。爾。遜。李。一。同。看。着。見。那。張。信。紙。到。是。上。等。紙。料。紙。的。中。間。和。頭。上。都。有。一。個。紫。色。圈。那。就。是。恐。怖。黨。的。標。識。了。上。面。寫。着。道。十二。日。禮。拜。三。公。爵。鑒。貴。邸。所。有。的。圖。畫。已。安。然。進。我。們。的。手。了。我。雖。沒。有。工。夫。細。細。去。賞。鑒。他。然。而。我。也。很。

喜。歡。這。些。美。術。品。公。爵。平。白。地。失。去。了。心。中。一。定。很。懊。喪。但。要。收。將。回。去。事。兒。也。不。難。只。要。我。所。說。的。話。公。爵。一。一。依。了。一。禮。拜。中。完。全。送。還。貴。邸。我。所。說。的。是。甚。麼。呢。公。爵。且。聽。着。下。禮。拜。一。就。是。十。七。日。那。天。我。們。有。個。代。表。到。你。銀。行。裏。去。他。的。名。字。叫。做。解。姆。司。佗。婁。你。偷。給。他。五。萬。磅。的。鈔。票。如。此。下。禮。拜。三。公。爵。所。失。去。的。名。畫。都。能。不。損。分。毫。仍。在。你。爵。邸。中。你。要。是。把。那。解。姆。司。佗。婁。捉。住。或。是。在。那。鈔。票。上。面。做。點。暗。記。以。爲。將。來。追。究。的。地。步。如。此。我。們。自。也。有。對。付。你。的。法。子。第。一。須。先。毀。去。那。些。名。畫。然。後。你。再。小。心。點。我。們。自。另。有。別。法。來。處。治。你。總。教。你。曉。得。我。們。恐。怖。黨。的。利。害。呢。現。在。離。下。禮。拜。一。還。有。四。天。你。且。趁。這。四。天。中。打。定。主。意。罷。恐。怖。黨。首。領。具。黎。那。德。看。了。說。道。五。萬。磅。這。個。數。目。未。免。太。大。了。南。爾。遜。李。道。少。了。他。們。也。不。值。得。據。我。看。來。五。萬。磅。還。不。算。多。但。多。少。都。不。去。管。他。公。爵。對。於。這。事。預。備。怎。樣。辦。呢。啞。姆。般。尼。微。歎。道。說。不。得。允。許。他。們。把。五。萬。磅。去。贖。回。名。畫。密。司。脫。李。可。是。他。們。所。劫。去。的。都。是。世。上。罕。有。之。品。我。那。能。愛。惜。了。五。萬。磅。任。他。們。毀。壞。我。這。無。價。寶。呢。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寧。可。付。錢。了。南。爾。遜。李。搖。頭。道。公。爵。的。意。思。是。愛。惜。古。物。起。見。果。然。不。能。算。錯。但。他。們。黨。人。也。決。不。會。毀。去。那。些。名。畫。呢。啞。姆。般。尼。道。你。能。決。定。他。們。不。毀。麼。南。爾。遜。李。道。我。雖。不。敢。決。定。但。他。們。首。領。并。不。是。無。賴。下。流。倒。也。是。個。很。有。學。識。的。人。我。就。這。上。面。着。想。他。似。乎。也。不。捨。得。啞。姆。般。尼。道。你。既。不。敢。決。定。我。還。是。付。錢。較。爲。妥。當。并。且。我。立。刻。籌。款。到。期。就。付。不。願。意。更。躊。躇。了。南。爾。遜。李。仍。舊。搖。頭。道。這。五。萬。磅。用。得。未。免。冤。枉。那。些。名。畫。恐。怖。黨。中。自。曾。好。好。兒。保。守。着。不。肯。毀。壞。的。黎。那。德。也。道。五。萬。磅。數。目。很。大。公。爵。還。該。細。細。的。斟。酌。一。番。川。得。有。益。還。不。去。說。他。要。是。錢。已。花。去。了。仍。然。毫。無。益。處。這。又。何。苦。呢。啞。姆。般。尼。道。這。個。自。然。不。過。教。我。愛。

惜金錢捨去那些寶貴的名畫那是萬萬做不到的事莫說五萬磅就是再加上一倍我也須設法湊齊了贖他回來呢南爾遜李微微一笑了一笑也不再說甚麼心想這位公爵却是雄於財產五萬磅也不算少公爵看起來似乎沒甚可惜只要收回他的名畫萬事都休了要知那些畫存在恐怖黨中也是安妥得很決不致毀壞的試問他們就把那些畫撕得粉碎有甚麼益處起初所以來搶去只爲借此好要挾公爵弄到那五萬磅目的全在金錢不在畫上公爵不明白這個道理一心要如期付款未免太懦弱了想罷向啞姆般尼道公爵既想付款贖畫我也不便攔阻但是我依着我的主張也去着手進行在這四天之中或能奪回名畫也未可料啞姆般尼道也好你偷真能奪回我也把五萬磅奉酬總之我預備着這筆錢不論怎樣用法只要得着圖畫罷了南爾遜李笑道我不想發這注大財一半我還嫌多只消四分之一夠咧啞姆般尼道四分之一未免太少其餘的你既不要我仍舊拿出來或是捐入紅十字會或是補助戰地慈善事業你偷能戰勝恐怖黨使他們大敗我就快慰極了然而你可能做得到麼南爾遜李道且看日後便了於是又閒談了一回黎那德這時可悶極了心想南爾遜李說四天中就能奪回那些畫他究竟用甚麼法子去奪呢恐怕又是能說不能行的事慢說南爾遜李四天果然做不到就是警署裏怕也不能呢然而南爾遜李的意思却和他全然不同因爲他對於恐怖黨情形很熟有許多的消息實是警署中夢想不到的南爾遜李肚中却雪亮所以他敢說這大話了這時啞姆般尼氣也略略平復了但走到書室中見牆上一幅畫都沒有又不由得大怒起來一會又想到自己只要拿出五萬磅那些畫仍能掛在牆上並非一去不回來的可比想到這裏心又安了不少又過了一刻南爾遜李就別了

啞姆般。尼回到他格萊客寓街自己寓中。方纔到家。却見已有一個客人等着。那客人是誰。正是飛機隊長。李立根。愁容滿面。似乎憂悶得很呢。

第三章 空中之飛機

李立根年紀很輕。容貌也很清秀。頭髮彎曲得好似假造的一般。眼光非常有神。南爾遜李走進會客室時。他正站在一扇窗前。口中啣着一枝紙捲烟。他一聽得腳步聲。忙回頭來。見是南爾遜李。便立刻說道。密司脫李。你回來了。我已等了十分鐘。咧。我擅自進你的會客室。你可不要說我太唐突。麼。南爾遜李道。你不用客氣。我且問你爲甚麼事來。瞧我李立根道。還有甚麼事。不過仍舊是那件事。我從那飛機劫去後。簡直整日價如坐愁城中。好不難堪。密司脫李這幾天可有點好消息。麼。南爾遜李道。有的。李立根急道。當真麼。當真有好消息。麼。南爾遜李道。好壞我不敢說。定且也不必去問他。但是你的飛機似乎已給他們利用。昨天夜裏啞姆般尼公爵被劫。賊人所用。的就是你那架新飛機。我今天早上方纔曉得這件事。這不是你飛機的一種消息。麼。李立根道。搶劫麼。南爾遜李道。正是。如今既發現這飛機的蹤跡。事兒就易於探尋了。李立根道。那飛機究竟在那裏。不是依舊不曉得麼。南爾遜李道。這却不能決定。李立根道。你現在還不能決定。恐怕要失約了。南爾遜李道。失約麼。我本說是十天現在纔有四天。怎麼知道。我在這六天之中。一些好消息也沒有呢。你且耐心兒守着。總有這一日。南爾遜李正說着。猛見室門開了。聽得尼柏爾一路喊進來。道。新聞新聞。尼柏爾踏進會客室。見有客人在這裏忙頓住了口。把室門關上。南爾遜李和李立根見他這樣子。都很爲奇怪。南爾遜李問他道。尼柏爾。你這樣大驚小怪。做甚麼。

來。尼柏爾道：「昨天夜裏，恐怖黨人就用李立根君的那架新式飛機到啞姆般尼公爵邸中行劫。南爾遜李道是咧，你也曉得這事麼？」李立根道：「這事密司脫李方纔說過，你還以為是新聞那？我們早已曉得了。」尼柏爾笑道：「既然曉得，我也不再說了。但我料得禮拜五那天必有事兒發生呢。一會李立根拿起帽子來，道：密司脫李，我真愁悶極了。」南爾遜李道：「我理會得這也難怪，你憂悶不過，愁也無益，還是放心點罷。」李立根道：「一天奪不回那飛機，我的心一天就不能安。」密司脫李我幾時再來聽你好消息？」南爾遜李道：「你也不必多跑，我萬一有甚麼好消息，着人來告訴你，不然就用電話或電報便了。」李立根道：「你且不必失望，也不必想那恐怖黨的首領神通廣大，世界中沒有敵手，須知不論做甚麼事，總得一步步向前，做去太急了，終不能討好總而言之。我既答應你偵探這事，奪回飛機自然有個結果，你且安心等着。」李立根聽了他這番話，精神倒一振，作很興頭的告辭去了。李立根去後，南爾遜李又向尼柏爾道：「你剛纔說有新新聞，究竟是甚麼？」南爾遜李道：「我已說過了，那裏還有新聞呢？」南爾遜李笑道：「你這話定是一種託詞，我料你腦中定還藏着緊要的新聞，快說出來罷。」尼柏爾道：「主公真聰明，絕頂了，猜得一些兒也不錯。」因為在李立根面前，我却不便說出來。當我進來時，不曉得他在這裏，如果曉得我可一聲兒也不響了。主公這個新聞却很為新鮮，很有價值。剛纔我到福哈姆街錫密那俱樂部，在部裏遇見一個人，主公再猜猜看，這人是誰？」南爾遜李道：「你快說出來罷，我不耐煩慢慢去猜了。」尼柏爾道：「那人正是陶得南爾遜李。」聽了這話，並不奇怪，仍安然的問道：「你遇見陶得他，說些甚麼話？」尼柏爾坐在椅上，答道：「如果我說現在那恐怖黨的首領新格萊夫已經被逮，你可要大吃一驚麼？」南爾遜李道：「你快明白說來，等

你。說。完。我。也。好。定。一。個。進。行。的。方。法。了。你。到。錫。密。那。俱。樂。部。中。看。見。了。陶。得。這。是。很。巧。的。事。但。他。說。些。甚。麼。呢。尼。柏。爾。道。所。聞。所。見。都。萬。分。重。要。待。我。來。細。細。講。給。主。公。聽。罷。看。官。們。在。下。做。書。的。趁。着。尼。柏。爾。未。說。的。時。候。先。要。交。代。這。錫。密。那。俱。樂。部。究。竟。是。一。個。甚。麼。去。處。然。後。尼。柏。爾。所。說。的。話。就。不。覺。得。奇。突。沒。來。歷。了。這。個。錫。密。那。俱。樂。部。却。是。恐。怖。黨。人。組。織。的。一。個。秘。密。機。關。黨。中。遇。有。會。議。的。事。都。在。這。裏。開。會。凡。要。進。這。個。俱。樂。部。的。門。先。要。知。道。他。們。的。暗。號。不。然。憑。你。是。甚。麼。人。都。不。許。進。去。黨。中。偷。發。佈。告。或。書。信。之。類。都。用。暗。號。這。種。暗。號。是。首。領。新。格。萊。夫。造。出。來。的。造。得。甚。是。新。奇。局。外。人。見。了。不。過。是。些。灣。灣。曲。曲。的。線。休。想。明。白。他。的。用。意。而。且。謹。守。秘。密。人。家。也。無。從。曉。得。只。有。南。爾。遜。李。和。尼。柏。爾。在。幾。個。禮。拜。前。方。纔。識。破。這。暗。號。的。意。思。今。天。尼。柏。爾。能。發。到。他。們。俱。樂。部。裏。去。也。是。得。力。於。此。看。官。們。南。爾。遜。李。和。尼。柏。爾。所。處。的。地。位。此。刻。却。很。優。勝。黨。中。的。秘。密。原。已。知。道。一。二。內。中。又。有。個。陶。得。因。爲。感。激。尼。柏。爾。救。命。之。恩。遇。事。都。在。暗。中。幫。助。就。是。上。回。抹。爾。西。海。島。那。件。事。也。虧。得。他。說。出。李。立。根。被。囚。的。所。在。纔。能。尋。到。不。然。南。爾。遜。李。雖。是。機。警。過。人。一。時。怕。也。沒。法。瞧。了。這。一。層。更。可。見。他。所。說。的。話。都。實。在。可。信。不。用。疑。他。了。南。爾。遜。李。對。於。啞。姆。般。尼。公。爵。這。件。事。雖。已。得。着。點。頭。緒。但。還。不。能。圓。滿。成。功。所。以。教。尼。柏。爾。到。錫。密。那。俱。樂。部。中。暗。探。一。番。現。在。見。尼。柏。爾。歡。天。喜。地。的。回。來。自。然。有。好。消。息。因。此。上。料。到。尼。柏。爾。方。纔。當。着。李。立。根。所。說。的。話。是。託。詞。了。這。時。尼。柏。爾。說。道。我。到。了。那。裏。一。個。人。也。沒。有。心。想。時。候。還。早。他。們。或。者。還。沒。有。來。等。了。不。到。十。分。鐘。接。連。着。來。了。許。多。人。大。約。總。有。二。十。人。光。景。隨。後。又。來。了。一。個。孩。子。送。進。一。張。紙。來。我。偷。眼。看。去。正。是。他。們。暗。號。的。命。令。我。雖。然。看。了。一。遍。却。記。得。清。清。楚。楚。一。字。不。錯。已。記。下。來。了。說。着。

就掏出一張紙來。那張紙是由袖珍簿上撕下的，遞給南爾遜。南爾遜接來，瞧時見上面寫送「里京得街邁蓀格蘭得十五號和三十二號此番派去的兩人，你們在那裏等着，自有一種牽引物往空中垂下來，這牽引物在半夜後一點鐘一定到了。」南爾遜看了，說道：「尼柏爾，這倒是件很要緊的事。這上面所說的里京得街邁蓀格蘭得是個珠寶行，那恐怖黨人今夜一定又想去搶劫了。因此上教他們在那裏等着到了一點鐘，那牽引物就下來，於是便發動了。但是這牽引物你猜他究竟是甚麼東西？尼柏爾道：「難道就是李立根的飛機麼？」南爾遜望着他道：「一定是的，居然被你猜着了。這且攔開你，把那俱樂部中的事講下去。於是尼柏爾又道：「我在那裏不敢久留，深怕太久了，倘被他們識破以後的事，更爲棘手，遲延了五分鐘，我就走將出來，跳上街車。我方上街隨後又來了一人，就坐在我旁邊，你道這人是誰？正是陶得南爾遜。李道：「原來是陶得，大約你在裏面的時候，他就識破你，所以跟你出來。」尼柏爾道：「不是的，我在裏面他並沒有見我出來，時他纔曉得，就一直跟我出來，也隨着我上了街車。因爲車中搭客很少，很便談天呢。」南爾遜道：「他所說的話，可能相信麼？」尼柏爾道：「有甚麼不能相信？陶得那心地很好，自從我救了他性命之後，一直感念着我，倒好算得是個君子，知恩必報呢。」南爾遜道：「當和我却不敢相信，但是救出李立根後，我纔信他並不欺騙我們了。他既尾隨着你，自有用意，他究竟說的甚麼？尼柏爾道：「話雖不多，却很有關係。他說今夜黨人去搶劫那珠寶店，四面八方已埋伏了許多偵探，布置得很爲嚴密，十五號三十二號却是派去的兩個黨人，他并且說，啞姆般尼公爵的名畫也是他們劫去的。第一却得力於李立根的飛機。」南爾遜點點頭道：「這個我早已料到你所探得的實在是很重要的。」

消息。我們該格外警備的。尼柏爾道：這用甚麼警備。簡直今天夜裏趕到邁孫格蘭得珠寶行去捉拿那兩個黨人便了。南爾遜李道：這樣鹵莽做事就是失敗的。根基尼柏爾道：照主公的意思預備那樣辦呢。南爾遜李道：如果我們冒冒失失去到那裏，即使把那十五號三十二號兩人拿住了，對於他們黨裏未見得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所處的地位却就更見危險。因為他們一定要報復的。況且他們偵探密布我們也未必就能得手。據我瞧來最好的辦法是我們去兩三個人。黎那德或者也和我們同去到了那裏先從別人家屋頂爬爬到那珠寶行屋頂上伏着不動看他們怎樣行事。我們再隨機應變。於是立刻通電話給黎那德請他立刻就來。不一刻他就來了。向南爾遜李道：密司脫李你喚我來有甚麼事。南爾遜李道：非但有事而且是很要緊的事。他們恐怖黨人又有了陰謀。你可曉得麼。黎那德聽了甚是詫異。忙道：你怎麼曉得的。南爾遜李笑道：我曉得的原因。因此刻不必去說他白白耽誤光陰。總之他們黨人預備在今夜去搶劫里京得街邁孫格蘭得珠寶行逃走的方法。大約也是用李立根的飛機。黎那德道：你可相信確有這事麼。還是聽得點風說。南爾遜李道：倘是不確我是決不出口說的。黎那德道：我知道你是個信人說的話也沒有不可信的。但我們既預先曉得他們的陰謀。自該設法去阻止他們進行了。南爾遜李就把方纔所定的辦法告訴他一遍。他也很爲贊同。又去召了個警官來。人多了。膽氣也粗了些。等到夜裏那珠寶行屋上就有四個黑影不用作者說明。看官自知道是南爾遜李他們四人了。這天夜裏天色甚黑。氣候也很和暖。他們四個人伏在屋頂上既不致被人看見。身上也不覺得難受。休息了一刻。南爾遜李和尼柏爾立在一邊。黎那德同那個警官却立在那一邊。他們面前有一個很

大的烟窗好似遮了個屏風一般。他們伏在那裏都不做聲。偶然說話彼此也附着耳聲。音很低的。等到夜午還沒甚動靜。里京得街上的車輛還是往來不絕。但只聽得車行的聲音。却不看見車身罷。了一會。南爾遜李掏出一個發光的時計來。尼柏爾道。主公甚麼時候了。南爾遜李道。十二點三刻。尼柏爾喃。喃說道。我總以為有兩點鐘了。等得人好焦急。他們黨人怎麼還不來呢。又過了一刻。忽見黑暗中兩個黑影伏在屋頂上。蠕蠕動着。身上還背着兩個很大的口袋。黎那德看見了。忍耐不住。就跳了出來。南爾遜李和尼柏爾也就一齊上前。那兩人不提防有這意外的打擊。大吃一驚。要想抵抗也來不及。早被他們四人按在屋頂上。手足都捆好。四人很為高興。以為這大功告成了。不料正在這個當兒。猛聽得空中來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南爾遜李立刻抬頭觀看。見天空中黑雲片片。從那罅隙中露出些微光來。尼柏爾也朝上望着。口中問道。主公可瞧見甚麼沒有。南爾遜李道。空中確有一件東西。正停在我們頭上。這也是我們該當探明白的事。必須冒險……他剛說到這裏。猛覺有一物掠過他頭上。見是一根繩子。從空中垂下來。左右擺動不已。南爾遜李也不計利害。伸手就握着那繩子。見每隔四尺打着好幾個活結。大約是預備那十五號三十二號兩人一節節爬上去的。南爾遜李喊道。黎那德。黎那德應聲道。我在這裏做甚麼。南爾遜李高聲道。快握着這繩子。我們儘上去。到黨人那裏去。尼柏爾你也隨着來。我們到了機中。那駕機的人。猛然看見我們。自必吃驚。我們也就能戰勝他了。說着。那繩子忽然收轉上去。南爾遜李本是握着繩子的。猛不防也就跟着上去。一轉眼已升高八尺了。黎那德還喊道。快跳下來。快跳下來。南爾遜李起初也想放了那繩子。跳將下來。但那繩子上去得很快。自料跳下去時。雖不死。也不免受

了。重。傷。倒。不。如。聽。其。自。然。罷。黎。那。德。同。尼。柏。爾。眼。看。着。南。爾。遜。李。到。了。半。空。中。但。也。沒。法。助。他。一。會。已。給。那。空。中。黑。雲。遮。住。連。影。子。也。看。不。見。了。

(未完)

徵求詩鐘揭曉

題 碁子乳腐 佛手柑片

值課者夢鷗 評次者歇浦久寄客

甲等 俞衡公

一著誰爭宜豆。踏。十分精切剖拳開。

贈文藝游戲場第一冊

乙等 俞衡公 二卷

一枰空佐淮南味。十指分黏院北香。

贈宣城詩集一部

未許閒敲留醬汁。儘容瘦削點茶香。

贈飲瓊漿館詞一部

此次徵求來卷寥寥祇以寄到各卷請歇浦久寄客選其最尤者披露至
薄贈已於陽曆一月初寄奉收祈 函示為盼 夢鷗白

奇情 靈河三影錄

第十五章

茗狂譯述

一日方十一句鐘。鐵兒正獨坐書室中。一年老之僕人忽入報曰。先生有客求謁。鐵兒詢曰。客何名耶。僕曰。先生客乃不肯直言。但云有事求見。鐵兒曰。嘻。如是耶。可速之入。彼當僕未入報之前。方作書致傑斯福老勳爵。偶一引首見一。身度魁梧。衣褐色。外衣之人。自窗外而過。向前門而去。以村中絕少面生之人。心固已疑之矣。至是益疑慮百端。惴惴不安。時老僕已肅客入室。客引闔室門。行至室中。言曰。密斯脫鐵兒。晨安。而爲狀至從容。鐵兒則厲聲報曰。晨安。客乃略一作咳。面露夷猶之色。曰。余將有要事。見白此間。不慮有人竊聽否。鐵兒聞言。略聳其肩。蓋初疑來者爲警署中人。至是乃知其非。而心始釋然矣。夷然曰。自余觀之。固無不可爲人聞之事。余……客卽止之曰。然余雇主殊不喜是。今余未有所言之前。先乞君允守秘密。敢爲君告。余固代表傑斯福老勳爵而來此耳。當言及傑斯福勳爵數字時。其聲特重。鐵兒果爲所動。變色詫呼曰。嘻。傑斯福勳爵耶。且坐而爲余言之。余當敬聆教言也。君特勳爵之律師耶。客乃磬折作禮。取椅近書案而坐。曰。非也。惟實受其命而至耳。當數月前。君曾欲以金三千鎊。向勳爵購此屋。願勳爵彼時殊無售意。作書覆絕其詞。至厲君幸。曲加寬宥。以彼病足多年。性情殊暴耳。然而今日事勢變矣。見夫兩家小兒。女子互相愛重。頗以爲樂。不復堅持不售之說。且于兩家之連姻。亦無異議。而勳爵邇來。方處窘鄉。需錢甚急。能得五千鎊者。則圍解矣。故特遣余至君。許擬得五千鎊代價。將此屋售之於君。并命余携款而歸。凡此君謂何如。勿以余素未謀面。而見疑。則幸甚矣。言已。舉手拂去其

衣襟間之塵埃。仰倚椅背。靜待其答。馮鐵兒聆言。夷然無動。第偷眼睨之。已而似有所得。笑容可掬而言曰。余今無意購屋。曾作書致老勳爵。願以五百鎊爲壽。取消前訂租約。兼以謝過也。實則馮鐵兒此言。僞耳。彼蓋見來人大有可疑。決非勳爵所派。故思有以弄之。客搖首言曰。自現狀言之。勳爵頗思得五千鎊以蘇其困耳。馮鐵兒曰。此固無疑。雖然。勳爵果何時以此事命君乎。客曰。前日耳。馮鐵兒曰。當面耶。客曰。此奚待言。勳爵對於此事。至爲關心也。馮鐵兒曰。然則勳爵于余五百鎊爲壽之一函。作何語耶。客笑曰。勳爵近日處境絕窘。余已言之。非五千鎊不足了事。馮鐵兒乃腹笑不已。暗思。余此函固尙未草盡。尙在余抽屜中。初未寄出。然則此人之爲假託必矣。乃含笑言曰。自余思之。余儕今日之晤談。宜卽此而止。他日欲再有所談者。當直接與勳爵父子及其律師接洽。想君或不反對是說。言次。起身行向火爐旁。呼人鈴處。客不待其至。卽躍起前遮之。曰。密斯脫馮鐵兒。汝且稍耐。容余稍伸其說。當知勳爵此次之行動。實至靈敏。而所以倩余外人作使者。實深爲君計耳。其言固極和平。然一觀其外貌。則知其含有恫嚇之意矣。馮鐵兒冷然言曰。凡此余殊不欲聆。且余殊無暇與君虛作周旋耳。君幸旁立。聽余按鈴。客仍時立勿動。曰。余雅不欲有不歡之舉。動然余言必須一伸也。言至是。其聲斗厲。續曰。敢詢君近日屋中果失去何物耶。此言一出。于是馮鐵兒復侷促不寧。竊思此人明明將以此事爲要挾。然而彼于何處聞得此事耶。夫知此事者。僅威約湯姆司二人。威約除對海倫述及外。初未告知他人。湯姆司則固絕能守秘密者。則此事之起。不外二途。其一或海倫以其事告勳爵。乃有此遣人索詐之舉。一則此人之來。實出其本意。據是而言。則此人當卽爾夕竊物者之一矣。惟第二說苟信。此人又何能詳悉彼家與傑斯福爵邸交涉之

事耶。以意度之。或威約嘗舉之以告海倫耳。然則海倫果何人耶。以彼所知。僅審與威約訂交未久。他無所聞也。彼在爾夕。晤見海倫時。聞及戎犯脫逃。及黑甲必丹事。已稍稍有所疑于海倫。然初固未疑及海倫。卽恩特之化身也。及今晨此不速之客突然而至。亦未疑及其與恩特一黨有連。但疑其爲警署中人。或爲畫事而至。心殊惴惴。比聞傑斯福勳爵之名。心乃大釋。不更疑及其他矣。至時復。然憶及前事。兩相推恍。然大悟。而細視客之狀貌。則明明開脫無疑也。于是驚恐之心大起。知此身或且落入仇人手中。所幸者。恩特一黨。或尙未識彼。卽考脫。渦斯耳。蓋事越廿年。人且疑其已化爲異物矣。如是沉思者頃之。始悄聲言曰。余乃未解汝意。客曰。然則余當爲汝釋之。言時。卽返坐原處。一若知馱鉄兒必肯靜聆其言者。馱鉄兒果略一躊躇。復歸坐。蓋抽屜中有一手槍。在滿思一取用焉。客乃言曰。尊處近日失去名畫三幅。勳爵已聞知其事。第此固與勳爵了無所涉。時馱鉄兒頗欲有所言。客卽止之曰。君幸毋中斷。余語惟不幸。勳爵復有所聞。謂此三畫者。實洛維雷家之故物也。此固警署中人覓之久。未得賞懸有賞格于榜者。夫以勳爵之身分。斷無貪得賞金之理。且以兩家之關係。尤不肯出此耳。故余今日之來。意以君高明當已知之。初不僞爲屋事也。馱鉄兒冷然曰。余固知之。蓋欲以五千鎊買其緘口。不言此事耳。而迴念倫肯堡之言。誠不謬。爾夕竊案。實恩特一黨所爲。而開脫者。固能鑑別書畫。故識此三畫耳。以恩特之狠固無事。不可爲此。所以既劫其物。復有此索詐之舉。而其家瑣事。必海倫所言。然則海倫之卽爲恩特。益無疑矣。惟彼于畫事。初不有所懼于警察。縱來索詐。大可一笑置之。惟望彼貌不爲若輩所識破。勝券卽操之于彼矣。行見算無餘策。一一置之于死也。客時乃言曰。君言誠是。免余費詞矣。馱鉄兒躊躇片頃。乃

探手抽屜中。詢曰。此票當如何書法耶。客曰。可書見票卽付。能盡以紙幣見付尤佳。馮兒曰。余乃勿有紙幣。且君之代勳爵收欸。果有何憑證。以明有此職權耶。客聳肩笑曰。余親愛之先生。不明極矣。此事固有異尋常。寧需憑證哉。且勳爵之名。初固不可關及耳。馮兒乃手按槍機。作色言曰。然則君可歸告勳爵。後此幸毋再及此事。敢與君道。晨安。客于是不復有所隱。率然言曰。老友聆之。今余儕輩勳爵于問題之外。可乎。馮兒怒容向之。指門令出。客仍曰。今余當與汝直接開一談判。汝亦謂善否。馮兒厲聲曰。汝苟不卽出者。余當呼警察至矣。客冷笑曰。警察耶。恐不類汝之爲人。汝亦知余前固蘇格蘭塲之偵探乎。今余已訪得畫之。下落苟一報告。萬金之賞不難立致。汝苟能以五千鎊畀余。余亦不事他求矣。此談判非極公允乎。馮兒乃潛出手槍于抽屜中。藏之身後。睜目而視客。旋復趨至呼人鈴次。按之鈴聲大作。客乃取冠。匆匆向外而行。冷然言曰。善。會當知乃公手段也。此時老僕已應呼而至。客于是復矯爲莊敬之容。肅然道晨安而出。馮兒于窗中目送其行。尋乃握拳透爪。向空而揮。喃喃言曰。可殺哉。若曹也。喬治。海倫。若猾賊。若流氓。乃欲與乃公爲難耶。行當一一送汝黨徒。復返荒島中耳。蓋事固甚易。警署中人。識鬼黨黨徒者。至衆一爲舉發。卽不難緝獲耳。而彼固勿畏警察者。不妨逕告以彼卽考脫。馮斯亦卽阿薩。在倫敦以放款爲業者。比既上其事于英法兩警察署。然後走荷蘭。依倫肯堡而居。引身事外矣。警署中人。一旦見其忽引避。當亦知其懼生命之遭險。必能爲之曲諒也。思至此。乃大樂展髻而笑。惟思握管一繕其事。上之警署。則兩手不期而戰。乃復按鈴呼人。于是老僕入矣。馮兒詢曰。夫人已歸來否。曰。先生未也。馮兒乃失聲而喟。復詢曰。夫人乘何車出耶。曰。四輪車也。夫人欲至潘脫納。許一視奧白斯。

汀夫人耳。歐鐵兒曰：汝可延西麗斯姑娘至。曰：姑娘亦于一句鐘前外出矣。歐鐵兒曰：嘻！然則湯姆司歸時，汝可屬其爲余一備轎車也。曰：諾。歐鐵兒曰：善。可取白蘭地酒及餅乾至。于是歐鐵兒乃靜坐作函。及既進白蘭地酒而手戰，仍不可止也。

今余復述開脫矣。既出歐鐵兒之屋，乃徐行于道中。念歐鐵兒之以警察相恫嚇，殊不足道，而纔與相晤，卽識其爲考脫過斯。惟彼或尙未識己耳。復有一事足異者，則以如此之深仇，今日相見之下，初無特異之感覺。前此恩特所言，良有同情，而恩特此次遣己行事，實屬大謬。且爲事絕險，有百害而無一利。旋復憶及復仇一事，實非所宜。以己之愚難餘生，頗以生命爲重，不欲重履危地矣。恩特前雖有不必復仇之言，然日久恐不足恃。今欲免此慘劇，惟有驅歐鐵兒他去，不復爲恩特所及，而其道將何出？則惟有作匿名信告警署，言歐鐵兒實有竊畫之嫌疑，則歐鐵兒將不自安，當遠遁他國矣。正沉思間，轉出一灣，忽見一玫瑰其頰，身度短小之人迎面而來，足踏地上落葉以爲樂，爲狀大類傑恩所言之斐佛也。私念苟誠爲其人者，當試舉其事告之，惟相與晤談，爲事絕險，苟爲所識破者，又奈何？然其志已決，亦不復有所瞻顧矣。此身安危，付之于天，可也。乃佇足而詢曰：君卽密斯脫斐佛乎？其人含笑答曰：然。此余之名也。開脫曰：余初亦不能遽決，但漫一相呼耳。余聞君在此間，乃呼此名也。然君非卽巴黎大名鼎鼎之大偵探斐佛爾先生乎？此言一出，殊出斐佛爾不防，不禁大震。然仍強自支應曰：君殆將有所見教于余耶？開脫曰：君度其如是耶？余今亦不敢虛述其欽仰之心。余在巴黎，固嘗一見先生，且聞先生之行事多矣。言次，復向散克蘭別墅而指，先生今者殆將往彼間乎？斐佛爾見其心事，又爲猜及，則含笑答曰：然。余意欲一往。

謁其主人也。惟……開脫不待其竟。遽攙言曰：余固嘗往一探矣。余于彼間事固略有所知。惟尙嫌不足耳。先生固與余爲同調。苟分任之。可得資金若干耶。裴佛爾固探是案者。然不欲遽承。則瞪目向空而望。開脫慍曰：嘻。君乃以是態向余耶。余今日示君以端。則余所言者。卽爲此失去之畫。苟二人瓜分其賞格。非可得五百鎊乎。裴佛爾笑呼曰：畫耶。吾友。盍質直言之。何爲願與余瓜分此一千鎊賞格耶。開脫矯作懊喪之狀曰：良以余所得消息。殊不完全耳。然能分得其半。究聊勝于無也。吾觀先生之狀。殆將據爲禁鬻。不欲與人分食乎。遂怏怏行去。裴佛爾乃呼之返曰：今日事固無事動怒也。來。其一語。余密斯脫……開脫卽曰：余名傑柯勃也。裴佛爾曰：善。密斯脫傑柯勃。所云之畫亦著名否。開脫冷然曰：苟爲尋常塗鴉之作。亦不煩大偵探裴佛爾至此矣。裴佛爾乃罄折作禮。然後含笑言曰：然則此畫嘗懸于……開脫至是不復能耐。遽怒呼曰：先生幸毋假惺惺作態。余與先生固同調。不須如是也。余今明告先生。余所云者。卽洛維雷家失去之三畫。今探得乃在此間。戲鉄兒處而……裴佛爾不待其竟。遽詢曰：君何由知之耶。開脫曰：以有人嘗見其懸于室中耳。裴佛爾曰：然則君何不以此告之警署。而率警一往搜查乎。開脫曰：余不嘗云。所得消息。殊不完全乎。恐難集事也。今君苟無意與余合者。余亦將冒昧一行矣。裴佛爾和聲曰：吾友。余非不納君言。惟君苟不能確保所言匪虛。余雅不欲鹵莽從事耳。開脫曰：是則聽君自爲之可矣。裴佛爾曰：君幸毋怏怏。實告君。余亦略有所得。惟尙嫌不足耳。今敢詢君一語。戲鉄兒果何種人耶。開脫曰：據余所知。彼實從前之過犯。初不僅此。竊畫一案耳。余已值之久矣。而偷睨裴佛爾之狀。知其言已奏功。不必再有所進。遂戛然而止。裴佛爾時亦匆匆欲行。惟二人皆欲示人以好整以暇之狀。復小立片頃。

斐佛爾乃草草書片紙授之上書密斯脫傑柯勃對某案探得何事將來賞格領得之後以其中之半分子予之。蓋一筆據也。開脫即受而納之囊中亦書一偽地址授之俾其不疑也。遂相道別。斐佛爾即揚長行去。是時其全神悉注于戲。戲兒之身頗有滅此朝食之概。而自開脫視之則固其私心所期。私慶其計之售。惟斐佛爾初非常人可比。閱久其疑且生。或有不便。遂匆匆遁去。此時斐佛爾仍于然向散克蘭別墅而行。其于開脫始終未一啓疑。蓋一則爲虛驕之心。所中一則以開脫狀態從容言詞鋒利頗忖其爲偵探界中人也。輒喃喃自語曰。彼何人斯。竟能識余。且知余在此也。時戲兒仍坐書室中。忽見一人絕短小。復自其窗下而過。頗疑其爲傑恩。及老僕入報復有客至。頗驚恐不知所措。遲疑久之。始毅然命肅客入。比相見。始知其非心。乃大釋。蓋彼于偵探初固勿有所懼耳。且不特此也。明知斐佛爾之來此村中實爲偵索鬼黨黨人。而今日初至之客。決爲開脫無疑。然則彼且將距躍三百。歡迎此法蘭西大偵探矣。斐佛爾略一周旋。乃敘述彼之至是。實因聞得一著名之賊黨已來是間。而戲兒頗藏有骨董書畫。易爲賊所覬覦。故特來一警告耳。戲兒乃向之謝稱。復言曰。余所貯藏各物。殊不值錢。初不足慮。惟所惴惴于心者。則彼黨之至是。或不爲此實欲復仇耳。余已草就一函擬上之巴黎警署。君不妨一讀也。即取函授之。斐佛爾讀竟不禁目瞪口呆。張驚愕不已。惴聲曰。嘻。君即考脫。渴斯耶。戲兒頷之。斐佛爾復曰。君云前居于傑斯福爵邸中之海倫。即近自荒島逸出之鬼黨首領。特而其黨徒開脫曾于今晨至此。非耶。嗟嗟。余今日乃知鬼黨黨人之本領不凡矣。戲兒復取一小片新聞紙授之。蓋聞威約之言後。即往覓此雪地熱之新聞紙。而自其上裁下者。含笑言曰。君試讀此。以余之能證明二人爲鬼黨黨人或足

嬰君之意也。然此時裴佛爾殊擾亂不寧。私念余今日乃為開脫所弄。而余固欲緝得此輩以成余名也。今竟交臂失之。足徵鬼黨之名不虛傳矣。彼恩特聞此事。或且于暗中吃吃而笑也。而此馱兒即考脫。渦斯之化身。其言或皆近實。然而彼豈已盡吐實情。一無所隱耶。即以此間竊案一事論之。徵之各方情形。固敢決其確有其事。而此三畫苟非即為洛維雷之故物者。開脫固不敢冒此巨險而言之。其前耳然馱兒諱莫如深。竟未向之一言也。思欲以此詰之。則又轉念彼固可以仿本為詞。且可言事一張揚。反足啓賊人之覬覦耳。當此思潮起落間。腦系為之大亂。彷彿見鬼黨人孳容向之。儼然立于其前也。已乃以新聞紙反之馱兒。言曰。此事至足驚人。彼黨本領洵不小哉。今君唯一之希望。即在彼黨或尚未識君耳。敢詢君之知海倫。即為恩特。乃在何時耶。馱兒詭對曰。蓋在上星期四夕間。彼時余適自倫敦歸。彼方飯于余家也。裴佛爾曰。嘻。乃飯于此間耶。雖然。君前此亦嘗疑及君之大仇。亦即來此竊物之賊。人已在隣近否。馱兒曰。未也。此言一發。不啻自承其有失竊之事矣。裴佛爾乃復曰。嘻。余今有一不關緊要之問。君試思之。彼黨之初來。是問其為竊物而來。抑欲報仇耶。馱兒曰。此乃不能言。裴佛爾曰。君乃不能下一斷語耶。然君之移去貯藏各物。是否在識破海倫之前。馱兒頗露徇促之狀。旋始言曰。然惟此亦有說。余固蓄此意已久。欲以之為彈子房耳。裴佛爾領之。乃復與馱兒匆匆作數語。允保護其身。即別去。半句鐘後。見馱兒坐一轎車中。向埃特萊車站馳去。蓋將往倫敦也。車中復載一客。則即此法蘭西大偵探裴佛爾。是深恐為人所見。頻頻命湯姆司揮鞭焉。

(未完)

寫情 好女兒 (續)

(爛柯山樵)

第十七章

讀吾書者。須知人之生死。早有定數。此語初非小說家言。凡老於閱歷久經世故者。必服膺斯語也。當喜兒扳機自戕時。適靜之之使者劉媪。至劉媪隨統領已十餘年。爲靜之同鄉人。極慈祥。性復溫婉。聞靜之言。大駭。匆匆趕入。值喜兒引槍向胸。用力扳機。機動而子乃弗出。蓋槍既倒。引向胸。不推而扳。轉不能震動。彈簧也。至是劉媪乃搶步揚聲。喜兒不防。暈然驚倒。媪撫而呼之。有頃喜兒醒。張目見媪。微喟曰。姥耶。目仍閉而淚。乃如斷索之珠。續續不已。媪竭力扶起。捺之坐次。婉言勸慰曰。姐胡遽萌短見。要知人之投生。良非易。故自盡者。必墮入枉死之城。永永末由超拔。法至嚴酷。姐竟甘蹈而不辭。殊爲姐惜。卽公子既鍾情於姐。姐亦須善自保重。情而遭劫。豈公子初意。而况公子乃主人之客。姐死而事實喧傳。姐之貞不傳。而犯懷春之誚。彼之情不永。而有薄倖之疑。此則與姐之默焉而終之旨。大背愛之適以害之。姐念及此。亦當爲公子留餘地也。喜兒不語。久久咽聲曰。姥言亦是。但留此身在。恐無善果耳。媪曰。姐須自攝。天既生人。必使有所歸。束縛之不祥。吾言已盡於此。千祈珍重。楊師尙立候回音也。遂踉蹌而出。黃鶴自靜之去後。中心鶻突。不堪名狀。其莫明所以之處。卽在喜兒何爲誤會。竟認我與彼有情。而確切無疑。願甘自殉。忽又回思。彼亦可憐人也。子然無靠。爲人作竈下之婢。舅父御下。雖寬而矜。則冷僻必苛。求於情理之外。逼之至此。而喜兒乃借題發揮。與然表妹。貌極賢慈。必不致令侍婢不堪。似又非是。再取素箋讀之。覺一往深情。如春雲出岫。蓬勃乃無已時。至「赴幽冥乃爲郎計」語。語又不禁。瞳目冥想。忽豁

然而語曰。癡兒直癡。至如此田地。耶吾病。乃有吾可病之道。初與汝絕不相及。而杯弓蛇影。疑及局外。此吾不幸之尤者歟。第靜之。此去不知能否挽回。此多決心。免演慘劇。則病即不起。亦可告無罪於方寸。時天將暝。暗書室之位置。又在廳事之後。偏地至幽靜。館僕童心未除。無事輒離左右。此時之幽寂。竟如夜半而臨鬼域。但聞秋風吹樹葉落。蕭蕭銅錘撥針機聲。軋軋而已。黃鶴體既孱弱。加以久病。面色本如素紙。經此恐慌。致將虛火引起。兩額緋紅。狀類敷脂。本擁被而坐。而氣急咻咻。喘竟不歇。遂閉目假寐。靜守靜之。忽館僮至。呈上一緘。鶴起視之。見封面書上海來四等電。剖而譯之曰。

鶴鑒。刻抵滬。明日到揚。珠沁。

吾書至此。不能不一敘意珠矣。當黃鶴第三函到杭。淑婉以探問爲由。親至鶴家。與鶴母等略爲委蛇。即直造意珠臥所。寒暄方畢。意珠曰。多日未晤。妹在家作何消遣。淑婉曰。終日無事。維爲他人供奔走。作寄書郵耳。意珠曰。妹不必爾爾。姊正爲他人作撮合山也。淑婉怒之以目。曰。姊被情絲所縛。擺脫不開。處處反將妹調侃。以怨報德。世間寧有是理耶。意珠柔聲言曰。此固吾戲言之過。但事至確切。而不容移易。淑婉亂以他語。意珠曰。此且弗談。姊夜來得夢不佳。今晨正儼趨晤。覺頭痛欲裂。足軟如綿。是以未果。淑婉曰。何不飭人傳喚。意珠曰。妹且莫提。日前姊欲購一物。彼傭竟眼高於頂。屢呼而不答。奴才如斯。何敢再爲驚動。淑婉曰。何不訴之姨丈。意珠曰。妹癩耶。簷下寄宿之人。與房主爭席。必爲旁人齒冷。况彼人（指黃鶴嫡母）大不以妹母女寄食爲然。雖未嘗出諸言語。而一舉一動。姊均知其用意。所在言下。憮然。淑婉奮然曰。姊弗介介。舍下房屋雖小。伯母與姊尙堪容足。不遠勝在荒儉之門。作倚柱之客耶。言後覺自

知失言。急辯曰：妹粗鹵，言語不擇，侵及長者，殊屬荒謬。意珠曰：此何傷？平心商論。姨丈矚於婦言，即賢如表兄，尙遭鄙棄，何況我輩？淑婉喏曰：妹幾誤事，姊不提及，妹幾忘却矣。言時，將鶴書上呈。意珠急剖之，讀未及半，淚已簌簌而下。及竟，乃泣不可仰。淑婉殊蹙蹙，詢曰：來書究作何語？何至如此？意珠咽聲言曰：彼病矣，病且劇矣。言時，幾不成聲。淑婉亦爲之泣，然曰：可憐哉！但彼堂上知之耶？意珠曰：初未前聞，以吾意度之，鶴哥雖病在垂危，決不稟及堂上。蓋首塗時，嘗謂姊曰：離家乃如離獄，所戀戀而不忍別者，惟姊一人。姊當時以此言慫恿之，並約以半月之期，姊准回鄉，當時彼不勝喜躍。翌日即行，今半月已過，姊竟失約，而彼則病將不起。昨夢中，偕母返里，恍惚間，似又與彼遠別，別後，姊病似竟不起。方以爲自身不祥，詎乃應之，彼身夢境顛倒，豈彼有意外耶？如之何？如之何？言下，似欲失聲而號。淑婉曰：揚州離此祇數百里，方今交通便捷，今日發明，明日即到，况別尙不久，即病諒不致如姊云之劇。姊既留杭，不便何不逕回，那江非計之兩得者乎？意珠曰：果能如此，事誠兩得，但家母之意見，竟前後如出二人。初本極力主張訂婚，近來則不甚道及，並且不敢向吾提及，此非出人意耶？淑婉曰：此又何故？意珠曰：姊亦莫明所以。昨晚無人時，又向老人道之，並問其不能訂婚之理由。家母謂：婚媾貴彼此相得，汝姨夫既爲姨娘（指鶴生母）所惑，不欲婦汝，即勉強而行之，必傷家庭，和氣而姑媳之間，既隔此一層重障，與幸福之途，必背。夫婦間之利，必不敵家庭間之害也。其言姊妹之似不甚圓滿，蓋彼反對者，乃反對其子之行爲，問嘗聞彼讓鶴之短，謂爲闖茸而不知振作，終日呻唔而不知自謀生活，妹其思之。鶴兄之才，尙愁無餬口之方耶？十年埋首正爲將來應國家之需求耳，淺見之流，乃譏爲無用，並謂秀才文章不能易取，斗粟嗟乎，璽國

舞 女 見

之寶也。設有人予之村媪，必糞土視之，非不知寶而無所用也。文章猶璽耳，愚氓之人安知寶貴。姊之重鶴，即在彼家人鄙棄之短處，而溫雅守禮，尤爲難能。此所以誓願終身相守也。淑婉曰：然則彼家人如此，而伯母又抱此宗旨，將如之何？意珠淚披於頰，以巾掩面曰：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姊與鶴兄之婚約，雖歷萬劫，決弗食言。後此諸事，祇可付諸彼蒼。成固天幸，敗亦惟一死以謝知己耳。淑婉曰：可憐哉！第此番究作何行止？意珠默然有頃，曰：姊決意返揚，行期即在三日之內。蓋來函有云：不久須離去揚州也。老母卽不見許，亦必一行，但有一事敢勞吾妹，私意度之，諒不見却。淑婉曰：但須力能辦到，無不爲效。棉薄意珠曰：卽老母不願同行，欲求吾姊作伴，以免旁人道短長耳。淑婉曰：此何不可？妹正羨廿四橋頭無邊風月也。言畢略坐，珍重而別。

當晚意珠卽將欲返揚州之意，婉曲達之董氏。董初以爲不可，謂姨氏情厚，設愬然而去，姨必不悅。而此時鶴正在揚，又犯瓜李之嫌，女子以名節爲重，不宜一意孤行，爲人指摘。意珠則堅執非回揚不足以愈鶴病，並表示與鶴關係之堅決。果母不耐跋涉者，兒願一人獨行。董無奈，尤與姨氏商之。翌日董密商諸姊，並道鶴病。鶴母（指嫡母）大憂，反慫恿董行，謂宜從速。蓋日昨曾聞鶴父於無意中云：鶴得統領推轂，須遠赴東省也。而是日淑婉又來探問行止，云已稟聞堂上，准與意珠同行。意珠欣然，遂促母往辭鶴父。鶴父雖略留意，却無所可否。鄭氏則力阻之，謂戚串無多，姨又癡獨，儘可長留此間。爲甥女擇婚，有姨丈在耳，目總較女流靈敏，卽不然，亦須度過殘冬，再定行止。蓋深知鶴羈揚州不久，俟離廣陵，母女卽不能會面。醉翁之意，固別有所計。董訓婉言道謝，謂有附郭田數頃，冬季將屆，必過回料量，而運河每屆冬令

必涸。交通殊形困難。况北地收成較早。農民又刁頑無倫。故必從早趕回。鄭氏無奈。遂虛道寒暄。鶴母（
 嫡母）則大異。備酒卮爲意。珠母女祖餞。既悲姊妹分離。又惜意珠違別。其稍可自慰者。惟決定將來意
 珠必爲黃氏之婦。而此次之去。爲時似暫。然彼此依依。難免灑臨別之淚也。

第十八章

凡事出乎尋常者。在稍有智識之人。身當其境。必處之裕如。若出乎意料之外者。雖大智大慧。亦難主決。
 此爲一定不易之理。當黃鶴接閱意珠電信。心中之想象。竟輓轡上下。無所止境。其第一層以意珠既無
 伯叔。終鮮兄弟。蒞杭寄居之時。據云已將蠹笨家具。售之一空。破釜沈舟。有終老是鄉之概。此次忽焉返
 棹。其爲生母所逼耶。然有同胞之姊在。父雖憤憤。諒不致予人以難堪。第二層乃猜及動身時。有半月即
 來揚州之約。我豈不知此爲慰我之言。其或因我抱病客邸。特來省察耶。然己已在信中述及。不久便離
 此間。統領亦會道及。已有函去杭。我不病。此時已早到瀋陽。設爾來而我已去。不徒勞跋涉耶。再一設想。
 覺此來殊多危險。蓋不諒人情之始。已視我如禁轡。一旦知爾來。此必多方阻我。與爾會面之機。甚或因
 忌見辱。受及無妄之災。則適增我內疚。再一轉念。忽奮然曰。我病如此。能起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不幸
 而夭。焉能顧及身後。彼既來。此正可訴我。一月來相思之苦。餓面而死。不遠勝消渴而活耶。思至此。又不
 禁大樂。

靜之自得。劉媪報命。知喜兒自戕。已爲其勸轉。不致重演慘劇。本欲即蒞書房。藉慰鶴念。適有緊要公事。
 急待發落。比竣。已在晚餐之後。匆匆至鶴所。鶴已望眼欲穿。急問曰。如何。靜之曰。險矣哉。託叨天佑。幸尙

無事。此後可無意外之處。但弟所不解者。彼妹謂吾兄與彼雅有情愫。足下則極言其無。使弟如墜五里霧中。耳。鶴曰。喜兒在何處誤會。弟亦莫明其故。今已無暇討論此事。弟尚有較此重大者。亟欲與足下商量。靜之曰。何事耶。鶴將意珠之電信遞觀曰。請兄披閱此電。便知大概。靜之閱竟曰。令表妹來耶。鶴曰。觀此電則一定來矣。將如之何。靜之曰。此亦大好。第足下病不能興。將令其進邸探望耶。賊串往還。在理亦無不可。但內宅聞知。決不相容。使彼人受此委曲。足下似不忍出此。弟之愚見。最好足下離去此間。鶴急曰。弟去不使彼空勞往返耶。靜之曰。吾云離去此間者。非離去揚州之謂。鶴曰。然則不辭而別。舅氏不見。怪耶。靜之曰。此且莫論。試問足下能起牀否。鶴一躍而起曰。吾何嘗病哉。靜之啞然歎曰。情之爲物。直能生死人而活生人也。既如是。則明晨可請統領至此。吾兄屏去從人。懇切求之。吾向知統領磊落。而日前抄錄令表妹之書函時。言外有成。全吾兄伉儷之意。不過後此諸事。皆令姑主張。統領雖陰不謂善。而未嘗力阻耳。兄如推誠相懇。諒無不諧。鶴曰。請求其作蹇修耶。靜之曰。冰人一層。尙非其時。今可懇其速修。晉見上將之函。兄伴束裝就途。陰則告之以故。卽在揚小作勾留。俾可避去。令姑耳目。鶴曰。不之告。不省却許多周折耶。靜之曰。此則不妥。遼瀋雖遠。交通尙便。况足下居揚。決未能不出家門一步。設一旦爲統領所知。必召欺罔之責。反以告之。爲愈。况吾輩作事。總以真誠爲上。萬不能欺及長者也。鶴遜謝曰。吾兄金石。使弟媿感交併。受大德者。不敢言報。當銘諸心版矣。靜之笑曰。弟亂道。望兄海涵。

統領是日回邸。已在十點左右。一日不見黃鶴。殊爲繫念。未至上房。特先繞道書室。此時靜之已去。室中闕寂。鶴則倚枕假寐。預籌懇求統領之策。聞統領至。急起迎之。統領譎然問曰。甥今日病勢如何。服藥後

覺安適否。鶴曰：謝舅氏垂念，仰賴福蔭，今已大好。統領舉目視鶴曰：面色仍覺清癯，但精神較昨日健旺多矣。奉天之行，吾意似不必急急。蓋此去關外正寒，病甫新愈，不甚相宜也。鶴曰：舅氏體恤，可爲無微不至。設有寸進，終當圖報。統領曰：至戚如甥舅，尙有如許客套。甥真不脫頭巾氣矣。言畢，驟然有頃，黃鶴怩而言曰：甥擬明日卽行首塗，惟……統領嘆曰：此時胡能遽行，彼處無論如何緊要，吾當竭力緩之。非然者，不去亦何礙。不過彼處局面較大，爲吾甥立身計，失此機會，殊屬可惜。至於川資一節，甥毋須臆。吾已爲甥預備。鶴曰：足見舅氏愛甥之摯。惟甥此外尙有隱衷，擬求舅氏寬恕。統領曰：有事可從長相商，苟能勉徇甥意，無不力從。蓋吾年近花甲，膝下猶虛，視甥猶子也。言下淒然。鶴曰：長者仁慈，彼蒼決不憤而不分皂白。諺云：得子有年，此或命宮使然。甥求長者寬恕者，卽甥之親事。日昨蒙舅氏見憐，欲使嫦娥下簾，不才如甥，直如僮荒而儷仙女，福乃無量。第甥未至燕城之先，已與人有成約，背之實傷彼女之心。而人貴信守，見異思遷，亦不容於社會。故望舅氏鑑原，收回成命。則甥後此幸福，皆食舅氏所賜矣。統領曰：此胡不可。日昨乃戲言耳，可勿介介。彼女之賢，吾久經耳聞，常爲吾甥成全之。鶴長跽曰：舅氏之恩，直同天地，當永永旌諸心版。第又有請者，此番彼人已從杭垣邁回，適纔接得電信，知明日必到。甥擬與彼一面，卽束裝北上，而俟門深處出入，似有未便。故欲移寓旅邸，作數日勾留。舅母前則佯稱赴奉，以免別生枝節。務乞俯允。統領急扶鶴曰：區區小事，何用如此。鄭重甥之用意，吾知之甚稔。汝始乃酷愛而才愛極，而不顧其他，爲婦女通病。甥素明達，諒不以此責彼。甥明日可移寓旅館，但人言可畏，吾甥亦須處處以禮教自守，莫負愚意。身體稍健，卽宜北上，萬勿以私情害壯志。使英雄氣短也。鶴幾感極而涕，唯唯。

聽命。統領去後。黃鶴乃使館僮往遊靜之。備述大概。靜之亦爲之忻喜不置。但詰鶴曰。兄則行矣。而此可憐之喜兒。作何處置。鶴默然良久曰。此事吾一無主張。祇可聽其自然。靜之大恚曰。足下彌耶。彼爲足下。決然自戕。其生命行固至愚情殊可憫。弟使劉媪向其婉轉勸解。時言外之意未嘗絕。其後來之希望。兄今愀然是負彼矣。弟期以爲不可。鶴曰。兄意則如何。而可靜之曰。兄不觀彼書耶。其第一層卽有抱衾持帚之意。兄何不安應之。暨安彼心。將來兄與令正結婚之後。再商諸尊閭。可則行之。否則再婉言勸解之。非事之兩全者耶。鶴曰。弟意仍非妥善之策。蓋愛情也者。至整潔至純粹。不容有一毫假借。吾旣與彼一。無情。慊何必懸此。一重公案。况弟與此人。一。言時手指意珠之電信。一。愛情至篤。誓必白頭相守。不容心有他屬。如兄云云。不蹈愛博不專之譏耶。靜之曰。迂哉。足下。何滿面冬烘。竟將急則從權之言。完全忘却。吾兄試思。彼爲足下。尙肯犧牲生命。雖則勸轉。乃願全足下名譽。其戀戀於足下。由此更進一層。如足下去。而一。無安慰。吾知足下。足甫出門。彼必仍演自戕之慘劇。足下云。不殺伯仁。吾則謂伯仁直爲足下所殺耳。黃鶴瞠目直視。靜之曰。然則必須從權。暫且安慰耶。靜之曰。除此一無善法。黃鶴曰。可。可。仍請吾兄轉由劉媪告之。謂我決弗有負若人。但日前失落之詩。可否一問。靜之曰。此當然可問。有無當明日報命。吾兄明日准潯耶。黃鶴曰。然。惟望嚴守秘密。凡此諸事。切莫令第三人知也。靜之曰。唯。 (未完)

社會小說

新上海現形記

初集

(續)

毘陵李定夷撰

第十五回 縱火圖賠無賴合夥 懷金遠適同黨受欺

話說當下瑩如見林小姐賭氣睡下，便輕輕的爬上牀去。林小姐本非三貞九烈的女兒，被逼不過，也就糊糊塗塗，任他去擺弄了。後來臨別時候，瑩如還要約後會之期，被林小姐啐了一聲，說像你這樣行爲，儼立刻要到捕房去告發，還想後會麼？瑩如方才不敢再說，且苦苦哀求，饒恕林小姐，也不睬他，逕自出門。見車夫早在出口伺候，小姐此刻不便發作，坐上車子，回到家裏，着實把車夫罵了一場。但是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像小姐平日的行爲，車夫那一事不知道，這時候忽然要擺起主子的架子，那個瞧得起呢？還不是空罵一場麼？那邊瑩如雖然斷了後來的希望，但牡丹花的香味，究經被他嗅着，也足以自慰了。林家的事情，在下已是講完，以後如何，這且按下，再把一件離奇奧妙的保險縱火案，仔細道來一天。興藏公司一位跑街姓章名寅生，此人辦事狠有才幹，香文素來看重他的。這天忽然對香文說道：東翁，你想想意外之財麼？香文聽他說話，來得突兀，便問道：你這話從那裏說起？財呢？誰不想發，但這意外之財，不是可微倖得的。寅生道：東翁，但出母金三四百元，不上半年，便可得十倍之利。香文道：那來這樣好出息的買賣？既然如此，你何不自己去幹呢？寅生道：我是短於資本，所以要和東翁商量。香文曰：到底是那種營業呢？就是眼前最有出息的，如顏料、五金，也沒有那樣厚利。寅生道：昨天我們公司裏的保險，掃客對我說，現在有一家書舖，召盤店底，確是不少，不過什麼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都是沒有人要的，只消三四百塊錢，便可盤得滿屋子的貨。香文不等說完，笑道：誰是大窟桶去盤這樣的貨？還說什麼利。

喇寅生道。盤着他的貨。並不是去開舖子。香文道。這又奇怪了。不開舖子。如何圖利。寅生道。他說。可把這。種貨色。裝箱租屋堆棧。保險放火。圖賠他的計劃。狠是細到決不至有不測的。香文聽了。拂然道。我們好。端端的人。何必幹那傷天害理的事。就是不顧道德。那法律總怕的。我們有飯吃。有錢用。何苦自投法網。呢。我是決不幹的。并且勸你也不必去幹。你若幹着。你就到他那裏去發財。罷。寅生被香文搶白一番。狠。是沒趣。連忙應聲道。承東翁指視迷途。感激得狠。我也就回絕他了。香文見寅生從善如流。就不再說了。過了幾月。寅生忽然來告香文道。前回說的事。那掮客仍舊去幹的。他自己沒有錢。又去合着三個朋友。一位姓趙。一位姓夏。還有一位姓唐。大家拿出一百塊錢。做本合着是四百塊錢。幹這樣的事。已是傷。天害理。不料那掮客的心。更是狠辣。得着賠款。挾金遠遁。他那三個朋友被他賣了。個個叫苦連天。哭不。得笑不得。告發不得。伸冤不得。我幸而聽了東翁的話。不然不是也要受他的騙麼。香文便詢他詳情。寅。生道。上禮拜不是虹口地方失火麼。不是聽說燒了一家堆棧。還焚斃兩口小孩麼。這就是了。我風聞這。個消息。便暗地裏狠狠打聽一番。果然被我探出底細。你道如何。當他們盤那書舖之後。便裝成幾十個。木箱。在虹口地方租起一宅兩樓。兩底的房子。就把這幾大箱的廢書。堆入一面。由那掮客出面到一家。保險行裏去保。六千兩銀子的險。他在外國人面前。平日狠有些小信用。外國人派人驗過。果然不錯。就。此保定了一面。由姓唐的夫。租着堆棧隔壁的房。屋連家帶眷。住在裏面。這堆棧是常常關着。那掮客也。難得光臨。就是和姓唐的也從不通問。外人看來。誰知道姓唐的和那堆棧有關係呢。姓唐的家裏。除了。夫婦二人外。有兒女各一。女兒已有四五歲。兒子還沒離乳。從此一家四人安閒度日。他家却不保險。姓

唐的早出晚歸。鄰居大家知道他在洋貨舖裏當夥計。是一位狠守本分的人。那知姓唐的却一天一天的暗中照着預定計劃進行。常常購買鏢花稻柴人家。只知他是舉炊之物。誰是料他藏着放火呢。他却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合着妻子將樓板撬開。把鏢花和稻柴輸入上海的樓房。大半是平頂樓。上有地板。遮着固可看不出破綻。就是樓下也一毫看不出的。他又把板底下和隔壁隔着的薄磚。扒出一天一天的積着。不但自己屋裏的平頂內塞滿。就是隔壁也沒堵堵的無隙地了。這件事辦妥當之後。姓唐的暗中報知那掘客。約集姓趙姓夏兩位。會議舉事。姓趙的道。這件要遮瞞人家的耳目。最好起火之家。燒殺幾人。將來就是有人要和他爲難。也覺得不忍如此。便千穩萬妥了。姓唐的道。就是如數賠償。我也不過分得一千五百銀子。爲了這個。要我把妻子都活活的燒死。那是決不幹的。姓趙的道。不是這麼辦法。這件事要你犧牲許多家具。已經狠過意不去。那有殃及尊眷的道理。我的意思。我們可至鄉下叢葬處掘兩個小孩的屍身。約摸和令媛令郎差不多大小。把他留在屋裏。只說是令媛令郎沒有逃出。等到燒過之後。已變成枯骨。誰又識得破呢。衆人聽了。都非常贊成。說是好個妙計。虧姓趙的想得出來。當下議決之後。就在鄉下去覓着新死的孩屍。兩口搬到家裏。佈置妥貼。又買了許多戩士林。用噴射機向鏢花稻柴面上射滿。把姓唐的子女預先藏着。諸事既備。便在夜半舉火。直待火勢延燎。姓唐的夫婦跳足露體的張皇逃竄。裝出一種又驚又急的模樣。出門之後。唐婦口口聲聲呼喊救命。說子女俱掉在裏面。這番一定燒死了。且喊日哭。姓唐的也涕泗流連。鄰居看他可憐情形。只恨他失火殃人。決不疑他放火了。這一把的火。一燒燒了五家。除了姓唐的和那堆棧。變做焦土。外還有三家受池魚之殃。哩。明日火灑熄。

了保險的堆棧就有外國人來驗看。這時候姓唐的正撥瓦檢屍。他那婦人披頭散髮的在那裏嚎哭。外國人看了也起了惻隱之心去問他起火原由。他只說不知大約是晚炊的遣火或者是狐狸起的火。他夫婦從夢中驚起時已是黑烟滿室紅光透頂了。外國人知道姓唐的沒有保險並不深究就允那搨客如數賠償。那搨客本喫了好久的保險飯領款手續他自然狠熟的就拿着保單和付保費的收據到行裏去領款。約着三位朋友在姓趙的家裏會面。三人自然深信不疑。那搨客此去竟如黃鶴一般往而不返。三人等了一天不見他來。就到他寓裏去找。早已人去樓空。鴻飛冥冥了。四出查訪也是無着。只得忍痛置之。在那搨客早已料到。三人是共同犯不能出首告他。所以不作後顧之憂。姓趙的和姓夏的白忙了一場。各丟掉一百塊錢。姓唐的除了股本還把家常用具悉數送掉。這是他們自作之孽。應當受的最可憐的是那被害的三家也沒有保險弄得寸草全無。衣食不周。還有那塚中枯骨死後猶受火劫。這正慘哩。像那搨客這樣人真是又狠又辣。毫無良心。他一人獨得了這造孽錢。怎麼也不替子孫想想呢。香文聽寅生說完了。答道。他那裏知道有良心。有子孫。他若知道有良心。有子孫。便不幹這事了。說罷彼此又嘆息一番。正是

發塚盜屍。可憐枯骨。謀財放火。宜服上刑。

欲知續演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談

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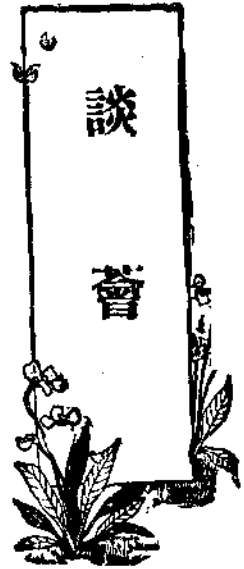
▲▲滋補須先開胃說(人中寶)

▲衛生家注意●注意

市上發售之補品多矣。或主補血。或主補氣。或主補腦。或主補腎。然皆治標之策。非治本之道也。治本之道。唯何曰健脾胃而已。夫世人徒知人牛賴血液以滋養。而不知血液藉脾胃以製造。胃與脾以膜相連。爲消化器中最要之部。食物入胃。與胃液混和。卽起消化作用。變爲蛋白質乳汁。血汁等滋養料。經小腸之吸收。循環器之運輸。而後得以營養全身焉。否則脾胃停滯。失其消化之能力。雖日飲厚味補品。不但無益。而反有虛不受補之患矣。今有一種特效之滋補藥品。名曰人中寶。係美國哈蘭士醫學博士所發明。配製適當。以健胃爲君。以補血爲臣。功效卓著。能化瘦爲壯。能使弱爲強。凡服他種補血。補氣。補腦。補腎等品。而不見效驗者。試服此藥。必徵實效。專治貧血症(面黃唇白。身體虛弱。以及婦女月經不調。敗血小產)腎虧症(少年手淫。斷傷房事。過度遺精滑洩。因此而腰痛。手冷。眼暗。無光。腦痛。眼花。咳嗽。氣喘。諸症)有恢復本元之力。回天再造之功。服後旬日。卽覺步履輕健。心神怡適。故無病者服之。可以衛生。有病者服之。堪爲調理。男女老少。四時可服。洵不愧爲人中之寶也。

(價目每大瓶洋二元。小瓶洋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 上海 太和藥房 外埠函購 原班回件
石路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戊午隨筆

(定夷)

●貳臣不貳

滿清入關之初。爲利用漢奸收拾人心計。網羅明朝臣工。不遺餘力。及天下既平。復修貳臣傳以辱之。藉爲後世鑑戒。其用意至酷毒也。金文通之俊。爲貳臣之一。金字息齋。蘇之吳江人。仕明爲少宗伯。清既正位。詔金以原官視事。後洊樞要。任內大臣。清世祖極信任之。凡開國方略以及朝章官制。一時咸出其手。時人有謠曰。從明從賊。指李闖。又從清三朝元老大忠臣。蓋紀實也。當金初降時。使人謂清帝曰。如欲某降。請以十事見許。不則寧死不降。帝聞之。使人就詢其故。金曰。某所謂十事者。於滿漢則極有利。滿人行之。則可以收拾人心。漢人之行。則不至激起巨變。如是。卽有不從者。亦可餌之。使從。某度江南不難下矣。使者請道其詳。金又曰。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倡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語言文字不從。使者還奏。帝皆從之。金遂降。自是常參機密。凡事有害於漢人者。金輒隱加廻護。故當時定制。如旗人不得經商營業。

王公不得私離京城內寺。不得擅出宮門等法。金寶啓之。迨高宗嗣統。漸悟降臣之詐。大恨之。欲謀改革。以祖制故。卒不敢動。且臣下亦相率以法祖諫。上終不果行。故高宗列金於貳臣傳。以洩憤焉。

● 逆倫案

我國法典。殺人者死。而於尊親屬則尤重。共和而後。爲促進文明故。若凌遲。若大辟。悉行廢除。由是頑梗之徒。益視刑罰爲不足懼矣。且行尸走肉之官吏。每藉人道之名。而姑予寬縱。子弑其親。可以不死。妻殺其夫。罪不擬抵。此行彼尤。愍不畏法。風俗之壞。有自來矣。如江陰王阿寶之弑母。濱江邱氏婦之殺夫。其結果皆未償命。誠可歎也。王阿寶。江陰祝塘鄉王家村人。素務農。父早喪。堂上祇有寡母。祖遺田產數十畝。載耕載食。頗稱小康。娶妻某氏。生子女各一。氏雖田家女。事姑猶能如禮。未幾。以病逝。阿寶急於續絃。出資購一江北婦爲妻。婦薄有姿容。而性奇蕩。又凶悍。其阿寶戀其色。愛之甚。於前妻。顧婦不安於室。尋與傭工通好。阿寶雖知之。以溺愛。故不之禁也。其母頭童齒豁。年已古稀。雖耳聾目眇。難悉底蘊。而見婦之鬼祟。崇亦微有所覺。每藉端訓斥之。婦本遇姑不善。至時益銜。姑入骨。陰謀於阿寶。曰。母老而不死。且昏悖日甚。不如除之。既去眼中之釘。且可減少衣食累。阿寶初不願。婦泥之再三。阿寶遂不忍拂其意。許之。竟於夜半約同傭工三人。共入母室。將老嫗自牀拖下。撲毆之。母立斃。椎骨爲折。鱗傷遍體。其慘概可想見。翌晨。發鄰里大憤。遂由鄉董鳴於官。縣知事陳某。下鄉相驗。傷斃屬實。時姦夫傭工。已聞風遠逸。陳某乃將阿寶夫婦共解入署。嗣經判決。阿寶具保。開釋。婦處徒刑三年。零十個月。傭工某。緝辦鄉人聞之。爲之譁然。僉謂殺母可以無罪。殺姑僅處徒刑。實空前未有之奇聞也。濱江縣住戶邱得勝。本山東

人以經商故千里而來。遂家焉。娶婦某氏。饒於姿。未嫁之前。閨譽已不甚佳。嫁後。花前月下。時結幽會。邱雖耳聞之。願未得佐證。不遽發也。一日。友人招邱夜飲。邱出婦之所歡。某甲忽至。狂蜂浪蝶。遂效于飛。方意邱必夜深而歸。不料邱以諸友拊飲過力。潛行逃席。匆匆還家。甲固猶未去也。婦見夫歸。惶甚。急匿甲於牀下。而故求媚於夫。冀乘間以脫甲。先詢席間事。邱具告之。婦曰。吾飯方已。餘殺尙熱。君可取以果腹。此蓋調虎離山之計。邱曰。吾誠欲食。但疲甚。汝可往取以來。婦既先有前言。不能食言。以啓夫疑。勉從之。邱乃據案而食。食未半。婦忽生急智。潛告某甲。自後扼其喉。邱出不意。力掙不得。脫婦。又從而助甲。邱遂斃。明日。婦以悍賊入家。得勝拒賊。遇害。報官。登庭哀泣。力請雪冤。知事張某。糊塗蟲也。深信婦言。且溫慰之。僅以一紙空文緝兇而已。實則真兇早倖逃法網之外矣。由上二案觀之。今日吏治之腐。不視前清尤甚乎。

●船娃

綠楊城郭。素著風流。今雖粉黛飄零。笙歌銷歇。而三月鶯花。餘風未滅。城北綠楊村一帶。每值春夏之交。瓜皮艇子。縱橫於瘦西湖畔。船頭恒有二八嬌娃。一篙撥浪。雙眼流波。輕薄少年。每樂就焉。蓋明則駕舟爲業。而暗中實操神女生涯也。有名小翠者。此中之翹楚也。貌亦娟好。裙布釵荆。丰度楚楚。邑人少年。屬鶴舫。與女曠焉。濮上桑間。遽定白首。事聞於厲父。怒甚。遽施夏楚。厲創重之餘。羞見女面。女聞之。自恨曰。好姻緣。既無福分。吾尙忍偷生乎。遂投水死。女家僅一母一弟。衣食惟女是賴。厲知女爲己而死。乃背父厚葬之。并時時周恤其家人云。

●羅漢僧

僧。杭郡三竺間小和尚也。以武術名。與同儕偶有不懌。輒高聲厲色不下人。復嗜酒色。卒以是被逐。僧子然一身。因鬻技入吳中。會有賣解女郎。端坐場中。謂有能起之者。卽妻之。愚少爭相試。女乃如石翁仲。撼之不少動。僧笑入場起之。女遂屬僧。深相契合。居然伉儷焉。閱年。僧偕女北上。一夕抵一鎮。投店宿。一客肩高擔隨入。店主引入後室。坐既定。客謂僧曰。癡禿子。汝何人也。而乃與女子俱。僧怒曰。子爲誰。敢預乃公事。客曰。然則爾亦知此地之利害乎。僧曰。固嘗聞之矣。所謂此鐵壁鐵欄。外砌磚石以爲牆者。然出家人尙能使之凹下耳。試之果然。客爲咋舌。且揖曰。觀師神色。殆南方所稱道之羅漢僧乎。不然。胡力之偉而技之高也。今而知名不虛傳。小子甘拜下風矣。及夜半。風吼屋角。蕭蕭如鬼哭。僧輾轉不能成寢。忽室後有喧擾聲。客曰。事急矣。奈何。旋拔關登屋上。女隨去。僧亦蹤之。既抵一溪河。客趣僧作水上行。僧辭不。善。客因挾女飛渡去。且曰。師且緩行來。攜汝也。僧坐河邊石小憩。以待之。客乃杳如黃鶴一去無蹤。僧始知女已作紅拂之奔矣。因大憤。繼忽釋然。悟翻然悔曰。男女恩情。什九如是。怪年來顛倒風塵。徒自尋煩惱耳。旋歸故刹。哀前師復納之。自是南海參禪。西天拜佛。與人接物。一秉親和。同輩皆謂昔日之僧。與今日之僧。判若兩人云。

●還元和尚

史公祠在揚州城北梅花嶺下。祠內屋宇不多。而結構幽雅絕倫。守者爲一僧。亦史姓。淮人也。工書善畫。且能詩。邑之人士多與之遊焉。僧嘗曰。祠內正廳。宜新春祭祀。梅花香館。宜炎夏納涼。載月軒。宜秋眠聽。

雨客堂。宜冬日。圍爐寥寥。數楹而四時之景皆備。誠佳構也。今則僧已闕寂。載月軒中有僧所繪之老僧鼓琴圖。題句云。萬松同一綠。野鶴松巔宿。何處寄禪心。琴聲出深竹。觀乎此。可見僧之爲人矣。

●李秀成詩

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儒雅風流。有名將氣度。吾屢紀之矣。昔述其感事詩。有「鼙鼓聲聲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又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之章。友人飯牛亭長曰。此爲忠王月夜泛舟虎邱之作。共爲二律。此其次也。余聞而欣然。急詢首章何句。亭長告余曰。其首章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亘斗牛高。其睥睨一切顧盼自雄之概。兩詩先後媲美。英雄口吻。畢竟不凡。

●才妓

趙亭亭。京妓。色藝雙絕。名噪都門。且知書能詩。花前月下。每有佳章。卽秦淮河東。君不是過也。爲人英挺。拔俗不染烟花陋。習雖珠簾繡閣。間不乏凡夫俗子。然親疏厚薄。個個儂方寸。中固自有甲乙也。江南某公子。客遊日下。眷亭亭甚篤。後以故去都。亭亭念之切。嘗寄詩以代柬。詩云。秋風容易怨芳時。祇爲多情不諱癡。感謝檀郎無限意。纏頭贈得阿儂詩。掩面迎人亦自羞。一身多病復多愁。那堪歲月匆匆過。客裏光陰又感秋。舊事重重漫共論。三生密約最溫存。比來幽怨君知否。幾度臨風拭淚痕。不特憐君更自憐。華鬢小劫感前緣。茫茫苦海回頭處。已是沉淪十七年。薄命如花墮溷人。謝君愛護十分真。可憐贏得青樓。

夢。尙。是。鶯。飄。鳳。泊。身。詞。雖。粗。淺。而。情。意。真。摯。但。不。知。有。情。人。能。否。終。成。眷。屬。而。不。終。於。飄。泊。乎。

●花國總統

余曩輯民國趣史中有一則云。『江西省會之妓女。多以政界人物之名命名。以爲得趣。不意近日愈趨愈奇。有以大總統稱妓者。大總統爲住電燈公司對門之陳玉蓮。有以副總統稱妓者。副總統爲玉蓮之姊。住復古巷之湖南老也。每有客至。房侍每戲語曰。大總統公出。或高呼總統會客。諸妓亦直受不辭。吾恐日後必國務總理各部總長次第出現。直視政府如兒戲也。』此民國三年之事。果也。去年上海新世紀舉行花國選舉。上自總統。以迄總理。總長。都督。民政長。參政。知事。無名不備。杭州。蘇州。無錫等處。繼之。由是偏地總統矣。當新世界發表花選之日。場中有偉丈夫者。出而詰責。謂以妓女而襲元首之尊。稱置國家體面於何地。事雖游戲。實太褻瀆。當時場中秩序大亂。幾至不能成事。余以爲花選之舉。本屬毫無價值之事。司選政者。意在金錢。而投票者。不過爲妓女耗費金錢。以博其一粲而已。反對之亦屬無謂。蓋此舉。并無反對之價值也。再進一步言之。官場如戲場。而優伶與倡伎並列。亦可易其語氣。而謂官場如歡場。且官場之卑鄙齷齪。曾不減於歡場。苟官方長。此不修其去。妓女又幾何乎。

歸里清談

(綺緣)

●祭孔之怪現象

吾邑文風甲於他處。故在昔每歲春秋丁祭。咸目爲盛舉。肅肅雍雍。無敢稍懈。自光復後以來。則此舉已趨爲敷衍公事矣。今歲當祭孔之期。後數日。由地方人士私祭。預其事者。仍爲地方耆老。赴廟行禮時。有種種怪現象發現。前清進士徐某。竟服青布製之滿州式大幅外套。本屬亡國衣冠。復爲喪制中所用。殊堪發噱。後經士林詰責。徐猶恃強不服。此次本以徐年最高。理宜主祭。旋因其所服不衷。且須杖而後行。不敬孰甚。故即改舉他人。事後報紙之評論曰。春秋中國進於夷狄。則夷狄之今日。河山光復。盡掃腥羶。徐猶爲伊川披髮之祭。演於聖廟。則何不殉滿清而早死耶。至喪服不預吉禮。禫而後聞樂。古禮昭然。彼何人斯。乃敢唐突至聖。若是孔氏有知。必且以處原壤之法。施之而舉杖以叩其脛矣。

●賣淫業之現形

吾邑當三十年前。女閭之盛。初不讓於今日之蘇杭。父老皆能道之。及後以商務日落。故風流因而銷歇。喜狎遊者。縱有問津之想。亦時生才難之嘆。蓋卽有存者。亦深畏官中干預。罔敢明目張膽而爲之。綜計合邑。蓋亦寥寥無幾。及遜清末年。女閭忽如死灰之復燃。漸有欣欣向榮之象。惟尙係私家性質。亦有集三數人而共居一室者。非稔客概不招待。仍與滬上曲院有別耳。乃近年則變本加厲。香巢之下。幾於無地無之。且可應徵。侑酒每召之。出僅須納費二元。剎那間。卽有肩輿。欺舁之。以來。亦有擅歌者。則一曲當

筵管絃。呬啞。納似居近海上。迎春清和諸坊矣。然此猶人盡皆知者也。若其他秘密業此者。且猶千百倍於此。據前歲某報調查。已有數千餘戶之多。今恐又已倍之。以蕞爾之吾邑。而銷金之窟。乃多至於此。抑何可駭竊恐人。猶未必加以信也。爰是沉淪於此樂而忘返。以致破產戕身者。歷歷可數。而地方官吏。非特不懸爲厲禁。且欲徵收花捐。而以無錫爲法。後終以少數人民之反對而罷。乃日來縣公署。提出預算會議之議案。中復有舉辦樂戶捐一條。謂將以補助警費之不足。終恐將見諸實行。然吾邑究非通都大邑。可比妓寮之發達。究利多而害少乎。抑害多而利少乎。在明眼人。必能辨之。且以海上爲商賈雲集之區。在理不能廢除妓寮。而風俗改良會。猶有函請工部局。廢除妓捐。驅逐妓女之舉。雖屬空言。未必見諸實事。然卽此亦足以解嘲。人方欲謀廢除。而我乃日謀提倡。誠不知是何心肝。今欲振興吾邑之頹風。而援斯民於將溺。必先自阻止妓捐。而實行調查秘密賣淫之戶。而加以嚴厲之取締。始可有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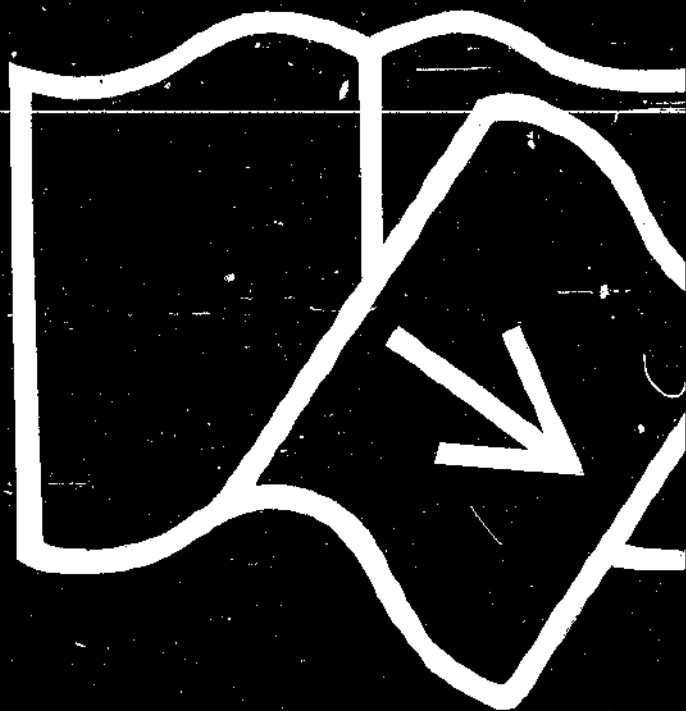
●禮斗

吾邑僧道兩教。勢力本屬平均。光復之際。神廟被毀。道教幾全行消滅。而禮斗一舉。則猶爲碩果之僅存。蓋斯舉雖似附屬於道教。而實有歧異。所宗仰而祀禱者。僅爲斗姥一人。相傳斗姥爲北極之神。掌人壽命之脩短。故禮斗者。率皆爲求壽而來。然或爲人謀。或爲己設。此輩非業此者。大率爲商界中人。於每歲九月中。則集合一地以行之。所誦經典。皆係曩日所別撰。與佛典道經皆有歧異。而禮誦時。純爲邑中土音。蓋此固爲吾邑之創舉。而爲他處所絕無者也。所用諸具。如鐘鼓魚磬等。固不無之。而幡蓋羽衣等。則彩色鮮明。金翠錯落。遠過於羽士所常用者。自初一至重九。皆爲禮懺之期。卜晝卜夜。殊無稍息。至初十

夜則施食多至二十餘人。雜用笙、簫、箏、笛等具，聲調悠揚，宛轉可聽。至夜半，方罷。邑人殊酷信之。然此輩亦不無挾有金錢之臭味。蓋人往乞其設一壇，價且昂於僧道。至少亦需四五十金也。人生脩短，既有定數。又胡可強爲。則此舉宜亦不離乎妄誕。然閱時已若干年，此風終未稍衰。近且益臻發達矣。至如假轎轎之聲，起跪之態，而欲乞靈於神明，冀得延其壽算，吾竊未之敢信矣。今歲歸里，徧訪諸壇，留連至數日，久覺其愁態可掬，故亦撮而記之，略見吾邑風俗之一斑可也。

●地藏節之耗費

舊歷七月朔日，俗傳爲地藏誕辰。吾邑東門外數里許三官塘地方，平日蔓草荒煙，罕有人往過問。及屆是節，遊人輻集，而舟船尤爭泊於此。恆達旦始歸。是間旣屬鄉野，復無風景，而獨於此一宵間，則爭來遊覽，誠不知果何所取。歲歲若此，曾未或有辜負。然吾邑之商務固獨盛於西門，遠非東門之可敵。今歲西門之人，倡議集巨捐以加點綴，必使東門人失意，乃可。然猶恐稍明事理者之不同意，則藉口於慶祝新市場之落成，預令各商舖皆懸燈傳彩，而電燈公司亦增加馬力，以供其所需。是夕確可謂爲吾邑之空前盛舉。西門外肩摩轂擊，竟延長至六七里許。銀花火樹，如開不夜之城。竟有不遠數百里之遠，而來以一擴眼界者。河中泊舟多至數萬，其價之昂亦爲前此所未聞。而僱自錫山之花舫，亦可得數十艘。明燭爛然，異香流拂，蹀躞往來，周旋於其間者，皆屬妖鬟少女，調琴侍酒，娟媚無倫，而陳設華貴，尤無其匹。令人之意也消，而電燈牌樓亦雜立各地，照耀波中，光奪白晝。最可異者，則以彩紙製蓮花貯瓦缸中，中燃紅燭，四周相疊，多至數千，高幾可十丈許。又有折線香，徧懸巨柏上，遙望之，直如夏夜繁星，可謂巨



原件短缺

歸里清談

晉。其。人。之。跡。豔。彌。香。不。止。及。二。日。後。此。臨。時。書。場。亦。隨。慶。祝。之。盛。典。以。告。終。

鈿影釵光錄

(塵父)

●鴻姑

鴻姑。蜀之夔縣人。年四歲。隨父宦於秦。被匪劫去。勒贖重金。父擬昇如數。忽以暴疾死。死後。虧官款數千金。更無從張羅贖款。鴻姑母不得已。捨鴻姑。扶柩歸蜀。鴻姑在匪窟久之。婉變。能得匪憐。匪有子。年與鴻姑若。相交好甚厚。匪視鴻姑。亦如女。及長。遂以爲媳。鴻姑從匪久。解武事。喜弄兵。常隨衆盜。剽掠行旅。遇官兵。輒縱騎。當先舉刀亂砍。衆數十人爲之辟易。而匪子文弱。轉不逮焉。已而官軍捕急。匪知不免。謂鴻姑曰。汝本某官女。爲我掠至此。索金贖汝。而汝父忽以暴疾死。議未協。然我固未嘗薄待汝。况今爲汝翁。若夫婦素和諧。能護若夫。遁去。則感激不盡矣。鴻姑始不知己事。聞匪言。大怒曰。若然。汝爲我仇耳。且我父之死。安知非汝殺之。遂以刃刺殺匪。匪子伏地乞恕。鴻姑唾曰。吾與汝有相愛。無相仇。本不殺汝。汝乃屈膝於殺父仇人之前。則汝之關茸。可知我不能有此男子。且願爲若家。誅戮不孝子孫。遂并殺匪子。隻騎遁歸蜀。詢得母。尙在相依。以終老。

塵父曰。不奇鴻姑之殺翁。而奇其戕夫也。數語凜凜。真令無心肝人聞而胆戰。謂非奇女子歟。雖然。亦忍矣哉。

●翥虛 靜修

尼翥虛。靜修者。姊妹也。翥虛年廿五。靜修年廿三。出家於浙杭之白雲庵。苦志修行。歷數十年。先後圓寂。

去有知姊妹事者。爲余言此中有一段傷心史。言之可悲。二尼俗姓張。浙之會稽人。其父爲邑巨紳。有勢力。無子。生女二人。美姿色。饒才學。父母奇愛之。視如掌中珍。必欲擇好婿嫁之。久乃不得當。姊妹夙親密。自幼逮長。無間言。有中表魏生。丰姿翩翩。才華卓絕。翥虛意竊屬之。而魏志在靜修。翥虛既察知之。因憤悵。悲苦已而若有所悟。遂請於父母。誓不嫁人。父母以爲顛。問之不告。強之則以死自矢。父母無如何。獨靜修知姊意。爲己與魏生感極而泣。會魏之父母爲魏別訂姻緣。魏無以對靜修。遂遁去。不知所之。後靜修父欲嫁靜修於別姓。靜修遂約姊共削髮爲尼。居家修行。父母強之。卒不可得。已而父母俱死。遺言以產之三分一歸二女。二人議曰。身已爲尼。與世緣絕矣。需此何爲。遂盡以濟邑之貧乏者。而雲游之杭。有鉅公聞而義之。時適白雲庵住持有淫行。被官斥逐去。遂令翥虛繼之初。姊妹至庵。地方惡少豔其貌。又思年輕。未必遂守清規。多方挑誘。靜修怒。欲訴之官。翥虛晒曰。出家人塵心果淨。外魔自去。何必藉它力鎖此方寸地耶。靜修內慚。益屏心去慾。靜研禪趣。後卒亦無敢擾者。如是垂二十年。有僧自衡陽來。訪姊妹。與談話數日。了無異俗家。已而僧去。亦終弗復至。或疑僧卽魏生也。蓋亦勘透一切。入毘盧界矣。

●劉媪

媪劉氏。余鄉金某之妻也。年十八。適金姓。三年乃寡。劉性悍而貞節難犯。其姑蔡。半老秋娘。猶多綺想。嘗囑里之惡少沈。沈非愛蔡。特以劉故。意青年寡鵠。必可動。欲藉蔡爲進身階。蔡既愛沈。一切惟所欲。沈不得於劉。因謀之蔡。蔡乃逼劉嫁沈。劉怒。謾罵曰。若老悖不識羞。敗家風。辱門第。不自愧。惡猶敢以污詞喋喋於我前。再言吾必暴汝。醜於衆。看汝尙能見人否。蔡羞恚交集。而素畏劉。亦不敢與爭。沮喪而退。翌日。

夜則施食多至二十餘人。雜用笙、簫、箏、笛等具，聲調悠揚，宛轉可聽。至夜半方罷。邑人殊酷信之。然此輩亦不無挾有金錢之臭味。蓋人往乞其設一壇，價且昂於僧道。至少亦需四五十金也。人生脩短既有定數，又胡可強爲。則此舉宜亦不離乎妄誕。然閱時已若干年，此風終未稍衰。近且益臻發達矣。至如假轎、轎之聲、起跪之態，而欲乞靈於神明，冀得延其壽算，吾竊未之敢信矣。今歲歸里，徧訪諸壇，留連至數日，久覺其憨態可掬，故亦撮而記之，略見吾邑風俗之一斑可也。

●地藏節之耗費

舊歷七月朔日，俗傳爲地藏誕辰。吾邑東門外數里許三官塘地方，平日蔓草荒煙，罕有人往。過問及屆是節，遊人麇集而舟船尤爭泊於此。恆達旦始歸。是間既屬鄉野，復無風景，而獨於此一宵間，則爭來遊覽，誠不知果何所取。歲歲若此，曾未或有辜負。然吾邑之商務固獨盛於西門，遠非東門之可敵。今歲西門之人，倡議集巨捐以加點綴，必使東門人失意，乃可。然猶恐稍明事理者之不加同意，則藉口於慶祝新市場之落成，預令各商舖皆懸燈傳彩，而電燈公司亦增加馬力，以供其所需。是夕確可謂爲吾邑之空前盛舉。西門外肩摩轂擊，竟延長至六七里許。銀花火樹如開不夜之城，竟有不遠數百里之遠而來。以一擴眼界者，河中泊舟多至數萬，其價之昂亦爲前此所未聞。而僱自錫山之花舫，亦可得數十艘。明燭爛然，異香流拂，蹀躞往來，周旋於其間者，皆屬妖鬟少女，調琴侍酒，娟媚無倫，而陳設華貴，尤無其匹。令人之意也。消而電燈牌樓亦雜立各地，照耀波中，光奪白晝。最可異者，則以彩紙製蓮花貯瓦缸中，燃紅燭，四周相疊，多至數千花，高幾可十丈許。又有折線香，徧懸巨柏上，遙望之，直如夏夜繁星，可謂巨

觀。是日甫及亭午。道上車馬。已不能通行。問有之。索價之昂。亦需十倍於常日。東門雖似較遜。然亦力加點綴。泊舟亦夥。至夜七時許。西門之提燈會。卽迤邐入城。周行各街衢。多至千人。其中雜以龍獅。諸燈。及紙製雲車。臺閣等。鑼鼓之聲。不絕於耳。且雜以軍樂。清音等。觀者夾道。極視聽之娛。然竟日之靡費。合計之。可十數萬金。要可謂之莫鉅。而婦女之因以墮釵遺履者。抑且不可勝計。徒趨習俗於靡。了無裨於事實。究復何爲哉。

●弱水潭

果報輪迴之說。在今日科學昌明之時代。固可闢爲虛誕。然亦未必盡非也。吾鄉南郭外有潭。一廣可畝許。水素污濁。其地居人。僅恃以搗衣。不以供飲食也。境固荒僻。罕有人行。乃十餘年前。忽有佃人過而溺焉。人猶以爲偶失足。下墮。故占滅頂之兇。亦勿之異。無如時閱三載。忽於同日。有童子挾筐過。其側又溺。其間幸有見者。亟往援之。則氣已絕矣。然踰時。僅在剎那間。且水深猶不及丈。卽死亦無若此之速。於是邇其地者。慮溺鬼之作祟也。惴惴然有戒心。每屆昏夜。隻身不敢更過。其側間且謂有黑影探首。水次以瞭望行人者。及今歲合計。此兒被溺之日。又三載矣。乃七月中有婦人過。而仍溺焉。其地址殊與前者無稍爽。第日期則有異耳。於是衆始知此中果有異。遂名之曰弱水潭。且有避居以遷之者。蓋恐鬼物爲祟。而或蹈前者之覆轍也。

●大慶祝之點綴

吾邑此次慶祝協約國戰勝。頗不寂寞。公園自入秋以來。已久無人問津者。至此遊人忽盛。而園中執事

者。則僱南曲於室中彈唱。以爲點綴。入夜則燃放焰火。然此類點綴品。已若司空見慣。新西門外之馬路。雖未竣工。而是日則遊人擁擠。幾無隙地。其旁亂塚。雖經發掘。而觸目皆巨坎。污水積其間者盈尺。偶一不慎。卽墮坎中。差似生瘞。而代被掘之陳死人者。良堪發噤。其側絕無人居。惟建屋數椽。以供臨時之書場。所需卽有茶坊酒肆。亦係臨時性質。三日以後卽盡撤矣。亂塚叢中。復有人僱演京劇。係江湖班。惡劣至不堪入目。然鄉人仍趨之若鶩。集而觀者無慮萬餘人。及夜亦燃焰火。而前慶祝新市場之燈會。復出遊行於街市。惟均屬舊製。且每過一商肆。則索錢數十文。謂以供燈燭所費。亦怪現象也。各學校亦曾提燈。然纔行二三里。卽分道以返矣。於是空前絕後之慶祝歐戰勝利之盛舉。亦隨以告終。而吾邑之所有之點綴品。亦已悉記於是。殊無所遺。以較他埠。宜有小巫大巫之判也。

●臨時書場

邑中女閩雖多。而妓捐尙未成立。不能正式營業。何有書場之稱。然且見之於慶祝戰勝之日矣。蓋得某巨公之力也。某公惜花情重。力任輿援。而置地方風化於勿顧。擬乘此良好之機會。闢一臨時書場。且允爲保護。門禁森嚴。非購券者不得入。雖素日滋事之地痞遊氓等。亦皆勿敢妄動。故是次獨得安謐。於是營營燕燕。一一登場。巧語如簧。清歌繞戶。竭其所長。以博吳綾之贈。一時脂香粉氣。融人心脾。黛色釵聲。娛人耳目。方謂韵事風流。不可多得。不圖煞風景事。亦於同時發現。蓋有某某者。嗜色如蜂。而性暴如虎。偶於筵上飛箋。招某妓久。猶勿至。不圖其卽在臨時書場也。及客散酒闌。怒不可遏。遂往訪之。適妓乍返。卽前批其頰者。再妓以勢弱。徒自傷身世。飲泣中宵。終敢怒而莫敢言也。於是一般自號多情種子者。爭

離里清談

冒。其。人。之。際。豔。彌。香。不。止。及。三。日。後。此。臨。時。書。場。亦。隨。慶。祝。之。盛。典。以。告。終。

鈿影釵光錄

(塵父)

● 鴻姑

鴻姑。蜀之夔縣人。年四歲。隨父宦於秦。被匪劫去。勒贖重金。父擬昇如數。忽以暴疾死。死後。虧官款數千金。更無從張羅贖款。鴻姑母不得已。捨鴻姑。扶柩歸蜀。鴻姑在匪窟久之。婉變。能得匪憐。匪有子。年與鴻姑若。相交好甚厚。匪視鴻姑。亦如女。及長。遂以爲媳。鴻姑從匪久。解武事。喜弄兵。常隨衆盜。剽掠行旅。遇官兵。輒縱騎。當先舉刀亂砍。衆數十人。爲之辟易。而匪子文弱。轉不逮焉。已而官軍捕急。匪知不免。謂鴻姑曰。汝本某官女。爲我掠至此。索金贖汝。而汝父忽以暴疾死。議未協。然我固未嘗薄待汝。況今爲汝翁。若夫婦素和諧。能護若夫遁去。則感激不盡矣。鴻姑始不知已事。聞匪言。大怒曰。若然。汝爲我仇耳。且我父之死。安知非汝殺之。遂以刃刺殺匪。匪子伏地乞恕。鴻姑唾曰。吾與汝有相愛。無相仇。本不殺汝。汝乃屈膝於殺父仇人之前。則汝之關茸。可知我不能有此男子。且願爲若家。誅戮不孝子孫。遂并殺匪子。隻騎遁歸蜀。詢得母。尙在相依以終老。

塵父曰。不奇鴻姑之殺翁。而奇其狀夫也。數語凜凜。真令無心肝人。聞而胆戰。謂非奇女子歟。雖然。亦忍矣哉。

● 翥虛 靜修

尼翥虛。靜修者。姊妹也。翥虛年廿五。靜修年廿三。出家於浙杭之白雲庵。苦志修行。歷數十年。先後圓寂。

去有知姊妹事者。爲余言此中有一段傷心史。言之可悲。二尼俗姓張。浙之會稽人。其父爲邑巨紳。有勢力。無子。生女二人。美姿色。饒才學。父母奇愛之。視如掌中珍。必欲擇好婿嫁之。久乃不得當。姊妹夙親密。自幼逮長。無間言。有中表魏生。丰姿翩翩。才華卓絕。翥虛意竊屬之。而魏志在靜修。翥虛既察知之。因憤悵。悲苦已而。若有所悟。遂請於父母。誓不嫁人。父母以爲顛。問之不告。強之則以死自矢。父母無如何。獨靜修知姊意。爲己與魏生感極。而泣會魏之父母。爲魏別訂姻緣。魏無以對靜修。遂遁去。不知所之。後靜修父欲嫁靜修於別姓。靜修遂約姊共削髮爲尼。居家修行。父母強之。卒不可得。已而父母俱死。遺言以產之三分一歸二女。二人議曰。身已爲尼。與世緣絕矣。需此何爲。遂盡以濟邑之貧乏者。而雲游之杭。有鉅公聞而義之。時適白雲庵住持有淫行。被官斥逐去。遂令翥虛繼之。初姊妹至庵。地方惡少豔其貌。又思年輕。未必遂守清規。多方挑誘。靜修怒。欲訴之官。翥虛哂曰。出家人塵心果淨。外魔自去。何必藉它力鎮。此方寸地。耶。靜修內慚。益屏心去慾。靜研禪趣。後卒亦無敢擾者。如是垂二十年。有僧自衡陽來。訪姊妹。與談話數日。了無異俗家。已而僧去。亦終弗復至。或疑僧卽魏生也。蓋亦勘透一切入毘盧界矣。

●劉媪

媪。劉氏。余鄉金某之妻也。年十八。適金姓。三年乃寡。劉性悍而貞節難犯。其姑蔡。半老秋娘。猶多綺想。嘗暱里之惡少沈。沈非愛蔡。特以劉故。意青年寡鵠。必可動。欲藉蔡爲進身階。蔡既愛沈。一切惟所欲。沈不得於劉。因謀之蔡。蔡乃逼劉嫁沈。劉怒。謾罵曰。若老悖不識羞。敗家風。辱門第。不自愧。惡猶敢以汚詞。喋喋於我前。再言吾必暴汝。醜於衆。看汝尙能見人否。蔡羞恚交集。而素畏劉。亦不敢與爭。沮喪而退。翌日。

告沈。沈亦憤。將強姦之。而劉防備嚴。雖飲食必親具而後上口。懼其入藥迷已也。久之。沈不得逞。因播爲穢辭。曰。劉氏與我有染。衆疑信互半。劉聞之。伺沈來。握其髮。牽之走出。而語於衆曰。沈謂我與彼私。果確也。我當愛之。吾今取其命以示無所私。沈方哀求。劉袖出利刃。刺其喉而殺之。遂反刃自刺而死。死後。蔡忽得狂病。猶如鬼祟。未幾亦死。

惜娘

里倡惜娘。佚其籍姓。但操土音。頗純熟。爲人沈靜寡言笑。而好近文士。士之往游者。頗衆。惜娘獨鍾情於韓某。韓本寒士。其先嘗爲宦。有政聲。韓貧甚。而無寒酸相。顧不能多擲。纏頭。惜娘假母甚厭之。惜娘出私蓄數百金。僞言邑紳某代爲贖身。紳某亦爲惜娘認其事。假母懼紳勢。許之。惜娘卒歸韓。未幾。韓舉於鄉。翌年成進士。選任縣官。時韓才二十餘人。耳有勢家某。愛其才能。欲以女字之。使人示意。韓初念惜娘情意。欲却之。繼思勢家下婚。異日可爲進身計。拒之亦且得禍。遂又娶焉。而惜娘未之知也。方準備隨韓赴任所久之。韓不歸。而郵致百金爲惜娘用度。惜娘怪之。紳某聞其事。怒韓無情。而憐惜娘。因以情告惜娘。惜娘作書致韓曰。

君今已貴。妾賤人也。君卽不棄妾。固已自慚。爲貴人婦。然妾固君之人也。生是韓家人。死作韓家鬼。敢有二心。以爲君羞。且妾不自揣其妄。已誠君於貧賤時。今君果貴顯。則妾之眸子不盲也。持此自憲。敢有他言。曷哉。君子好事。新人毋更念昔日貧賤交。

書去。亦不得報。韓依附丈人。屢得要缺。勢焰灼手。已而丈人獲戾。充邊遠。窮治其黨。韓與焉。削職問罪。盡

散其財。僅免處分。快快歸里。聞惜娘尙爲己守。羞見之。又恐婦不相容。別居於城。惜娘聞之。亦不造訪。惟以繡織易錢。自食其力。亦終無怨言。由是邑之人。咸指斥韓非人。事聞於婦。大怒。逼韓令逐惜娘。韓天良陡現。且以婦翁勢倒。而婦威猶不稍殺。心益厭之。遂造惜娘居。悔過自投。且述婦言。欲挾惜娘赴滬。惜娘笑曰。此間貧瘠。自食尙不贍。若至滬。再見棄。不且餓死耶。韓矢以天日。惜娘卒不可翌日。韓復往。則惜娘雙扉高扇。去臺空矣。詢之隣人。亦不知耗。悵悵遂病。未幾。得惜娘書曰。

君岳雖獲戾。昔嘗有德於君。不可負也。妾雖承憐念。而自顧命薄。終恐不克事君。今行矣。天壤茫茫。恐弗復有相見時。亦正不必有相見時也。妾守節半生。決不墮於一旦。君其毋念。若君能修德敦品。益進於君子之門。君之幸。亦妾之榮。何必相見哉。

韓得書。病方劇。愧悔悲感。一時交迸。嘔血斗餘。曰。有婦如此。而負之。我誠禽豸。死不足掩愆也。一慟而絕。未幾。其婦隨僕某去。不知所之。而惜娘亦終無蹤兆。意已削髮入空門矣。厖父曰。以惜娘才智。能識韓某於貧賤之時。其眸子固不盲也。乃後卒見棄。非韓之能棄惜娘。蓋惜娘根器厚。是將垂命名於鄉里。天故阨其遇。而暴其節。然而若韓某者。誠人面獸心者也。

● 李小娟

鄉女子李小娟。有殊色。而性淫蕩。所歡以十數計。有周某者。業冶工。爲人誠篤忠厚。慕小娟姿色。寢食爲廢。或曰。小娟淫甚。子何愛之厚。周曰。吾第愛其美。它非所知。其人笑曰。忠厚如君。亦動心佳麗乎。周怩曰。此誠不自知。意者殆孽緣耶。後周於荒野得鉅金。致富。卒娶小娟爲婦。而小娟淫蕩如昔。卒敗其家。周

仍爲冶工以自給。小娟忽貞良靜好。類賢婦人。或語以往事。則羞憤欲死。余嘗笑語周曰。子命合以冶工終。天特假手於汝婦。以顛倒汝心。而成就汝業。周正色曰。不君誤矣。此孽緣耳。余大笑。今小娟死數年。生二子。皆聰穎類母。周今亦小康。仍業冶工。二子則束髮從師矣。

●柳依依

柳依依。海上名妓。依依之父業醫。而技不甚精。嘗治某貴人病。誤用刀圭。貴人死。其子訟依依父。依依父不得已。出奔北直。數年。流落京塵。淹滯困頓。卒以是致死。依依乃淪而爲妓。始未有盛名。迨爲某太史賞識。揄揚讚歎。不遺餘力。太史一代聞人。花叢領袖。凡脂香鬢影者。流得其品題。聲價十倍。依依生涯由此陡盛。二年之間。積蓄數千金。會遭兵事。避地南來。卜居滬之迎春坊。聞太史之喪。慟哭一日。夜素服。半年蔬食。一載其情。可想見矣。依依居滬年餘。營業益盛。聲名殊不亞於前後四大金剛也。年二十。以病死。有越郡名士孫某者。鍾情依依甚。至依依死後。孫親臨撫棺而慟。夫依依一妓女耳。致南北名士爲之顛倒若此。其必有大過人者在與。

話 雨 軒 詩 鐘

(葵 蔭 郭)

宓妃洛水凌波步
詩詠魏宮成七步
吳江遺址尋龜步
名蹟試尋邀笛步
中唐詩詠東坡步
石窟寺中吟佛步
南宋成兵銀樹步
血濺大王睽五步
詩人祗憶金門步
司隸楊球驚鼠步

步 魚 (雁足格)

杜老滄溟跋浪魚
字摹漢洗證雙魚
潭水投文逐鱷魚
宦途何異上竿魚
南宋謠興北路魚
荊州水面見人魚
西湖勝蹟玉泉魚
書貽遠客剖雙魚
丞相惟垂錦帶魚
閒曹張翰憶鱸魚

抱真軒隨筆

(劉建勳)

機智

王小川。吳人。幼喪父母。家貧無以自生。乃養於舅家。舅姓翁。字之協。營木業。富甲一鄉。性慈善。凡有義舉。莫不樂助。尤喜賑恤窮民。故羣呼之爲菩薩。云某歲夏日。出外經商。獨行無偶。乃挈小川俱。小川亦樂從之。至皖境。行叢山中。此山固多盜。老於行旅者。無不知之。而之協初至。不知究竟。冒然而往。日方午。忽見農民十四五。首戴竹笠。足穿草屨。手持耒耜。結隊而來。方以爲入山耕作也。不之異。已而見其尾行不少。懈知非善類。命小川善自防之。行至一處。兩面峭壁。塹然高幾十丈。人不可並行。車不能雙軌。小川乃謂之協曰。計得矣。舅氏携有川資數萬。可分半與我。守住此口。舅可從速逃奔。待其來時。我以銀錢拋之。彼必見而搶奪。此擁彼擠。歷時不少。我可慢慢拋出。計錢盡而爲時已半日餘。最後又可作決命之鬥。至是我雖死而舅父已可脫虎口矣。舅曰。爾爲我骨肉親。爾死我又何忍。小川曰。時危從權。智也。與其偕亡。不如從權。且我死。舅存。尚可收我殘骨。以還本鄉。苟同盡。則骨暴原野。誰爲我理。身後乎。之協含淚從之。分貲而別。有頃。羣盜果至。小川立以銀拋之。衆人果彼此相攘。甚至自相攻奪。及銀告罄。已將天晚。衆人得此。已滿其慾。明知一人之逃。必有所蓄。亦不復苛求。呼嘯而去。小川得從容就道。閱三日夜。追及之。協之。協見小川來。矇目不能出一言。小川遂以往事告。相與稱慶不止。乃宿於某寓。營業其地。逾五年而歸。所入已過於所失矣。既至家。之協念小川之功。爲之娶妻成室。并以貲財什之二與之。

●顧節婦

節婦吳氏。產自縉紳。父官封圻。二兄讀書有聲。同治五年。歸山陰顧氏。夫名守足。營商業。設磨坊於本土。所入頗豐。不意天公作惡。有意困人。次年夏。守足竟染疫死。遺一子。名繼先。蓋取其繼述先人之意。節婦上事翁姑。下撫孤兒。仰事俯蓄。一身兼之。且翁又染烟霞癖。飲食而外。復日需烟貲一元。積是家漸困。復二年。而式微矣。已而翁死。姑歿。家產亦罄。然節婦猶處之泰然。曰。苟此子而成立。無患無立足地。不成。需此。又焉用。爲繼先漸長。附讀鄰塾。頗聰慧。惟不耐苦。故所造有限。乃改業商。習徒於某肆。二年而無成。復入滬上某號。所學亦不就。卒成一無業游民。節婦十指勤勞。紡織以供衣食。年至九十餘而卒。白髮蒼蒼。猶依機以生活也。噫。可哀亦可憐矣。

●蔡氏婦

蔡順生。農家子。妻金氏。貌亦不俗。爲人勤懇。治家有方。人莫不稱其爲賢婦也。順性甚淫。有鄰家子某與婦通。陳倉暗渡者屢矣。然礙於順生耳目。不能無所顧忌。擬暗制之而未得計。某歲冬月。穫既畢。順生燕居無事。乃聚村人作漁魚之舉。夜露室外。以伺竊者。三更乃返。適鄰家子幽會其妻於室。惶惶然莫知爲計。金氏恐其夫之覺也。乃百般慰問以媚之。且爲之設食。使其不遽入寢。順生以寒且餒也。乃就食。當就食時。其妻情急智生。進而與姦夫謀。遂以巨索設一圈。乘順生不備。自首入頭。力抽之。順生氣塞而死。恐天明事敗。藏屍於屋後破舟中。明日。同伴爭來促順生起。妻答以未回。衆人力白見其入門。何言乎不歸。中有某甲者。與順生比屋而居。聞被半有聲甚厲。不知究爲何事。至是心始恍悟。大聲呼曰。順生不出。必

有故也。我輩盡入室查之。衆人從之。遍覓室中。全無蹤跡。其妻怒曰。爾等陰謀。必死吾夫矣。今反欲嫁禍於人。忍哉。忍哉。已而衆人得屍於破舟中。并獲其索。婦人始服。執而送。至有司。有司以事關風化。且證據確鑿。遂處絞刑。臨刑時。大哭言曰。勸告世人。莫作負心事。我今造此一重惡孽。死亦何憾。最難堪者。地下何以見我夫耳。言畢。掩面就刑。

●老鬍子

老鬍子。潮州人。忘其姓。佚其名。人以其老而多髭。遂以老鬍子稱之。鬍子自幼習武。膂力甚強。又善走。日百里不疲也。一日外出。見路人叢集。鬍子擠入觀之。一賣解者蹲立場中。方逞武力。東奔西呼。以顯身手。時有好事者見鬍子在。指謂賣解者曰。此吾鄉之表表者。盍不與之一較。以決誰勝誰負。賣解者聞之心動。且觀鬍子如許。老人何能與吾爲敵。不若計激之。使其怒而來鬥。然後懲之。則我名可揚於斯土矣。計定。乃作繞場行。故蹴鬍子足。鬍子果怒。以其無禮。起與之角。不一刻。問賣解者。早已跌出場外。鬍子掀髯笑曰。如此童稚。亦欲賣技耶。須知我年雖老。而技力未嘗退化。賣解者大慚。收拾而去。臨行時。指謂鬍子曰。明年今日。復當來此。與爾再決勝負。鬍子以爲此賣解者裝場面之言。一笑置之。光陰荏苒。一年之期。倏忽已至。鬍子憶及明日爲賣解者相約之期。頃行其地。未見有人。我固知其言之妄也。次日午後。僕人忽來言。昨晚有一賣解者至。云與主人有仇。特來報復。設主人不出。非英雄也。鬍子曰。此人前爲我所敗。懷恨於心。但昔觀其技。似極平常。一年之內。可決其無大進步。我當親往一較。再喪其氣。言次立往。見衆人環集。賣解者立場中。大呼鬍子之無能。隱不敢出。設來此。必有以懲之。鬍子聞之。大怒。揚言曰。我來矣。

大丈夫豈畏怯者。比將搏擊。一童子自帳後出。年十四五。謂賣解者曰。父少待。兒且先登。言畢。以手擊地。深入數尺。足跟陷石。石寸寸碎。鬚子見狀。大急。乞免。再三而罷。

●陳化成殉節事略

陳公化成。字業章。號蓮峯。閩之同安人。道光二十三年。鴉片戰起。英人率艦來攻。入寧波。犯乍浦。陷定海。時公已由福建廈門提督調任江南。抵署甫七日。聞警。立帥師馳赴吳淞。審形勢。整行伍。脩守備。駐要害。會天雨。公赤足出巡。夜宿帳中。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亦樂用命。後英人以船三十艘來攻。參將周世榮在旁。請他奔。公拔劍叱之。世榮遁。公遂發砲擊來船。拒敵甚力。英人將不敵。欲却。適我軍缺軍火。砲力已弱。時公守西砲台。守東砲台之牛某。胆怯。聞砲聲隆隆。知已開戰。乃乘轎出觀。忽一彈飛至。墜其旁。大駭。脫甲而遁。軍心遂亂。公力鎮不能復知事。不可爲出其平日所用之金茶壺。碎而納之砲中。作最後之一擊。居然毀敵艦一艘。已而砲彈雨至。傷者數矣。時起時仆。卒以創重不支。噴血而死。某弁在側。負公屍。匿蘆葦中。夷酋入城。登鎮海樓。酣飲其上。操華語曰。不怕江南十萬人。只怕一個陳化成。閱六七日。酋退。發喪於嘉定。面色如生。人民之感公德者。無論識與不識。均扼腕太息。焚香跪拜於途。道光二十七年。太守陳公知淞民之思公。無已也。爲堂以祠之。堂在郡之西關外。王文恭公別宅也。咸豐初。前中丞劉公來宰是邦。卽舊祠而葺之。規模益備。當公殉難時。從公而死者。有守備章印福。千總錢金玉。把總龔齡增。外委許林。許攀桂。徐大華云。今入其堂。尙有血衣數襲。餘彈幾個。以留其陳迹也。

●神童

神童某年十三，聰穎逾常兒。某日自學塾歸，途遇知府僮僕塞途。前呼後擁，夾道而來。行者皆避之。惟童子昂然而行，不少介意。知府惡其無禮，呼從者責之。童子對曰：「我也。彼亦人也。我何畏彼哉？從者惡其出言不遜，執至知府前。知府問曰：『爾知我爲何人乎？』童子曰：『非奸商，卽巨賈。假錢以作威福，有智者決不爲也。』知府聞之大慚，旣而變色問曰：『爾習何業？』答曰：『讀書。』知府曰：『我今出聯命汝對，對出則宥汝，不則重罰。』童子敬如教。知府遂以『首冠夏，身着冬，手擇春秋』命對。童子應曰：『面向南，背向北，眼觀東西。』知府聞之，嘆曰：『非庸才也。』稱賞而去。由是神童之名聞於遐邇。

●雙忠祠聯

有明末葉，嘉定黃公淳耀兄弟就義。時人輓以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貳。貳忠臣之句，滿清入主塗毒生民。有志之士，爭思革命，死於是者，不可勝計。聞有某某兄弟二人亦被難，鄉人爲其立祠，題曰雙忠。落成，請某名士上聯，名士遂以輓黃公之句應。祠在廣東。

●徐文長遺詩

山陰徐文長，以文章名世，兼善詩詞。惟以數奇，故所遭不偶。曾憶其遊西湖詩云：『虛徒年華四十春，功名未立耗光陰。不如死在西湖裏，猶得清泉滌我身。』其懷可想見矣。又輓孫夫人聯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又賀吳三桂六十歲聯云：『志因存楚求秦助，心爲亡韓受漢封。』皆名句也。

●小商河之沿革

宋時金兵入犯，二帝蒙塵，中原鼎沸。幸有岳飛、韓世忠等爲之捍禦，當其二進中原時，爲岳軍先鋒楊再

抱真軒隨筆

六

興所敗。再興。雄心勃發。熱血上湧。幾有不斬樓蘭誓不還之概。奮勇直追。至小商河時。天氣嚴寒。河爲霜雪所掩。再興忽忽至。一時莫辨。陷河中。爲金兵亂箭射死。有傳可據。寶山。月浦。鄉北有河名小商者。河道淤塞。闕不幾丈。父老相傳。謂爲楊再興死義處也。

艷

藻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小說之宗

定夷說集

藝林之室

毘陵李定夷先生為當代小說名家著作等身名滿海內向出各
 書如李著十種美人福伉儷福同命鳥鴛湖潮紅粉劫霞玉怨遼
 西夢茜窻淚影廿年苦節記湘娥淚曇花影雙縵記吳苑鶯聲譜
 定夷叢刊初二集等書有經教育部頒給獎狀者有經通俗教育
 會審列上等者其價值與時下小說誠有霄壤之別故每出一編
 社會無不歡迎鼎鼎盛譽固非倖享也茲又有定夷說集之作是
 書以短篇小說為正宗附刊史餘談片二種與上列所出各書無
 一篇相同每篇之大略立意則推陳出新變化玄妙言情則意緒
 纏綿情文悱惻狀物則入情入理維妙維肖行文則詞華典雅筆
 姿精峭可作小說觀亦可作文學書觀洵藝林之至寶也全書足
 廿二萬言兩大厚冊封面用珂羅版精印名山著書圖業已出版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外埠另加寄費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擬施子野復董夜來書

(牖雲)

夜來小字月哥金陵伎善琵琶工詞翰與嫩兒佟姬皆名噪一時原書見名媛尺牘

日前曾過妝台自幸福齊劉阮琵琶一曲萍水三生紅粉憐才司馬青衫溼透矣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正不必曾相識也日來秋雨翻涼芸窗坐困秋闈逐鹿冀博小小頭銜故鎮日啾唔未越雷池一步計至銀蟾盈滿定賦凱旋門巷桃花當迎重來崔護青天碧海共訂私盟記取紅欄杆邊再聽羽衣舊曲而俾詞復邀玉人賞識譜入新聲銀字低調紅牙細按楊柳曉風之路櫻桃落日之時我本佻書生竟大膽闖入廣寒宮裏偷聽霓裳豔福抑幾生修到也

●擬凌郎復彩雲書

原書出處同上

(牖雲)

班門弄斧原為作戲逢場書亦塗鴉類犬更何敢當得摩詰虎頭四字不過詩中有畫畫中有人耳我愧十年有夢徒留倖薄之名卿是曲院女貞花何遽賦沾泥之感他日楊柳樓頭自有一段風流豔史在鮪生自慚福薄尋春已晚不能迎歸桃葉鮫綃一角香澤微聞睹物懷人相思何似認點點之溼痕却為之賠了幾許辛酸淚矣春閨二首情見乎詞曲織素娥綵縷人選音知幼婦黃絹工吟會當籠以碧紗學開元中雪衣娘當作多心經誦也

●擬薛楚望復小愛書

原書出處同上

(廊雲)

芳草天涯。又綠。異鄉正愁。煞王孫。想故園柳色青青。定應起。闌中之感也。夫芳春本惹恨之天。觸目多傷心之景。只道。舫來。朱雀。圓好。夢以。年年。何期。鞭着。青驄。載行。塵而。弗弗。縱然。紅豆。相思。知南園。芳心。難遣。其奈。青萍。飄泊。問東風。別意。徒勞。來函。所云。知卿之念。我深矣。寧弗為。封侯。塔不甘。作薄倖。郎。記取。樓頭。盼處。看一角。風帆。影落。桑梓。請掃徑。而迎。藁砧。歸也。

●擬王伯穀復馬守真書

(廊雲)

守真字湘蘭。一字月嬌。金陵伎靜志居詩話。湘蘭貌本中人。而放誕風流。善伺人意。性復豪俠。恒揮金以贈少年。感吳人王伯穀解墨郎之厄。欲委身焉。伯穀不可。萬曆甲辰秋。伯穀年七十。湘蘭買樓船。載小鬟十五。造飛絮園。置酒為壽。晨夕歌舞流連者累月。亦勝概也。原書出處同上。

碧梧。墜井。紅葉。驚秋。簾外。黃花。不知。比玉。人孰。瘦而。茂陵。風雨。相如。亦正。纏綿。於茶。鐺。藥。鑪。間也。維摩。室裏。何來。天女。散花。秋水。伊人。徒勞。神往。三千。路上。稽遲。蕭郎。判袂。十二。樓頭。望遠。倩女。離魂。雨雨。風風。人增。別恨。朝朝。暮暮。我更。傷秋。夢破。寒蛩。疎燈。如豆。此情。此景。其薄。倖人之。消魂。時乎。江南。淮北。縮地。無方。恨望。前程。此會。正不知。在何。日耳。秦淮。河畔。風景。如何。紅橋。柳色。猶有三。春賦。別時。之丰。度。否。臨穎。惘然。書不盡意。

●擬周廷章復王嬌鸞書

原書出處同上

(廊雲)

嬌鸞臨安武弁女。其父遷南陽千戶。有吳江周廷章者。隨任南陽學署。遂與私焉。誓不相負。後周抵

家別娶鸞聞之大恚遂自縊身死而以昔所倡和詩詞暗藏公牘投蘇州按院樊公社見之忿然遂

下周於獄

春光老矣。花事闌珊。小草無言。流鶯有恨。夜來風雨。聲又送到。困人天氣。矣。蟄伏蕭齋。百無聊賴。偶弄俚詞。何足當玉人一粲。亦聊以見性而已。和章極佳。不比凡音俗調。益使牆外書生。拜倒石榴裙下。既蒙青眼。相加許作騷壇知己。自是鶴和蟬聯。藉資磋切。正僕所深願者也。想卿亦必樂為之。三五之夕。月明東牆。當化身綠衣鳥。飛入妝台。以踐來約。燭影搖紅。詩心盡素。執卷問難。冀沾玉人一分慧氣。不敢學兒女愁情。書生豔福。演出西廂記一齣。酬簡也。數行裁答。心往神馳。

擬文郎復柳兒書

(牖雲)

柳兒字荷香雲間文生侍兒也因婦妬出之著有荷香集原書出處同上

素簡飛來。青衫溼透。恩拋翠袖。夢斷朱門。卿之怨我矣。然事非得已。境已如斯。波咽湘江。早斷巫山之夢。珠沈洛浦。難期滄海之歸。卿固慧心人。或能諒我耳。况好事本多磨。蝸良緣轉幻。空花死別。生離紅粉。有飄零之嘆。天長地久。白頭無偕老之期。是以變激馬嵬。南內淒涼。秋草歌悲。虎帳東風。寥落春花。燕子樓空。綠珠白骨。琵琶曲了。青塚黃昏。古今來幾許。孽冤徒悲情。劫天地間。無非恨境。枉說風流。憶自衾禰。夢好羅綺。魂消傲彼。幾家粉黛。誰似卿卿。輸他二斛珍珠。聊酬爾情深。桃葉豔歌。佳偶於獻之。骨豔梅花。巧締仙緣。於和靖。方意嬌藏金屋。幾生修到姻緣。何期吼起錦幃。兩地從今。惆悵一別。春風佳耦。翻成怨耦。重圓夜月。今生莫卜。他生天質。為之謂之何哉。春羅錦帶。來物均收。吳宮繡樣。知製自玉人香手。把玩

之餘。真令我睹物相思矣。耿耿此心。愧無瓊瑤之報。茫茫來日。曷勝萍絮之悲。所願真真屏上。猶期趙子重來。莫教盼盼樓中。誤爲張公一死。

●招盟姊梅蘊華女士書

(鬢雲女士)

葭飛縷室。和氣昨候管中。梅畫璇閣。嚴寒漸消。圍裏撫一陽之來復。念兩地之睽違。遲驛使兮。不來目斷。枝頭芳訊。疎鸞箋。以致問心馳海角。郵程以吾姊與姊。倩伉儷恩深。綢繆情重。值此寒冰成箸。濃霜結花。炙獸炭而同坐。圍爐享蘭房之清福。酌兕觥而合斟。美酒增瓊室之新溫。燈火深宵。家常閒話。杯盤小酌。笑語相親。此真張敞畫眉不足比。其樂孟光舉案猶難與之侔者。也。維是錦瑟瑤琴。君譜和聲之樂。江雲渭樹。我添離別之思。祇覺千里魚書。柔翰莫傾肺腑。一堂燕集。細談始罄。衷腸因妹與吾姊親。既繁同葛。藹義更結得金蘭。問到華年。憶合釀女兒之酒。鬪將芳艸。會同尋姊妹之花。繞牀共弄青梅。縱未來騎竹。馬對鏡。開研翠黛。慣教競畫眉。娥歷綫。窗織指。誇心思之巧。意錢繡閣。柔顏笑角。逐之工。情懷若此。合須二女兮同居。蹤跡弗離。那願參商之異處。乃自女兒遣嫁。貴姊于婦。渺渺予懷。柔腸因而永結。盈盈望眼。寸心不盡相思。蓋在姊作同命之鴛鴦。福慧雙修。原可羨而在儂。歎分飛之勞。燕東西。異地將奈何。用特泐此蕪函。藉伸愚悃。敬遺雁帛。奉迓魚軒。務請惠然肯來。不我遐棄。翩然戾止。卽日遙臨。則開瓊筵。以坐花。可執樽而佇待。關柴門而掃雪。合擁篲以相迎。幸何如之。樂可知矣。

齶

齶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學 之 巨 界 出 版

著 作 界 之 靈 光



武進許指嚴先生為江南宿儒作者
 前輩生平著述鴻富久蜚英聲舊作
 如本局出版之南巡秘紀正補編清
 秘史十葉野聞等書不僅為藝林所
 歡迎即婦孺亦傳誦殆遍茲本局復
 彙先生近年精心結構之各稿編為指嚴
 餘墨是書與南巡
 秘紀十葉野聞等
 無一則相同而趣味之
 之清麗則會讀先生舊作各書者當
 可推而知之 小說 讀可 稗
 是書可作 亦作 稗
 史 讀并 文學書 讀要目
 可作 如下

上卷 史料

- 藩變拾聞
- 奪嫡誌
- 奪嫡續誌
- 玉妃案
- 慈禧垂簾記
- 秘密外交
- 女蘇秦
- 喇嘛革命
- 九日龍旗
- 勝藍痛語
- 武員醜史
- 秘密談
- 度刼庵
- 桃花毒
- 拳亂樵談
- 三大吏別傳
- 老慶記公司
- 妖術
- 宗社黨軼事
- 楊為我
- 八面鋒
- 姊妹花
- 可憐蟲
- 墮花怨
- 花叢生佛
- 蔓菁小傳
- 墓門鴉
- 天寶為之

全書共十五萬
 言洋裝訂分
 價實足 大洋 六角
 以陽曆十二月二十日為
 限過期即照定價發售
 外埠另加寄費

兩大厚册 定價大洋 一元二角



遊 戲 文 章

●陽曆之命 做尙書

(穎川秋水)

昊天若曰。咨爾陽曆。天之曆數。在爾躬。寰球交通。允合西東。維爾之從。陽曆蝦腰。(兩字見陳其元庸問齋筆記) 鞠躬讓於陰曆。曰。唐虞之際。維羲暨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亦越有夏。承天休命。先天弗違。後天奉時。陰曆之得位。計四百餘載。成湯放桀南巢。爰革夏正。以丑爲地正。厥享國六百年。武王伐紂。爰革商正。以子爲天正。厥享國八百年。嬴秦無道。怠棄三正。改用建亥。天用勩絕其命。漢武在位。行夏之時。協時月正日。一維陰曆。以迄于今。亦二千餘祀。予一人雖得天時。其勿敢承。昊天曰。毋。邦維承舊。曆非求舊。維新。汝往哉。陽曆乃于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上日。受命于昊天。令觀象臺造曆書。告于有衆。曰。嗚呼。天無二日。民無二曆。改易正朔。國有常經。今者昊天有成命。命予正位。予心弗忍。告之上天。仍讓陰曆。上天弗許。予奚敢違。爰定平年爲三百有六旬有五日。閏年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爾其敬承天意。一遵時憲。予將移咨陰曆。告以天語。

毋使弗陰弗陽亦陰亦陽貽後世以陰陽怪氣之口實邦人君子聞陽曆言咸若維陰曆勿用靈與其羣臣朔望弦晦運行猶昔陽曆乃左持五族國籍右秉五色國徽召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燁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暨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諸神誓于師曰嗟爾有衆咸聽予一人告義和尸厥官予承天命會行三讓于陰曆上天弗許念物無兩大得時爲貴陰曆逃聽風聲宜早避位乃罔聞知弗克遵養時晦抗違天名傲擾天紀亂人觀聽今旣天命在予是以恭行天罰汝其尙克相予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汝其慎哉辛亥壬子大戰于陰陽交界癸丑師進次于陰陽之河越丙辰丁巳陰曆恃有奧援故弗克亦越戊午陽曆乃朝步自陽門(星名借用)夕至于陰平(漢地名借用)敷陳天道運璿璣玉衡于天文之臺七年而陰曆革陽曆乃操璧秉圭大告成功于昊天昊天若曰猗歟盛哉爾其於萬斯年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今而後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咸若時敢不敬應

●戲代阿土生擬其尊人芙蓉先生哀啓

(潁川秋水)

哀啓者先君氣體素充資性柔潤年幼時爲先膏(音諧高)祖三冬公所鍾愛嘗捧持而譽之曰此子雖土頭土腦帶有泥土氣息然面團團似富家翁其生也亦適值土王用事之辰有土此有財以財必發身或不以土老兒故致爲世俗所棄乎且吾聞之中央戊己爲土中央者中華也樂土樂土是兒必發跡于中土矣故成童時卽挈之游藝中原一時所至歡迎相見恨晚彼此吸引交遊愈多人咸稱之爲小土蓋取小友之義也先君亦與之臭味相投來者不拒以故凡與先君通聲氣者風雨聯牀一燈相對雖俾晝

作夜晨昏顛倒非所惜也。年弱冠從事醫術。凡遇頭痛心疼諸危險之症。百藥所弗效者。先君一至。罔不着口。成春是以被術者咸謂之謂俗諺所稱頭痛救頭心病還須心藥醫等說。眞非虛語。而尤善治河魚之患。有族兄阿木林者。偶患是舉。以告先君。先君與以一劑。使吞吐之。疾頓瘳。感激深恩。淪於骨髓。遂自號煙霞嘯傲生。蓋因先君秉性清高（音諧膏）故號此以示親熱也。是秋病復發。進先君所釀藥。勢不止。延他醫視之。咸歸咎于先君曰。是疾猶水之漏也。誤于阿芙蓉。君弗可爲矣。而嘯傲生不之動。至歿。仍謂天下良醫莫阿芙蓉君若。其善得人心有如此者。藜牀吹簫客。尤不可一日無先君。跬步偶離。卽涕泗交頤。旁人遂謂爲有嗜痂癖。至比之爲吮癰舐痔。則過甚之諛詞也。先君贊于雲南土氏。土氏本泥塗曳尾公苗裔。族大衆多。譽徧鄉土。而外祖土公行孫。獨謂得壻如是。大足光耀門楣。故翁壻間極相得。逾年舉一子。卽不孝也。近年以督銷烟槍烟泡（音近砲）等事務。于役烟墩（音近燈）捧檄之日。趨庭請訓。先君猶諄諄以撫字烟民賑濟烟鬼不振家風光耀黑籍諸務爲勗。時不孝仰窺先君顏色。氣血猶榮。當福壽無量。私心竊慰。詎料忽患大症。一時鬱火上冒。不可嚮邇。自言內熱沸騰。居土炕如登火炕。家人聞語。亟以參苓和藥以進。弗效。疾亟時。電召不肖。不肖土遁而歸。挽回無術。延至某月某日某時。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不孝侍奉無狀。罹此鞠凶。搶火冒烟。百身莫贖。祇以墳土未安。不得不苟延殘喘。勉襄大事。倘蒙當世癡德君子。錫以銘誄詩詞。俾光土壤。曷勝銜感。土塊昏迷。語無倫次。伏乞矜鑒。

棘人阿土生泣血稽顙

●反治家格言

（穎川秋水）

古人反離騷及白頭吟諸作。各有深意存乎其間。非泛設之詞也。秋水不敏于古之作者。無能爲役。而心有所觸。不能自己。因取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反之。文字雖屬遊戲。對於世道人心。則不無戚戚于吾心也。雖然。世固無反其道而行者。予亦烏得而反之耶。於戲。

日晏起牀。垢面蓬頭。任身軀。汚穢。夜深踞座。呼盧喝雉。忽神氣充盈。海錯山珍。尙說沾唇。無味雲羅霧縠。恒嫌被體。不華忘未雨。而徹桑好。臨渴而掘井。安處力求奢。侈燕賓。一任喧囂。器皿美而華。堆筵悉金玉。飲食精且貴。滿口饜珍饈。禾平心地。莫種福田。淫娃蕩婦。爲敵體之人。美婢豔姬。釀中葶之醜。僮僕慣求。姣好妻妾。不忌妖嬈。先人已遠。祭饗弗致。其誠兒輩。寧愚學校。何妨勿入。律身先無品行。教子那得義方。最貪昏夜之金。酷好嗟來之食。遇菜備果。販大估便宜。見苦友貧。交狂加呵叱。刻薄成家。自鳴得意。倫常乖舛。一勿置心。長幼弟昆。好視同陌路。尼姑巫覡。可出入閨門。好貨財私。妻子自謂丈夫。忤父母。袒子女。覩然人世。嫁女擇豪門。好爭財。禮娶求富室。爲計妝奩。見富翁不拍馬屁者。稱呆漢。遇窮人不加白眼。者號癡人。與人喜爭訟。廣延律師。處世好多言善挑。惡感常恃威勢。而壓制苦力。善調滋味。而宰殺珍禽。剛愎自用。誤謬無倫。怠惰相安。荒亡弗計。狎暱拆白。早甘受其愚。屈意淪牌。不悟被其害。輕信讒言。不想聽來之閒語。而忍耐三思。好爭惡氣。不肯認己之多差。而和平一想。施恩示德。得福勿知。作事不留餘地。得魚忽又忘筌。見人得意。每會生妬。忌心自己。無能偏慣。作怨憤語。善欲人見。自詡大善。惡任人知。自謂不惡。見色而起邪心。甘報妻女。匿怨而加陰損。寧禍兒孫。治家乏術。任詬罵。頻作魂夢。不安報國。無心看離亂。相仍天良。何在求學志。在功名。出仕心存權利。爲非作惡。背理逆天。爲人若此。禽獸近焉。

●戲擬黃氏好殺判

(扁雲)

前既擬劉小峯與黃氏之供狀矣。因復擬判文如下。

審得江沛德死於非命。黃氏之殺夫。固確而無疑。劉生小峯之主謀與否。雖難水落石出。然此中絮果蘭因。重重複雜。蛛絲馬跡。歷歷可尋。本廳熟察其情。因而知其故焉。夫巧女伴拙夫。實房幃之缺憾。佳人思才子。亦閨闈之恆情。識志士於風塵。客館奔來。紅拂就書生。萍水琴廂。偷渡監橋。採撲上之花。無煩月老。搜桑間之柳。浪說風流。調悅相如。美眷屬無非苟合。香偷韓壽。好姻緣偏是荒唐。黃氏本秀閣紅顏。粗知吟詠。小家碧玉。復具丰姿。一旦龜將墮誤。畫眉之豔。福都拋。千秋鳳竟鴉。隨擲果之春心。早蓄。且其夫癖賦季常。性狂杜牧。牆外之閒花野草。却教著意流連。國中之秋月春花。竟使等閒孤負。香捐紅袖。金屋塵封。鏡鎖青峯。玉台筆冷。魂消少婦。薰砧向花國。封侯身異小姑。裙帶嘆蘭閨。獨處人孰無情。誰能遣此。於是隔戶書生。近鄰年少。朱弦曲裏。琴聲挑向文君。紅杏牆頭。春色窺來宋玉。祇知歡愛遺襟。牀前說甚。嫌疑整冠。李下婦異投梭。處女生原竊玉。情郎二人異地。以相思。一旦踰垣而相就。色膽如天。會佳期於五夜。恩情似海。圓好夢於百年。萍緣浪結。波平池沼。之鴛鴦。春信頻傳。舌饒簾櫳。之鸚鵡。然沛德有目若盲。充耳無聞。紅榴裙願甘低首。不驚蝶夢之酣。綠頭巾寧作高冠。未落龍山之墮。客來不速。杞下儘可擊。條夫竟無權。榻側能容。鼾睡婦。奈何虛心似竹。恐揚旁衆之言。先手着鞭。欲塞檀奴之口。鳩羽無情。豈堪下酒。蛾眉釀禍。遂啓蕭牆。夫方病染楊梅。氏竟毒投藥裹。意若眼釘。既去垣耳。無防蠻燭。重輝。菱如好。爲新婦。胡麻再飯。阮郎遠勝。劉郎不知九州鐵錯。一著棋輸。玉經天折。阿姑與司罪之師。網縱能寬。古聖無

倖逃之律。置斯人於死地。罪不容誅。嘆厥瞻之。如天理當重處。周文王仁心卽厚。自應期重人倫。包孝公鐵面無私。以便維持風化。

滑稽新語

●割耳剝皮

(牖雲)

友人張君善滑稽。嘗爲予談剝皮割耳之笑話。有陳某者。延周某課其子。一日周有事擬外出。因商於陳。呼之曰東翁。略述所事。陳素鄙俗。聞周呼之爲東翁。意以爲其姓陳。割其耳以戲呼之耳。因思有以報之。及周回。遂呼之曰吉先生。周怪而問之。陳曰。我本陳姓。汝乃割去我耳。汝本周姓。我今剝去汝皮矣。聞者傳爲笑柄。

●改唐詩

(牖雲)

前閱滑稽週刊。載有改唐詩數首。雖云小道。亦多可觀。昨翻舊報紙。亦得數首。其最佳者。如文明時節。女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台基何處有。滑童遙指半開門。人心之不古。社會之現象。胥可于言外得之。

●病故

(牖雲)

肆夥以事歸家。久久不來。主人以店務冗忙。急甚。乃發電詢問。夥回電謂因病故。不來。寥寥數字。蓋電文尙簡。其價較廉也。主人意其已死。因另雇他人。某夕風雨聲中。夜闌人倦。聞敲門聲甚急。納之。則夥也。衆大愕。羣呼鬼來。夥亦驚駭。力白其非。膽大者乃語之曰。君前日不言因病故乎。夥大笑曰。怪底目余爲陳

死人也。諸君斷章取義，乃誤讀予電文矣。予固謂因病故不來耳。同夥乃大笑，為之易衣熟食。

●俗語詩

(牖雲)

榴村俗語詩。諧而多諷。茲錄之。詩曰：越奸越巧越貧窮。總是花無百日紅。一世冤仇三世報。十場賭博九場空。幾多奴僕欺家主。偏有兒孫打太公。暗箭傷人不見血。何須翻臉怒冲冲。倚仗身披老虎皮。尾巴現出野狐狸。出家和尚孝父母。有力蠻徒打教師。故意拉來上水繚。無心扯得順風旗。一班強盜不塗臉。廉恥全亡百事欺。雞屎壞來醬一缸。弄成倒海又翻江。當真逼上梁山寨。胡鬧亂彈梆子腔。跑起順風丟下槳。說將亮話打開窗。鬼頭鬼腦終無益。恐怕生降死不降。學他童子拜觀音。那怕山高水又深。幾個看人三隻眼。大家做事一條心。偷嘴媳婦難改像。倒運郎中會打針。攔路擊頭三板斧。草窩跳出程咬金。三拳兩脚惹飛災。買點糖兒哄小孩。花子弄蛇熟而巧。肉包打狗去無來。當真瞎子活見鬼。妝作聾人不怕雷。說甚無風三尺浪。阿儂隱坐釣魚台。不僅解頤捧腹之談。當是醒世覺人之作。

●懼內笑談

(牖雲)

甲若乙有季常癖。然深畏人知。互相瞞隱。甲偶見乙面上指抓痕。知其妻所為。因請問其故。乙曰：昨日在庭前散步。適葡萄架子倒下。面礙于簾。致有此痕耳。甲大笑。後與乙在其家作竹林戲。妻適歸。見狀大振河東之怒。遽以手批甲頰。甲俯首遁。大呼謂乙曰：去休。我家葡萄架子也要倒了。

●四書詩

(二明)

友人易嘯春截四書句。編詩八首。余僅憶其四。誌之於下。詩云：(一)今日我疾作。出吊於東郭。齊人有一

妻。益矣樂驕樂。(二)吾見其人矣。其色赧赧然。而有宋朝美。天下無敵焉。(三)目之於色也。其操心也危。何以快於是。鄉人皆好之。(四)而摟其處子。吾何畏彼哉。降志辱身矣。故源源而來。此紀男女淫亂之辭也。

● 謎語

(惟一)

章威夷。予之總角交也。善滑稽。有淳于髡風。一日。張燈悟心軒。適有江姓者來。猜威夷蓄意玩弄。戲拈江鳥一謎。注射詩經一句。而江姓亦伶俐善悟。尤於二毛爲嫻熟。一見卽曰。江鳥。其猜鴻。則離之一語脫口。鼓聲鞞鞞。聞者莫不胡盧。而江姓者。但見其面熱耳紅。不敢仰視。嘻。威夷亦惡作劇哉。

剽

奔



劇本

社會短劇 **法律** (續)

(卓呆)

屈仲源上。

(仲源)這裏好熱鬧啊。

(鴛母)呀，什麼時候來的。

(小芳)嘎，久違了。

(仲源)小芳也在此。見小香什麼事臉上很不好

看。難道被母親訓斥了麼。

(鴛母)不是的。方纔與客人爭論了回來的。

(仲源)原來如此。但是妓女與客人爭論是有損

無益的。向新伯你倒還如此有興。但是我的小

香。你別向他胡纏。萬一小香變心。我是有死無

生的。

(新伯)別說笑話罷。

劇本

(小香)忽至仲源前你把我娶了去罷。

(仲源)什麼。

(小香)我不願做妓女了。你娶我去罷。

(仲源)笑話。我一向要娶你。不是你不願意麼。

(小香)我一定嫁你。客人們實在不當我們人類

看待。你快答應娶我罷。

(仲源)這些話不必急急。停一回上樓去講罷。

(小香)不行。我是立刻要你答應的。此刻我心中

最難過。倘不解決。我快暈倒了。只消你說一句

話。就好咧。

(仲源)那是只要你願意。隨便何時可以娶你好

了好了。你快活些罷。

(小香)不可如此。你須明明白白答我。我在衆人

之前受辱。須在衆人之前決定進止。

(仲源)明天與你除牌子便了。

(小香)當真麼。

一

(仲源)自然如此。我是說了不知幾百遍咧。

(小香)多謝。我很快活了。如此我已不是妓女。不是賣淫婦。就不會受人欺侮咧。

(新伯)可惜可惜。正是有風頭的時候。

(鴛母)向仲源當真答應他麼。

(仲源)纔如了我的心願。

(小香)那麼我也不用養家活口。母親與慧兒等都可以安樂度日。我爲什麼不早些想出這個法子來呢。

(仲源)不愛我。自然想不出。

(小芳)這也不見得。

(小香)咳。我當初爲何不想早些嫁人。

(仲源)我現在卻有一番周折。我娶小香。須當他老婆。我與一個至友說通。算是他的妹子。因爲我前妻留下三個孩子。偷使曉得繼母是妓女出身。總不大好。此話你們要曉得纔是。

(鴛母)只消你說怎麼好。就怎麼樣是了。

(小香)愕然我做你的夫人麼。

(仲源)是啊。

(小芳)真是幸福。我們也爭光不少。人家說起來。乃是屈家的夫人。

(新伯)實是前世修的。

(小香)那麼母親呢。

(仲源)儘管住在我家裏。

(小香)那麼……慧兒呢。

(仲源)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自然與母親一起。

(小香)茫然我的弟弟……突然不是我的弟弟。是我的兒子。

(鴛母)驚你說什麼。

(小香)母親姊妹。我無論如何。不能不說實話。否則我要暈倒了。

(仲源)你說謊麼。

(小香)豈望你想罪。我實是撒謊。屢次想說穿了。因爲你既深信在前。也不用多此一舉。我。今天已不願做這生意。我吃的苦。倒也不計較。只求我寶貴的慧兒。使他成功。一個有學問的人。我心願已足。萬一被孩子自己曉得他母親是妓女。是被人家欺侮羞辱的東西。他何等傷心。我現要做那人類正當的生活了。豈肯再把親生之子作爲弟弟呢。非聽他可愛之口。中天天呼我爲母親不可。

(仲源)那是你的兒子麼。此話我聽得過。但是不很深信。現在叫我何面目見人。人家都早知道了。獨有我一人不知。我還快活得出麼。你爲何這一向如此欺我。

(小香)恕罪。我不撒謊。不能得到飯吃。

(仲源)那麼這兒子的父親是誰呢。

劇 本

(小香)愕然這一句話。請你別問罷。此人我不曉得。我不欲想。慧兒是有父親的。慧兒是天生之子。不是那欺侮我的男子之子。

(仲源)我與你只好分離。

(小香)爲何。

(仲源)我也有孩子。有三個孩子。你再領了一個孩子去。我的家庭。就紊亂了。

(小香)我不願與你分離。你是我的恩人。我非報恩不可。

(仲源)那麼我有一個方法在此。這方法很穩妥。你將慧兒留在母親處。你與母親分開住着。你一人到我家中如何。

(小香)事到如今。你還要叫我說謊麼。此法你雖便利。我是明明對慧兒說謊着。我自己有了兒子。怎肯拋棄着他。來養育你的兒子。

(仲源)不錯。也不用再說了。

三

(鴛母)兒子由我來撫養便了。

(小芳)我領去也好。

(小香)那是我不是慧兒之母了。

(鴛母)話雖如此……

(新伯)如此不是要決裂了麼。

(仲源)沒有法子只好分離。

仲源退。小香追之。仲源推小香而下。

(小芳)小香好機會錯過了。

(小香)姊姊。機會事小。慧兒事大。

慧兒白玉王大上。

(小香)嗟。慧兒。

抱之。慧兒哭。

(小香)白玉。慧兒怎麼樣。

(白玉)……泣。

(王大)我路過影戲館門前。見一羣孩子。在那裏

鬧。過去一看。原來白玉這孩子。與那雜貨店裏

的兒子在那裏相打。

(白玉)慧兒要睡。我抱着他回來。那雜貨店裏的兒子。趕過來說。這是妓女的兒子。沒有老子的。我聽了自然生氣。便與他爭起來了。

(小香)也不用與人爭論。他自然是妓女的兒子。自然沒有父親的。我的兒子。豈是永遠肯被人侮弄的。

(慧兒)他們都問我的父親是誰。我怎麼不生氣呢。

(鴛母)那孩子真可惡。我來趕到雜貨店裏去。與他們鬧這麼一場。母親做了妓女。小孩子無緣無故。人家要欺侮他。我真難受。

欲出。

(小香)止之。母親。這可不必。他究竟是個孩子。

(鴛母)此刻不開口。將來還了得。

(小香)母親。他們說的話。確是實情。我不願向慧

兒說謊。慧兒你的母親就是我。

(慧兒)你是姊姊。

(小香)姊姊就是母親。

(慧兒)快活啊。我有了兩個母親了。以後見了雜貨店裏孩子。我可以對他說你只有一個母親……那麼我的父親呢。

(小香)父親……突然握新伯手。你是曉得我的心的。你做了他的父親罷。

(新伯)在喜你說怎樣就是怎樣。

(小香)慧兒。如今你好了。你的父親是莊新伯。快活麼。

(慧兒)有了父親。快活極了。

(小香)這孩子真令人可愛。

(新伯)從今天起。我是父親了。你又有父親。又有母親。不缺什麼了。父親與母親。叫做什麼。

(慧兒)夫妻。

(新伯)對啊。父親與你去買玩物罷。

搨之出外。

(小芳)小香真發瘋了。這種人可以做你的丈夫麼。

(小香)姊姊。我為何活在世上。不是全為這孩子麼。

(小芳)那是自然。

門外有人聲。白玉持名片上。

(鴛母)你到裏面去休息休息罷。

(小香)是了。

小香退。

(鴛母)向白玉請進來便了。

白玉退。律師尤浩上。

(尤浩)昨天的書信。想必已經接到。

(鴛母)信是接到了。不過我還沒有向女兒說過咧。

(尤浩)那是不行的。那喬家天天向我催著。

(鴛母)一定要領還慧兒麼。

(尤浩)是啊。要恢復父親的權利。

(鴛母)我們也不懂什麼父親的權利不權利。只曉得母親的權利。他父親在兒子產生後不到十天。就逃避不見。我們養育了七年。就是孩子自己。也與我們親近。不曉得什麼父親不父親了。

(尤浩)情實是如此。但是法律不是如此。

(小芳)你老先生的話太過分了。那姓喬的趁着自己的便。拋棄妻子。再去娶了什麼富家之女。如此看來。他與這裏父子之名分已割絕了七年。自己不願意之時。隨隨便便拋棄。一朝高興。就要討還自己。放棄了權利。還有什麼權利麼。(尤浩)這也沒有法子。我今天只消見見慧兒之母。

(鴛母)今天他身體不舒服。明天再見罷。

(尤浩)那是不行。我早先就關照了。今天我職務上不能空身回去。

(小芳)實在本人有病。這種事不能給他知道。

(尤浩)不能隨你們的便。起立他在那裏。

欲入。人人阻之。小香出。

(小香)不必你進來。我就是慧兒之母。慧兒是沒有父親的。只有我一個母親。

(尤浩)我是律師……

(小香)我都聽得了。母親。這種話何不早些給我曉得。

(鴛母)一來恐怕傷你身體。二來以爲他們也不會只管無法無天的逼來的。

(小香)尤先生。你是來領孩子去麼。

(尤浩)是的。

(小香)倘使我不答應便怎樣。

(尤浩)法律上我必定領去。

(小香)法律上。笑有這種法律麼。

(尤浩)有的。中國的法律。母親權利極薄弱……

(小香)且慢。你是律師。自然能夠說出許許多多的道理來。我是有證據在此。到底是拋棄了七年的父母呢。還是吃了千辛萬苦撫養他長大的父母。慧兒是我的兒子。他沒有畜生似的父親。

(尤浩)憑你怎樣說。國家的法律。總是父的權利重。母的權利輕。

(小香)慧兒是我腹中生出來的。難道是假的麼。
(尤浩)雖從你腹中生出來。你無權利。慧兒是私生兒。戶籍如此。有何話說。

(小香)那是自然。然而他把我二人拋棄而去的。
(尤浩)私生兒。僅不過是你生出來的罷了。只消姓喬的投一張稟單。說這是我的兒子。慧兒就

移入喬氏戶籍。此事已在一月之前辦妥了。

(小香)什麼話。一張紙就可以奪去我的兒子麼。

(尤浩)是的。

(小香)天下那有這種胡亂的法律。

(尤浩)對於私生兒的法律。實是如此的。

(小香)一定沒有這種法律。

(尤浩)這也是不得已。慧兒已編入喬氏戶籍。我

必須帶他回去。摩托車在門外等着。

(小香)不行。慧兒不在。叫我如何活命。

新伯負慧兒上。

(慧兒)母親。我買了玩具回來咧。你看這是飛行

機。

(小香)慌張不可過來。不可過來。母親快些……

(鴉母)慧兒快跟我來。小芳你也幫我領着。慧兒。

這個人是來捉你的。

(尤浩)不用駭怕。我與你去坐摩托車如何。

(慧兒)摩託車麼。好的。我要坐了。

(尤浩)坐了可以與你去見父親。

(慧兒)父親麼。父親是在此地。

(新伯)是啊。不要去坐。

(尤浩)抽慧兒去罷。

搗母小芳小香三人阻之。尤浩抱慧兒。

(尤浩)你們要犯法。是有損無益的。小兒誘拐罪。

(慧兒)我不願意。不要坐摩託車。要母親抱的。母

親母親。

(搗母)慧兒慧兒。

(小香)攔阻你。先把我殺死。然後再奪我孩子罷。

尤浩抱慧兒去。

(小香)我腹中生出來的。被法律……

(小芳)弱的怎能勝過強的。

(搗母)慧兒慧兒。

新伯追之。妓女全體上。

(慧兒之聲)母親母親。

(衆人)慧兒。

(慧兒之聲)母親。

(碧珠)窺窗外呀。上車了。莊新伯跌倒了。

小香至窗際。兩手塞耳。

(小香)我就此死了罷。

聞摩託車聲。

(小香)咳。法律啊。法律。

妓女皆垂淚。

(小芳)女人真是不中用的。

王大上。

(王大)什麼事。向小香。香國春七號。姓朱堂差。

(小香)我不去了。

王大將下。

(小香)王大且慢。

王大立定。

(小香)我去的。

(鴛母)你出堂差去麼。

(小香)母親。性屈的今天已斷了關係。我若不出
去……碧珠。你快拏鏡子粉撲過來。

碧珠遞鏡與粉撲至。小香徐徐化裝。

(閉幕)

(完)

吳江黎花邨。多世家巨族。清季中葉。有李某者。出宰西魯某邑。方接篆。循例拈香。至一寺。寺峙山椒。浮屠約五百許。後有松林。盤鬱可數十里。羣猿藉爲棲止。松風聲與猿嘯聲相應和。境殊清寂也。既已。住持導之徧覽。偶臨一處。見重封扃鍵。李怪而詢之。住持曰。迺先代老僧所設。由來已久。寒衲亦未悉其所以然也。李欲啓覘。住持乞免。李不允。且疑其爲藏垢納污地。立命左右破其扉。入則三楹古屋。闕其無人。敝案塵蒙盈寸。堆舊書數帙。李略一展閱。知係明代遺老所著。蓋紀滿夷猾夏。攘竊屠戮等秘事者。攜之歸署。亟呈上峯。以邀榮寵。既又奏諸朝廷。無何。上命頒來。封禁該寺。李乃率士卒數百。圍寺而火之。一時烈焰赫赫。無一幸免者。而松林棲猿。多遭池魚之殃。及亦云慘矣。然李雖遇覃恩高擢。而曾幾何時。卽以貪墨被黜。未久抱病。竟致不起。其子孫亦相繼殂謝。於是若敖氏之鬼。遂餒。予友無咎。爲予言之如是。

(茂苑逸梅)

報

餘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豔情小說 美人福初集

定價六角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出類拔萃出版以來海內爭誦銷路之速為歷出各小說所不及是書敘述一巨室家庭紅顏綠髮少女佳人亦富貴亦榮華不淫蕩不穢濁以淋漓酣暢之妙文寫情旋風流之豔福兼之諧語橫生涉筆成趣歌詞滿紙撫卷有香美人讀之可以慰情少年夫婦讀之可以永保伉儷之幸福一般士女讀之也當拍案叫絕讀者手置一編當信言之不謬初集現已五版

李定夷著 豔情小說 美人福二集

定價六角

美人福為李定夷先生第一部傑作初集出版以來海內爭誦銷路之速為歷出各書所不及梨園且編為劇本結集初集尤佳此非有句皆香無詞不豔等浮語所可指以至於英倫沿途有極詳細之紀程風景古蹟無不舉遊歐者可作指南餘人亦可當快遊優點一秋末晚香句富麗堂皇不作一衰語語合各人身分尤為新小秋末晚香句富麗堂皇不作一衰語語合各人身分尤為新雅開不盡大觀園之下優點四黃氏別墅經改造而後佈置周密結構之情形遊觀優點五席仙客倫敦時以彼邦風俗歸告讀之可以知英國人世界知識優點六餘若結局離嚴摘辭工緻皆先生所優為無待贅述

李定夷著 豔情小說 伉儷福

業已四版 定價五角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苦離婚之風盛夫婦之道尤苦毘陵李定夷先生有鑒於此爰作是書以匡粗俗是書都七萬言內容豔而不佻樂而不淫而描寫燕婉之好却又無微不至紅閣韻事豈獨水晶簾下看梳頭而已哉世間一般伉儷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若於花晨月夕共手一編開情逸趣何殊京兆畫眉時是亦伉儷福中之一福也

李定夷著 豔情小說 同命鳥

定價六角

毘陵李定夷先生所著伉儷福一書豔而不佻樂而不淫而描寫閨房燕婉之私却又入細入微其書久已膾炙人口風行海內矣茲先生又有同命鳥之作其書即續伉儷福而編而着意之工描情之細神味之雋永詞華之典雅尤勝伉儷福一籌凡讀伉儷福者不可不讀是書其未讀伉儷福者可并伉儷福同命鳥而購之世間不乏佳耦若於花晨月夕手此兩編雙雙共讀當能增進愛情于無窮也

李定夷譯 紅粉劫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英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兼精括盧文字以東方之俊才譯西士之傑作事實則推陳出新文筆則沉醞濃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地名無咭叻略略之音宜出版未久已風行四海也



殘山賸水

●秣陵舊話

(傑甫)

明故宮有曠地。不生青草。為方正學先生受刑處。午門內正殿階石上有一凹處。雨後拭之。血痕宛然。相傳為草詔時。齒血所凝。忠義之氣。融結兩間。故歷久而不磨。可與黃公祠血影石並傳也。

導引之術。可以却病。有張姓行五者。其術最善。軀體短小。弱不勝衣。然極有功力。患瘵疾者。多從學焉。行止坐臥。一任自然。聚精會神。以百二十日為度。如通三關。運轡。轉。鳴。天。鼓。灌。丹。田。之。類。一。遵。古。法。年。及。耄。盡。精。神。豐。饒。如。五。六。十。歲。人。又。有。汪。長。仁。羅。秉。文。二。人。皆。擅。是。術。先。後。齊。名。

大中橋西顧尙書坊。旁欵剗去。傳為嚴嵩書題。阮大鍼宅。在南城庫司坊。俗謂褲子襠。蓋嫉之也。一代權姦。千古同恨。可知直道自在人心也。

梨園脚色。推餘慶班。(嘉慶間最著名)淨角有王老虎。年七十餘。演刀會北餞等齣。聲若洪鐘。震動堂宇。極傳神之妙。小生施二官。夜奔一齣。史事嫻熟。尤為可佳。周二官演荆釵記。琵琶記。酸楚動人。與金正旦稱雙絕。丑則潘二鬻子。演花鼓拿妖嫁女等。詼諧入妙。不可方物。小旦蔣相公。年近知非。而上妝時豔麗。

如處女。尤若輩中之翹楚也。今皆物故。不禁有廣陵散之嘆矣。歌伶賤技。今昔且不及如此。遑論其他。吾鄉造作摺扇。素有盛名。多聚居於通濟門外。其面用杭連紙者。謂之本面。用京元紙者。謂之蘇面。蘇面較本面爲良。三山街綢緞廊一帶。不下數十家。中以張氏慶雲館爲最。磨揩光澤。紙料堅厚。遠方來購。其價較昂。後則式樣短小。求舊時之老棕竹。櫻桃紅。湘妃竹。骨長而脚方者。不可得矣。且雕刻字畫。有取紅樓夢中諸女名者。殊失雅馴。姚惜抱先生最厭之。

鐵塔寺後寺。山勢綿亘。爲冶城來脈。屢被取土者竊挖。幾成斷凹。嘉慶甲戌。里人捐資挑取西麓之土。以補之。掘至丈餘。露一隧。門啓有穴。深不可測。遂掩之。按志載。南宋元懿太子攢宮。在鐵塔寺法堂西偏。蓋卽其處也。時督率挑土之役者。爲前任句容縣令鄭之濂。工畢後。鄭夢見一古衣冠少年。向之拜謝。蓋保存古墓。冥冥中默感之矣。

園林邱壑。多出人爲。其山水天成。不假穿鑿者。莫若隨園。本爲織造隨尙衣寓。袁簡齋先生得之。仍以隨名。門外竹經柴籬。引人入勝。山環水抱。樓閣參差。處處有畫圖之妙。城中名園。無出其右。有自撰一聯云。不作公卿。非無福命多緣懶。難成仙佛。爲讀詩書又戀花。又自集唐句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其小栖霞三字。尹望山相公題。有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書者李鶴峯侍郎因培也。

金陵舊多寓公。隨園而後。享林泉之樂。極觴咏之娛者。莫如陽湖孫伯淵師。始僑居城內之五松園。園有古松五株。故名。後買皇甫巷司馬河帥宅。亭館池沼。佈置有法。名曰冶城山館。甲戌。復就菜圃隙地。疊石

穿池。蒔花種竹。大興土木。逾年而成。門前設書肆。曰窺園閣。入門迤東一帶。繚以長廊。曰小芍陂。孫源湘題。廳事面南。曰廉卉堂。唐仲冕題。東北隅有室三楹。庭後種芍藥。曰留香春館。師之太翁自題。西北臨塘一榭。曰鷗波舫。吳山尊題。旁通高臺。鐘阜在望。曰大觀臺。石琢堂題。西南隅竹籬茅舍。寒菜一畦。曰蔬香舍。姚惜抱題。賓朋讌集。歲無虛日。而五畝之名。遂與五松並傳矣。無何。師捐館後。賃爲茶肆。園林遂荒。惜哉。

皇甫巷邢氏緣園。在其宅之右。方池數畝。綠柳盈隄。廣廈修廊。疎密有法。小亭高聳。登之。冶城山色。如在襟帶間。並有扇摺矮垣。屈曲紆斜。循而走者。有路迷出難之况。主人名吉雲。字瑞卿。未冠食餼。文譽錚錚。書法清勁。後攻苦成疾。年未三十而沒。士林咸爲之惋惜。

邢氏之先。闔爲徐氏所有。簡齋先生宰江寧時。會讌新進諸生於此。後歸於邢。先生重游於此。題一聯云。勝地怕重經。記當年絲竹讌諸生。回頭是夢。名園須得主。幸此日樓臺逢哲匠。着手成春。王夢樓先生書。稱雙絕焉。

淮清橋橋門。舊有集劉夢得韋端己句云。淮水東邊舊時月。金陵渡口去來潮。極稱工雅。嘉慶己卯。拆橋重建。此聯遂失其舊。

淮清橋之東。青谿祠。舊祀青谿小姑。南朝甚著靈異。輿地志。青谿岸側有神祠。是也。隋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嬪於柵下。南宋時並祀之。六朝事蹟類編。稱祠有三婦。今則祠額猶舊。僅小屋一楹。塑男子像。優伶祀之名曰老郎神。殊失其真。按王漁洋分甘餘話。秦淮青谿上。有張麗華祠。作二詩以紀之。蓋清初猶存也。

予家穿井。下及三丈。猶見磚石。知前代爲平地。日積月累。久而至此。縣志亦云。貢院旁掘地數丈。猶見瓶孟之屬。

明代軍閥。皆功臣之裔。聲勢烜赫。與庶民異。故有只有軍官放火。不許民家點燈之謠。至今猶噴噴人口。歲暮祀竈。軍三民四。客座贅語載。秣陵人家。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此其證也。今則無論良賤。均二十三日矣。獨龜子二十五日。猶相傳爲笑譚。豈明時有教坊司。此亦著爲令甲。若輩故不敢諱耶。

近有某大姓。在秦淮河葺治水榭。召集賓客。讌飲其中。有集宋人詞句爲聯。贈之云。波暖塵香。看檻曲繁紅。簷牙飛翠。醉輕夢短。在燈前欹枕。雨外薰爐。上聯上四字。玉田句。下二句。白石詞。下聯上四字。毛澤民句。下二句。夢轔詞也。可謂天衣無縫。

金陵地勢。北高而南卑。取黃土者。皆在永慶寺五臺山一帶。城南土色。皆黑。黃者絕少。

總督鐵保閱兵江右。行轅中假山石。高及丈。嵌空玲瓏。公見而稱之。及旋金陵。而石已先至。何下僚之逢迎意旨。若是其甚也。既而公因事左遷。石遂廢棄。署旁箭道中。垂三十餘年。陶文毅公建惜陰書舍。乃移石於博山園。昔吳六奇移石事。乃報恩也。而此則出於獻媚。古今人跡同而心異如此。

近時園林。張氏陶谷。固膾炙人口。然邊營金氏膝園。背城而立。地僅數十弓。而池臺亭榭。布置天然。過而游之。殊多幽趣。幾忘其居闌闌之中矣。

鴿子橋南。陳氏樸園。結構無多。亦覺小中見大。有白皮古松二株。高倚山嶺。尤爲蒼秀。

陶谷在隱仙庵後。爲陶貞白隱居之所。山勢盤旋。地最幽邃。有老梅一株。數百年物也。舊爲錢氏居。道光

庚子。張澄齋太守淳。購爲別墅。經營之妙。具見匠心。其中高閣三層。登之則鐘阜雞鳴。全攬其勝。秋日紅葉滿山。尤令人徘徊不忍去。穿池得古鑑一枚。青翠斑駁。背有五鳳。四年造數字。真漢器也。顯晦有時。良非偶然。

金粉小誌

海上花事錄 (續)

彩仙

前隨跑馬廳琴寓。後隨清和坊張曼君之房侍老三。至民國二年。思脫人羈絆。獨樹一幟。於六馬路吉慶坊。改名彩仙。貌不過中下。藝亦平常。而染得琴曼二人之紅習氣。身價自高。服用奢侈。尤愛妍小白臉。聲名狼藉。問津無人。偏於其時有南洋華僑呂某者。不知何所取材。一見彩仙。傾心無似。除租酒報效外。別又贈以千金。彩仙益復自驕。傲態向人。不可一世。尤怪者同一彩仙也。前此生涯岑寂。門巷荒蕪。自茲以後。忽大名鼎鼎。聲譽如雷。逐臭之夫。咸欲一見以爲快。豈一登龍門。聲價遽增十倍耶。此中消息。誠難令人索解。然彩仙淫蕩已甚。所研識伶人所養。以十數計。倒貼之費不資。久之。卒復債臺高築。從人遁去。不知所之。

琴心

琴心。舊爲蘇妓。辛壬之交。避地到滬。窮無以樹立。向稔客幕。化得百數十金。暫在南京路恒裕里設和齋。

其所以異於普通雉妓者。僅不拉客耳。半年餘。略有積蓄。罄所有。入長三。懸牌於普慶里。琴心貌頗映麗。品其等級。當在中上之間。而性情忠厚。交際欠缺。每以是忤客。生涯至弗佳。幸有熟客周某。某知其愿。憐其命。常予照拂。以是得支持年餘。未嘗虧累。已而周召竟以琴心故。興醋海之波。琴心處兩難之地。竟不能作左右袒。亦不能作和事老。但一味飲泣而已。結果則二人皆別訂新歡。捐琴心若秋扇。琴心失此護符。勢益不支。時余友辛厂亦眷琴心。琴心嘗涕泣爲辛厂述其遭遇。辛厂察其誠篤。意憐之。乃爲介紹於其友之商於滬者。爲續絃。辛厂以此乃大不理於友之家人。辛厂憤然。語琴心曰。我以卿故。負謗。幸卿終弗負我也。琴心涕泣。矢以天日。後此。琴心果能力守婦道。孝親順夫。鄰里稱賢。婦焉。辛厂嘗語余。生平未有快心事。獨爲琴心作合一事。至今引爲得意之舉。嗟夫。求賢婦於北里。百不獲一。理之常也。方辛厂之執柯受謗。未嘗不悔己之多事。而琴心卒能不負辛厂之知。辛厂之得意。尙待言乎。

劉梧卿

劉梧卿。隸小花園。貌亦中中。而性情忠厚。溯梧卿爲妓之歷史。甚可怪異。有不可以常理推測者。梧卿杭人生三月。其父母夢神語曰。若女當爲娼。醒而相告。互合。則大異之。由是頓惡梧卿。姊妹三人。獨斥梧卿如奴婢。謂是將敗壞門楣者。不如速死爲得。梧卿既長。聞其言而自悲。願亦終不自信己之終將爲妓也。既失寵。恆鬱鬱不自聊賴。年十五。二姊已皆嫁人。父母竊幸。冀夢不驗。將爲締婚於商人子。俄復得夢曰。若女終必爲娼。毋急急議婚也。父母益駭。異常羞憤。父欲逐梧卿。母不忍。乃止。梧卿知之。自憐薄命。投繯自經。帶絕。墮地。昏憊中似有人語曰。若命當爲娼。何以規避。且娼非盡惡。苟秉此自縊之心。以待時若之。

幸運未可量也。俄醒遂不復求死。而轉輾思維。終無爲娼之道。又一年。梧卿十六齡矣。鄰右戚好亦共知。梧卿後將爲娼。無敢與議婚者。獨梧卿舅父憐梧卿苦。又以妖夢不足徵。將娶爲子媳。議未就。而子死。事遂已。會梧卿之父。將官於北直。攜眷往。欲遺梧卿。母不可。衆亦共責梧卿父愚而無情。梧卿父不得已。挾以往。抵魯。宿於客邸。梧卿旅思閨恨。交集不得寐。步月庭中。聞簷際有聲窸窣。驚而上視。見偉男子方踞而下顧。梧卿欲號。男子驟下。持刀示梧卿。苟聲張。立取汝首。梧卿陡念己且爲娼。求死而不得。何畏盜。苟不喚。父母且受其害。因大號曰。有盜衆速起。盜怒欲殺梧卿。梧卿延頸就刃曰。速殺我。不爾懼。時衆已聞聲相呼應。盜遂挾梧卿越壁而去。凡厯里許。有接應者。共押梧卿行。又數里。抵其居。盜持燈睇梧卿。甚美大悅。將以爲妾。梧卿死不允。盜婦知之。縛盜而杖之。釋梧卿速行。梧卿既出。惘惘然不辨路徑之所。問道於老嫗。嫗熟視。因問所從來。梧卿具告之。嫗大喜。卽挾梧卿至其寓。翌日。逼與南旋。抵蘇。遂售之妓院中。蓋嫗固以販賣人口爲業者也。梧卿入院。欲電父求救。繼思父聞已在妓院。避且不遑。安肯相救。欲求救於舅父。而舅父亦同時有粵東之行。念命所註定。終非人力可回。不如安之。而徐爲之計。於是梧卿乃爲妓。始更名杜蓉卿。居蘇半年。乃來滬。築香巢於安樂里。梧卿自憐薄命。念及夢言。欲修行以回天。雖居平康中。刻自警惕。不爲習俗所染。居滬二年。見賞於某達官。納充下陳。大嬖之。已而適死。梧卿遂爲正室。時梧卿父方以罣誤。將獲處分。而梧卿之夫。實爲其上司。梧卿聞之。涕泣陳情。且述前事。達官乃彌縫其罪。且認翁婿焉。

飛 鷲 醉 月

● 守拙廬酒令

八 (屠守拙)

(一) 水滸人名令

仿淚珠緣說部酒令例。集孟子之意義貫串者二句。分藏水滸傳人一。得二十六條。幸讀者勿以割裂聖經為咎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決汝漢排淮酒而注之江。

宋江。

句踐事吳。思戡用光。

吳用。

公孫丑曰。戰則必勝。

公孫勝。

關市譏而不征。穀不可勝食也。

關勝。

秦人之弟。不明乎善。

秦明。

魯君之宋。而達乎四境。

魯達。

武王伐紂。有欲為王留行者。

武行者。

我武維揚。志於仁而已。

揚志。

徐子以告夷子。無畏寧爾也。

徐寧。

兄戴。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戴宗。

昔者公劉好貨。縣駒處於高唐。

劉唐。

其文則史。治則進。

史進。

殺伐用張。順天者存。

猶解倒懸也。諸侯之寶三。

其君子實立黃於匪。信人也。

商之孫子。皆欲立於王之朝。

城郭不完。粢盛不潔。

孔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孩提之童。威武不能屈。

微服而過宋。聖之清者也。

樂正子入見曰。地利不如人和。

當在宋也。養弟子以萬鍾。

孔子在陳。不成章不達。

拒楊墨。然後春秋作。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

頽白者。力不能勝一匹雛。

(二)花名令

蘭花夢說部。載有隋唐酒令一則。內中(衆嬌娃剪綵爲花)一簪。注明掣得者。除以剪綵爲花四字

張順。解寶。黃信。孫立。郭盛。孔亮。童威。宋清。樂和。宋萬。陳達。楊春。時遷。白勝。

飛觴外須另用毛詩二句。湊說並頭等各花名。殊覺別饒興趣。俚居無聊。戲集朋儕仿為之前人勝。我我勝前人。皆所不計。戊午冬日。吳縣屠守拙識。

(甲)集毛詩

雞鳴喑喑。冠綏雙止。

雞冠。

(並頭)

佩玉瓊瑀。芄蘭之枝。

玉蘭。

(葉底)

白華菅兮。有鶴在林。

白鶴。

(參差)

瞻彼洛矣。其會如林。

洛如。

(同心)

有扁斯石。竹閉緄賸。

石竹。

(連理)

莫肯夙夜。天作之合。

夜合。

(並蒂)

(乙)集童讀

老少異糧。年愛陽佟。

老少年。

(並頭)

日月盈昃。席季麻強。

月季。

(葉底)

金生麗水。趙錢孫李。

金錢。

(參差)

牧隗山谷。馳譽丹青。

山丹。

(同心)

宮殿盤鬱。金魏陶姜。

鬱金。

(連理)

呼延歸海。存以甘棠。

海棠。

(並蒂)

燈市謎場

宋康王舍人妻何氏

四子一（繫鈴）

是為馮婦也。

啼鳩客初歸

四子二

惡聲至必反之。

長懷無已

四子一

不忘遠。

一到無常萬事休

四子一

則故而己矣。

暴骨

四子一

而不掩焉者也。

空園

四子一

寡人之固。

人皆迷路

四子一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奔則為妾

四子一

如不待其招而往。

竹溪

四子一

君子之澤。

告御狀

四子一

朝觀訟獄者。

心念故廬

四子一

思與鄉人處。

且代問曹職

四子一（捲簾）

官事無攝。

唐中宗時戶口

四子一

則天下之民。

康長素

四子一

聖之清者也。

在巫山之陽

四子一

處於高唐。

除夕聚餐日合家歡

四子一

樂歲終身飽。

不貳過

四子 (繫鈴)

惡得有其一。

妻以二女

四子一 (雙繫鈴)

取色之重者。

終身禁錮

四子一

出入無時。

不羈之馬必使躍急流而過

唐詩一

誓令疏勒出飛泉。

我無官守

唐詩一

此事不係於職司。

太虛幻境

唐詩一

其中綽約多仙子。

潯陽懷漢武帝

唐詩一

無復射蛟江水中。

地黃

唐詩一

上有青冥之長天。

以產難卒者永沈此池

唐詩一

血污游魂歸不得。

金兵來自黃龍府

唐詩一

烏珠部落家鄉遠。

居天下之廣居

唐詩一

大廈深簷與蓋覆。

流水成冰狐聽後

唐詩一

凝絕不通聲漸歇。

定鼎揚州者甚可奇也

唐詩一

神妙獨數江都王。

廢焚

左傳一

子之馬然也。

竊妻以逃

左傳一

既合而來奔。

楚囚

左傳一

其俘諸江南。

立漢赤職

左傳一

以逐趙旃

桐葉封弟

左傳一

其翦以賜諸侯

日不足繼之以燭

左傳一

火始昏見

鶯鶯酬簡

六才一

啓白馬將軍故友

步步生蓮

六才一

是金鈎雙動

時維七月

六才一

已經半載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寒山寺爲吾吳名勝之一。清季房屋傾圮。由中丞陳程二公先後釀資修葺。工竣日。僚屬撰聯語者紛紛。惜多歌功頌德之詞。獨織造械興一聯。不同凡俗。爲錄存之。聯曰：古剎。壽。重新。正。楓。江。水。暖。南。國。逢。春。任。游。人。掃。壁。留。題。未。許。滄。桑。淪。舊。蹟。禪。關。參。和。合。當。漁。火。新。殘。東。方。破。曉。愿。舉。世。間。鐘。猛。醒。好。憑。梵。唄。警。慈。眠。（寒山寺高僧寒山拾得相傳爲和合二仙化身故下聯云）

前湖北財政廳長王荃本。以未能聚斂之故。竟遭白簡。去任日。武漢商民攀轅者踵相接。王君有觸於中。爰撰一聯。懸於財政廳二堂。以示來者。其聯錄下。理財貴審輿情。舊賦如何規復。新稅如何推行。慎重周詳。勿以煩苛邀上考。醫國須培元氣。闔閭皆我士農。閱園皆我工賈。休養生息。相期解阜。誦虞歌。

余曾叔祖母馬太夫人。清乙亥科副貢玉如公諱朝幹之元配也。青年守節。艱苦備嘗。光緒中。叔祖小如公謝世。遺子女各一。太夫人撫孤育寡。毫無倦容。二十年來如一日。前年秋。太夫人七秩壽辰。太姑丈吳公子瑜持聯來祝。十餘字中。於太夫人之懿德。或鄙之頌禱。咸舉無遺。錄之以誌欽佩。聯曰：撫兩世遺孤。節慈並著。祝百齡長壽。福祿無疆。

（屠守拙）



請用兜安氏眼痛藥膏



眼赤眼痛眼內炎眼皮
 腫等患非惟視物不明
 且多痛苦已煩人厭其
 不便孰甚兜安氏眼痛
 藥膏乃近時所發明其
 效比眼藥水高出萬倍
 且用亦較便也各藥房
 均有出售每瓶洋七角

